

词曰：

君起早时臣起早，来到朝门天未晓；

东京多少富豪家，不识晓星宜到老。

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，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，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，二十八座城门；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楼，若还有答闲田地，不足栽花蹴气球。那东京城内势要官宦且不说起，上下有许多员外：有染坊王员外，珠子李员外，泛海张员外，彩帛焦员外，说不尽许多员外。其中个一员外，家中巨富，真个是钱过壁斗，米烂陈仓。家中开三个解库：左边这个解库专当绫罗段匹；右边这个解库专当金银珠翠；中间这个解库专当琴棋书画，古玩之物。每个解库内用一个掌事，三个主管。这个员外姓胡名浩，字大洪，止有棋书画，古玩之物。每个解库内用一个掌事，三个主管。这个员外姓胡名浩，字大洪，止有院君妈妈张氏，嫡亲两口儿，别无儿女。正是眼睛有一对，儿女无一人。一日，员外与妈妈用坐在堂上，员外蓦然思想起来，两眼托地泪下。妈妈见了，起身向员外道：“员外！你家中吃的有，着的有，又不少什么，家里许多受用；将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缘何恁般烦恼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我不为吃着受用，家私虽有些，奈我和你无男无女，日后靠谁结果？以此思想不乐。”妈妈说道：“我与你年纪未老，终不然就养不出了？或是命里招得迟也未见得。如今城中宝篆官里，北极佑圣真君甚是灵感。不若我与你拣个吉日良时，多将香烛纸马拜告真君，求祈子嗣。不问是男是女，也作坟前拜扫之人。”便叫养娘侍妾：“且去安排酒来，我与员外解闷则个。”夫妻二人吃了数杯，收拾了家火歇息了。又过数日，恰遇吉日良时，叫当直的买办香纸，安排轿马，伴当丫鬟跟随了，径到上篆宫门首，歇下轿马，走入宫里来，到正殿上烧香，少不得各殿两廊都烧遍了。来到真武殿上，胡员外虔诚祷告：生年月日，拜求一男半女，也作胡氏门中后代。员外推金山，倒玉柱，叩齿磕头，妈妈亦然，插烛也拜拜了。又况告化纸，出宫问家，小在话下。自此之后，每月逢初一、十五日便去烧香求子，已得一年光景。忽一日，时值五月间天气，天道却有些热。只见中间这个解库托地布帘起处，走将一个先生入来。怎生打扮：

头戴铁道冠，鱼尾模样；身穿皂沿边烈火绯袍。左手提着荆筐篮右手拿着鳖壳扇。行缠绞脚，多耳麻鞋。元来神仙有四等：

走如风，立似松，卧如弓，声似仲。

只见那先生揭起布帘入来，看着主管。主管见他道貌非俗，急起身迎入解库，与先生施礼毕，樊上分宾主坐了，忙唤茶来。茶毕，主管道：“我师有何见谕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告主管，此间这个典库，足专当琴棋书画的么？”主管道：“然也！”先生道：“贫道有一幅小画，要当些银两，日后便来取赎。”主管道：“我师可借来观一观，看值多少。”主管只道有人跟随他来拿着画，只见那先生去荆筐篮内，探手取出一幅画来，没一尺阔，递与主管。主管接在手里，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莫不这先生作耍笑？跳起来这画儿值得多少？”不免将画儿又将起来看时，长不长五尺；把眼一观，用目一望，元来是一幅美女图。画倒也画得好，只是小了些，不值什么钱。主管回身问道：“我师要解多少？”只见这先生道：“这画非同小可，要解伍拾两银子。”主管道：“告我师！只怕当不得这许多。若论这一幅小画几，值也不过值三五贯钱，要当伍拾两银子，如何解得？”这先生定要当，主管再三不肯。两个正较论之间，只听得鞋履响，脚步鸣，中间布幕起处，员外走将出来，道：“主管，烧午香也未？”主管道：“告员外，烧午香了！”那先生看着员外道：“员外，稽首！”员外答礼道：“我师，请坐拜茶！”员外只道他是抄化的。主管道：“此位师父有这幅小画，要与伍拾两银子，小人不敢当，今我师定要当。”员外把眼一觑，道：“我师这画虽好，小值许多，如何当得伍拾两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员外！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幅画儿虽小，却有一件奇妙处。”员外道：“有甚奇妙处？”先生道：“此非说话处，请借一步方好好细言。”员外与先生将着手径进书院内，四顾无人，员外道：“这画果有何奇妙？”先生道：“这画于夜深更深之时，不可教一人看见，将画在密室挂起，烧一炉好香，点两枝烛，员外听得，恩付道：“恁地是仙画了！”即同先生出来，交主管：“当与师父去罢。”主管道：“日后不来赎时，却不干小人事。”员外道：“不要你管，只去簿子上注了一笔便了。”员外一面请先生吃斋，就将画收在袖子里，却与先生同入后堂里面坐定吃斋罢，员外送先生出来，主管付伍拾两银子与他，先生辞别自去。不在话下。

员外在家巴不得到晚，交当直的打扫书院，安排香炉、烛台、茶架、汤罐之类，觉到晚也，与妈妈吃罢晚饭，只见员外思量个计策，道：“妈妈，你先去歇息，我有些帐目不曾算清，片时算了便来。”不觉楼头鼓响，寺内钟鸣，看看天色晚了。但见：

十分饿然黑雾，九霄云里星移。八方商旅，回店解卸行装；七星北干，现天关高垂半侧。绿杨荫里，缆扁舟在红蓼滩头；五运光中，竟赶牛羊入圈。四方明亮，耀千里乾坤；三市夜横凉气。两两夫妻归宝帐，一轮皎洁照军州。

胡员外径到书院，推开风窗，走进书院里面，分付当直的：“你们出去外面伺候。”间身把风窗门关上，点得灯明了，壁炉上场罐内汤沸沸地滚了。员外烧一炉香，点起两枝烛来，取过画叉，把画挂起，真个是摘得落的娇娆美人，员外咳嗽一声，就棹子上弹三弹，只见就桌子边微微地起一阵风。怎见得这风？

善聚庭前草，能开水上萍；动帘深有意，灭烛太无情。入寺传钟响，高楼运鼓声；惟闻千树吼，不见半分形。

风过处，贝见那画上美人历所地一跳，跳在棹子上；棹子上一跳，跳在地上。这女子脚到丈五尺三寸身材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白的是皮肉，黑的是头发。怎见得有许多好处？

添一指太长，减一指太短，施朱太赤，付粉太白。不施脂粉天然态，纵有丹青画不成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

只见那女子觑着员外，深深地道个万福。那员外急忙还礼，去壁炉上汤罐内倾一盞茶递与那女子，自又倾一盞茶陪奉着。吃茶罢，盞托归台，不曾道个什么，那女子一阵风过处，依然又上画上去了。员外不胜之喜，即时自收了画，叫当直的来收拾了，员外自回寝室歇息。不在话下。自此夜为始，每日至晚便去算帐。

却说张院君思付道：“员外自前到今，约有半月光景，每夜只说算帐，我不信有许多得算。”不免叫丫鬟将灯在前，妈妈在后，径到书院边，近风窗听时，一似有妇人女子声音在内。妈妈轻轻地走到风窗边，将小姆指头蘸些口唾，去纸窗上轻轻地印一个眼儿，偷眼一张，见一个女子与员外对坐了说话。这妈妈两条忿气从脚板底直灌到顶门上，心中一把无明火高了三千丈，按纳不下，舒着手，推开风窗门，打入书院里来。员外吃了一惊，起身道：“妈妈做甚么？”那妈妈气做一团，道：“做甚么？老乞丐！老无知！做得好事！你这老没廉耻，每夜只推算帐，到今半月有余，却在这里为这等不仁不义的勾当！”正闹里，只见那女子一阵风过处，已自上画去了。那妈妈气喷喷的唤：“梅香！来与我寻将出来！交你不要慌！”员外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，自道：“你便把这书院颠倒翻将转来，也没寻处。”那妈妈寻不见这个女子，气做一堆，猛抬头起来，周围一看，看见壁上挂着这幅美女，妈妈用手一扯，扯将下来，便去灯上一烧，烧着，放在地上。员外见妈妈气，又不敢来夺。那画烘烘地烧着，纸灰在地上团团地转，看看旋来妈妈脚边来，妈妈怕烧了衣服，退后两步，只见那纸灰看着妈妈口里只一涌，那妈妈大叫一声，匹然倒地。胡员外慌了手脚，交迎儿、梅香相帮扶起来，坐在地上。去汤罐内倾些汤，将妈妈灌醒，扶将起来，交椅上坐地，妈妈道：“老无知做得好事！”唤养娘：“且扶我去卧房中将息。”妈妈睡到半夜光景，自觉身上有些不快。自此之后，只见妈妈眉低眼慢，乳胀腹高，身中有孕。胡讨外甚是欢喜，却有一件心中不乐：被妈妈烧了这画，恐后那先生来取，怎得这画还他？不在话下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经一年光景，妈妈将及分娩，员外去家堂面前烧香许愿，只听得门首有人热闹，当直的来报员外道：“前番当画的先生在门前。”胡员外听得说，吃了一个蹬心拳，只得出来迎接道：“我师，又得一年光景不会。不敢告诉，今日我房下正在坐草之际，有缘得我师到来。”只见那先生呵呵大笑道：“妈妈今日有难，贫道有些药在此。”就于荆筐篮内取出寸葫芦儿来，倾出一丸红药，递与员外，交将去用净水吞下，即时便分娩。员外收了药，留先生斋了，先生自去，亦不提赎回画之事。且不说先生，却说员外将药与妈妈吃了，无移时生下一个女儿来，员外甚是欢喜。老娘婆收了，不免做三朝、满月、百岁、一周，取个小名：因是纸灰涌起腹怀有孕，因此取名叫做永儿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永儿长成七岁。员外请一个先生在家教永儿读书，这永儿聪明智慧，教过的便会。易长易大，看看十岁。时遇八月十五日中秋夜，至晚来，胡员外打发各解库掌事及主管回家赏中秋，分付院子俱备牢拴门户，仔细火烛。至晚好轮明月。但见：

桂华离海峤，云叶散天街。彩霞照万里如银，玉兔映千山似水。一轮皎洁，能分宇宙澄清；四海团圆，解使乾坤明白。影摇旷野，惊独宿之栖鸦；光射幽窗，照孤眠之怨女。冰轮碾破三千界，玉魄树吞万里秋。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。

却说胡员外、妈妈、永儿三口儿，其余[女儿]子侍婢伏事着，自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，饮酒赏月。只因这日起，有分交：胡员外弄做子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；争些个几乎儿三中儿饿死。正是：

福元双至从来有，祸不单行自古闻。

毕竟变出甚祸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近日厨中乏短供，婴儿啼哭饭箩空；

母因低说向儿道，爹有新诗谒相公。

当夜胡员外与张院君、永儿三口儿，正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饮酒，只见门公慌慌忙忙来报道：“员外，祸事！”员外道：“祸从何来？事在那里？”门公道：“外面中间这个解库里火起！”员外和妈妈、永儿吃那一惊不小，都立下亭子来看时，果然是好大火。怎见得这火大？

诗曰：近日厨中乏短供，婴儿啼哭饭箩空；

母因低说向儿道，爹有新诗谒相公。

当夜胡员外与张院君、永儿三口儿，正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饮酒，只见门公慌慌忙忙来报道：“员外，祸事！”员外道：“气祸从何来了事在那里？”门公道：“外面中间这个解库里火起！”员外和妈妈、永儿吃那一惊不小，都立下亭子来看时，果然是好大火。怎见得这火大？

初如萤火，次若灯光。然后似千条腊烛焰难当，万个生盆敌不住。骊山顶上，料应褒姒逞英雄；夏口三江，不弱周郎施妙计。烟烟焰焰卷昏天地，闪烁红霞接火云。一似丙丁扫尽千千里，烈火能烧万万家。

这火正把房屋烧着，员外交妈妈与永儿：“且不要慌！便烧尽了，也穷我们下半世不得！”只见那火焰腾腾，刮刮匝匝只顾烧着，风又大得紧，地方许多人都救不灭，直烧了一夜。三口儿只得在八角亭子上权歇。等天晓起来，叫人去扒火地盘，众人去扒看，开了口合不得，睁了眼闭不得。胡员外不想被这场天火烧得寸草皆无，前厅、后楼、过路、当房、侧屋都烧净了。只指望金银器皿、铜锡动用什物，虽然烧烺了也还在地下，交人扒看时，不料都被天收了去。上半世有福受用，如今福退了，满火地盘扒看，并没寻处。就在亭子上住下，早晚饭食皆无，亲邻朋友姓送了几食，又不免去借些柴米，只好一遭两次。一口三，三日九，半年周岁，口内吃的，身上穿的，件件皆无。将空地央人卖，又无人要。看看穷得篮缕，去求相识，在家里只说不在；日常里认得的，只做看不见。自古道：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又道：百万豪家一焰穷。那胡员外在亭子上一住，四下又无壁落，风雨雪下，怎地安身？不免搬去不厮求院子里住；就似于今孤老院一般。时逢仲冬，彤云密布，朔风凛冽，纷纷洋洋下一天好大雪。怎见得这雪大？

严冬天道，瑞云交飞，江山万岭尽昏迷。桃梅斗艳，琼玉争辉。江上群鸳翻覆，空中鸥鹭纷飞，长空六出满天垂。野外鹅毛乱舞，檐前铅粉齐堆；不是贫穷之辈，怎知寒冷之时，正是：尽道丰年瑞，丰年瑞若何？长安有贫者，宜瑞不宜多！

爱雪的是高楼公子，嫌雪的是陋楼贫民。在东京城里这个才落薄的胡员外，夫妻二人并女儿叫做永儿，原是大财主，只因天火烧得落难，荡尽了家私，搬在不厮求院子里住。正逢冬天雪下，三口儿厮守着地炉子坐地，日中兀自没早饭得吃。妈妈将指头向员外头上指一指，胡员外抬起头来看见，道：“妈妈没总事？”妈妈道：“怎的没甚事！大雪下，屋里没饭米：我共尔忍饥受饿便合当，也曾吃过来。”指着永儿道：“他今年只得十五岁，曾见甚么风光来？交我儿忍饥受饿！”胡员外道：“没计奈何，交我怎生是好？”妈妈道：“你是养家的人，外面却才雪下，若一朝半日冻住了，急切出去不得，终不成我三口儿直等饿死？你趁如今出去，见一两个相识，怕赚得三四伯文钱归来，也过得几日。”员外道：“我出玄见兀谁是得？”妈妈道：“你不出去，终不成找出去？”胡员外吃妈妈逼不过，起身道：“且把腰系紧些个。”开了门出去，走得两步，倒退了三步，口里道：“好冷！”劈面冷风似箭，侵人冷气如刀，被西北风吹得倒退几步，欲复回来，妈妈又把门来关上了。没计奈何，只得冒着风雪走了。走出不厮求院子来告人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妈妈共女儿冷冷清清坐着，永儿道：“爹爹出去告人，未知如何？”永儿又道：“妈妈！雪又下得大，风又冷，爹爹去告谁的是？”妈妈道：“我儿！家中又没钱，不交爹爹

出去，终不成我出去？我儿！你且去床头边寻几文铜钱，将去买几个炊饼来做点心，待你的爹爹回来，却又作道理。”与时永儿去床头寻得八文铜钱，娘道：“我儿出巷去买几个炊饼来，你且胡乱吃几个充饥。”永儿将衣襟兜着头，踏着雪走出院子来。到大街卖炊饼处，永儿便与卖炊饼的道个万福，道：“哥哥，买七文铜钱炊饼。”小二哥接了铜钱，看那女孩儿身上好生蓝缕。永儿剩一文钱，把来系在衣带上。小二哥把一片荷叶包了炊饼，递与永儿。永儿接了，取旧路回来，已是未牌时分，沿着屋檐正走之间，只见一个婆婆从屋檐下来，拄着一条竹棒，胳膊上挂着一个篮儿。那婆婆腰驼背曲，眉分两道雪，髻挽一窝丝。眼如秋水微浑，发似楚山云淡。形如三月尽头花，命似九秋霜后菊。却原来是个教化婆子，看着永儿道个万福，永儿还了礼。婆婆道：“你买甚么来？”永儿道：“家中母亲交奴家买炊饼来。”那婆婆道：“我儿！好交你知道，我昨日没晚饭，今日没早饭。你肯请我吃个炊饼么？”永儿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我妈妈也昨日没晚饭，今日没早饭。这婆婆许多年纪，好不忍见！”解开荷叶包来，把一个炊饼递与婆婆。婆婆接得在手，看了炊饼道：“好却好了，这一个如何吃得我饱，何不都与了我？”永儿道：“告婆婆，奴家却不敢都把与你。家中三口儿两日没饭得吃，妈妈交爹爹出去告人，止留得八文铜钱，交奴家出来买炊饼，大的妈妈吃，小的是奴家吃的。因见婆婆讨，奴家只得让一个与婆婆吃。”婆婆道：“你妈妈问炊饼如何买得少了，你却说甚的？”永儿道：“妈妈同时，只说奴家肚饥，就路上吃了一个。”婆婆道：“难得我儿好心！我撩拔你耍子，我不肚饥，我不要吃，还了你。”永儿道：“我与婆婆吃的，如何还了奴家？”婆婆道：“我试探你则个，难得你这片好慈悲孝顺的心。你识字么？”永儿道：“奴家识得几个字。”婆婆道：“我儿，恁地却有缘法！”伸手去那篮儿内取出一个紫罗袋儿来，看着永儿道：“你收了这个袋儿。”永儿接了袋儿道：“婆婆！这是甚么物事？”婆婆道：“这个唤做‘如意册儿’，有用他处。若有急难时，可开来看。你可牢收了。册儿上倘有不识的字，你可暗暗地唤‘圣姑姑’，其字自然便识。切勿令他人知道。”永儿把册儿揣在怀里，谢了婆婆，婆婆自去了。

永儿拿着炊饼到家，娘问道：“我儿如何归来得迟？”永儿道：“妈妈！街上雪滑难行。”娘儿两个吃了炊饼，不多时，只见员外归来。妈妈道：“你去这半日，见甚人来？”员外道：“好交你知道，外面见个相识，请我吃了酒饭，又与我三伯足钱。”妈妈欢喜，交员外道：“你去余些米，买些柴炭，且过两三日，又作区处。”免不得做些饭吃。到晚去睡，永儿却睡不着，自思：“日间的那婆婆与我册儿时说道，有急难便可开来看。如今没饭得吃，也是一个急难，我且将去开来看一看。”永儿款款地起来，轻轻的穿了衣裳，惊觉娘道：“我儿那里去？”永儿道：“我肚疼了，要去后则个。”下床来着了鞋儿，到厨下，雪光如同白日。永儿去怀中取出紫罗袋儿来，打一抖，抖出一个册儿来看时，只因胡永儿看了这个册儿，会了这般法术，直使得自古未闻，于今罕有。正是：

数斛米粮随手至，百万资财指旨日来。

毕竟永儿变得钱米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九天玄女好惊人，但恐于中传不真；

只为一时风火性，等闲烧了岁寒心。

当夜胡永儿看那册儿上面写道：“九大玄女法”。揭开第一板看对，上面写道。

变钱法——画着一条索子，穿着一文铜钱。——要打个疙瘩放在地上，用面桶盖着。舀一碗水在手，依咒语念七遍，含口水望下一喷，喝声：“疾！”揭起面桶，就变成一贯铜钱。

永儿即时寻了一条索子，将日间买炊饼剩的一文铜钱解下衣带来，穿在索子上，打了疙瘩，放在地上，寻面桶来盖了。去水缸内舀一碗水在手，依咒语念了七遍，含口水望下只一喷，喝声：“疾！”放下水碗，揭起面桶打一看时，青碗也似一堆铜钱！永儿吃了一惊，没做理会处。思量道：“若把去与爹爹妈妈，必问是那里来的？”永儿就心生一计，开了后门，一撇撇在自家篱笆内雪地上，只说别人暗地里舍施贫的。便把后门关上，入房里来，把册儿藏了。娘道：“女儿！肚里疼也不？”永儿道：“不疼了。”依然上床再睡。

到天晓三口儿起来，烧些面汤，娘的开后门泼那残汤，忽见雪地上有一贯钱，吃了一惊，忙捉了把去与员外看了，道：“不知谁人撒这贯钱在后面雪地上！”那胡员外道：“妈妈！宁可清贫，不可浊富。我的女儿长成，恐有不三不四的后生来撩拨他，把这铜钱来调戏。”妈妈道：“你好没见识，东京城有多少财主做好事，济贫拔苦，见老人雪下，院子里有许多没饭吃的，夜间撒来人家屋里来舍贫。我女儿又不曾出去，你却这般胡说！”员外道：“也说得是，我昨日出去，求人三二伯钱兀自不能勾得。如今有这一贯钱，且余五伯钱米，买三伯钱柴，二伯钱把来买些盐、酱、菜蔬下饭，且不烦恼雪下。”三口儿到晚去睡，到二更前后，永儿自思：“昨日变得一贯钱也好，今日再去安排看。”永儿款款地起来，着了衣服，娘问道：“我儿做甚么？”永儿道：“肚里又疼，要去后则个！”娘道：“苦呀！我儿先前那几日有一顿没一顿，这两日有些柴米，不知饥饱，只顾吃多了。明日交爹爹出去赎帖药吃！”永儿下床，来到厨下，一似昨日安排。如法用索穿钱，用面桶盖了，念了咒，喷一口水，揭起桶来看时，和夜来一般，又有一贯钱。永儿开后门，把这钱又安在雪地上，关了后门，入房里睡。到天晓，妈妈起来烧汤洗面，开后门泼汤，又看见一贯钱，好欢喜，拿了回来，胡员外道：“好蹊跷，这钱来得不明！”妈妈道：“莫胡说，我不怕！这是当方神道不忍见我们三口儿受苦，救济我们，又把这一贯钱安在我家。”员外见说，只得买柴、余米、买菜，安在家中。过三五日，雪却消了，大晴得好。妈妈对员外道：“趁家中还有几日粮食，你出去外面走一遭，倘撞见熟人，赚得三五伯钱也好。”员外听得说，只得走出丈。妈妈心宽无事，出去邻舍家吃茶闲话。

永儿见娘出去，屋里没人，关了前门，取出册儿，揭开第二板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变米法。”永儿道：“谢天地！既是变得米，忧甚么没饭吃！”寻个空桶，安在地上，将十数粒米安在空桶内，把件衣服盖了，念了咒，喷一口水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米从桶里涌将出来。永儿心慌，不曾念得解咒，米突突地起来，桶箍长久却是烂的，忽然一声响，断了桶箍，撒一地米。永儿见了，失声叫苦。娘在隔壁听得女儿叫苦，与邻舍都过来看，被生人一冲，米便不长了，只见地上都是米，娘共邻舍都吃一惊，道：“如何有这许多米？”永儿生一个急计，唤做脱空计，道：“好交妈妈得知，一个大汉驮一布袋米，把后门挨开来，倾下米在此便去了。吃他一惊，因此叫起来。”娘道：“却是甚人，是何意故？”只见隔壁张阿嫂道：“胡妈妈！你直恁地不晓得，是那有钱的员外财主，见雪雨下了多日，情知院子里有万千没饭吃的，做这样好事。不交人知道，撒钱、撒米在人家里，这是阴鹭；若明明的舍，怕人罗嗦。这个何足为道！”娘和女儿一边收拾，邻舍们各自去了。两个兀自收拾未了，胡员外却好归来，见娘儿两个在地下扫米，便焦燥起来道：“那见你娘儿两个的做作！才有一两顿饭米，便要作塌了！”妈妈道：“我如何肯作塌！交你看，缸里，瓮里，瓶里，桶里，都盛得满了，这里还有许多，兀自没家生得盛里！”员外看了，吃惊道：“这米却是那里得来？”妈妈道：“你出去了，我在隔壁吃茶，只听得女儿叫起来，我连忙赶将归来，看见一地邱是米。”员外道：“却是作怪！这米从何来？”妈妈道：“永儿说见一个大汉，驮着一袋米来挨开后门，倾下米在家里便去了。”那胡员外是个晓事的人，开了后门看，篱笆里外都没有人来往的脚迹。员外把后门关了，入来寻条棒在手里，叫：“永儿！”永儿见叫不敢

来，员外扯将过米。妈妈道：“没甚事打孩儿做甚么！”员外道：“且闭了口！这件事却是利害！前日一顿便打杀他！我问他因何有这两贯钱在雪地上？因何有这米在屋里？”永儿初时不抵赖，后来出去买炊饼与那婆婆，他道：“我不要你的吃，试探你则个。”便还了我。道是：“妈妈，把一个慈悲孝顺好心，便把我一个紫罗袋儿，内有一个册儿，说：‘你若钱和米，看这册儿上咒语，都变得出来。’不合归来看耍，看那册儿上念咒，真个变得出来。”胡员外听得说，叫苦不知高低，道：“如今官司见个张挂榜文要捉妖人，吃你连累我，我打杀这妮子，也免我本身之罪！”拿起棒来便打。永儿叫：“救人！”只见隔壁干娘听得打永儿，走过来劝时，却关着门。干娘叫道：“员外饶了孩儿则个！闲常时不曾这般焦燥，为甚事打他？妈妈也不劝劝！”员外道：“干娘！可奈这妮子……”，又不敢明说，脱口说出一句道：“册儿上面都是用闲言闲语。”干娘听得员外说“册儿”，便叫道：“你女儿年纪小，又不理会得甚么，须是街坊上浮浪子弟们撩拨他论口辩舌。若不中看的，你只把这册儿来烧了，何须把孩儿打？”员外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看着永儿道：“你把册儿来我看！”那永儿去怀中取出册儿来，递与爹爹。员外接了道：“你记得上面的言语也不？”永儿道：“告爹爹道：‘今日看干娘面皮，饶你这一遭。后番若再恁地，活打杀你！’”永儿道：“告爹爹，再不敢了！”于娘自去了。员外道：“又是找夫妻福神重，只是自家得知；若还外人得知时，不却是老大利害！”从今日米缸里便有米，床头边便有钱；古人原说是“坐吃箱空，立吃地陷”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那里过得半月十日，缸里吃的空了，床头钱使得没了，依然有一顿没一顿。求告人又没求告处，频频即乱，依先没饭得吃。

妈妈思量起永儿变钱变米，冷痛热疼埋怨老公道：“你却把永儿来打，又烧了他的册儿；今日你合该饿死，连累我和女儿受苦。你如何做这般人，靠米缸饿死，交我娘见两个忍饥受饿！”员外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没奈何，你只顾埋怨我怎的？”妈妈道：“才得有些饭来吃，便生出许多事来！你既然大胆打他，须有用处置钱米。于今穷性命尚在，那册儿却把来烧了！”员外道：“是我一时没思算，千不合万不合烧了，早知留了那册儿也好。”妈妈道：“你省口时却迟了。这永儿自从吃爹爹打了，便不来爹爹身边来，只在房里。”员外道：“没奈何，我陪些下情央我女儿，想他还记得，再变得典钱和米答救我们，我且去问他看。”员外走进房内，陪着笑道：“我儿！爹爹问你则个，册儿上变钱米的法你记得也不记得？”永儿道：“告爹爹，不记得。”妈妈道：“死汉走开！”娘的向前道：“我儿！看娘面，记得便救娘的性命则个。”员外道：“我这番不打你了！”永儿道：“前番因爹爹打了，都忘记了；暗暗也记得些儿，不知用得也不？爹爹，你去棹子上坐定，我交你看。”员外依着女儿口，棹子上坐了。只见女儿念念有同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那样子从空便起，吓得妈妈呆了。员外头顶着屋梁，叫：“救人！”又下不来，若没这屋，直起在半天里去了。那时员外好慌，看着女儿道：“这个甚么法，且交我下来！”永儿道：“交爹爹知道，变钱米法都忘了，只记得这个法，救不得饥，又救不得急。”员外道：“且放我下来！”永儿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棹子便下来了。员外道：“好险！几乎儿跌下来！”永儿道：“爹爹，去寻两条索子来，且变一两贯钱来使用。”只见那员外双手抱着三条索子，看着永儿道：“我见你做着一客不烦两主人，多变得三四伯贯钱，交我快活则个。事发到官，却又理会。”娘和女儿，忍不住笑。永儿把那索子缚一文钱，一贯变十贯，十贯变伯贯，伯贯变千贯，自从这日为始，缸里米也常常有，员外自身边也常有，有钱买酒食得吃，衣服逐件置办。

一日，员外出去买东西归来，永儿道：“爹爹！我交你看件东西！”去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来。员外接得在手里，颠一颠看，约有二十四五两重。员外道：“这锭银子那里来的？”永儿道：“早起门前看见买香纸的老儿过，车儿上有纸糊的金银锭，被我捉了一锭，变成真的。”员外道：“变得百十贯钱值得甚么？若还变得金银时，我三口儿依然富贵！”走到纸马铺里，买了三吊金银锭归来，看着女儿道：“若还变得一锭半锭，也不济事，索性变得二十锭，也快活下半世。”永儿接那金银锭安在地上，腰里解下裙子来盖了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喷上一口水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揭起裙子看时，只见一堆金、一堆银在地上。胡员外看了，欢喜自不必说了，都是得女儿的气力，变得许多金银。员外看着妈妈和永儿，商议道：“如今有了金银，官贵了，终不成只在厮院子住？我思想要在热闹去处寻间房屋，开个彩帛铺，你们道是如何？”妈妈道：“我们一冬没饭得吃，终日里去求人，如今猛可地去开个彩帛铺，只怕被人猜疑。”员外道：“不妨，有一般一辈的相识们，我和他们说道，近日有个官人照顾我，借得些本钱；问牙人见买一半，赊一半，便不猜疑了。”妈妈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当日胡员外打扮得身上干净，出去见见个相识，说道：“我如今承一个

官人照顾我，借得些本钱，要开个小铺儿。你们众位相识们肯扶助我么？只是要赊一半，买一半，作成小子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不妨！不妨！都在我们身上。”众相识一时说了，却那当坊市井赁得一间屋子，置些厨柜家火物件，拣个吉口开张铺面，把一贯货物卖别人八伯文，人人都是要便宜的，见卖得贱，货物又比别家的好，人便都来买，铺里货物，件件卖得，员外不胜欢喜。家缘渐渐地长，铺里用一个主管，两个当直，两个养娘。没两年，一个家计甚是次第，依先做了胡员外。

别家店里见他有人来买，便疑道，“跷蹊作怪，一应货物，主人都从里面取出来！”主管们又疑道：“货物如何不安在厨里，都去里面去取？”胡员外便理会得，他们疑忌段匹从里面取出来。自忖道：“我家又不曾买，却是女儿变将出来的。如今吃别人疑忌，如何是好？”过了一日，到晚收拾了铺，进里面交安排晚饭米吃，养娘们搬来，三口儿吃酒之间，员外分付养娘道：“你们自去歇息，我们要商量些家务事。”养娘得了言语，各自去了，不在话下。员外与永儿说道：“孩儿！一个家缘家计，皆出于你。有的是金银段匹，小计其数；外面有当直的，里面有养娘，铺里有主管。人来买的段匹，他们疑道只见卖出去，不曾见上行。从今以后，你休在门前来听了；卖得百十贯钱值得些甚么，若是露出斧凿痕来，吃人识破，倒是大利害，把家计都撇了。今后也休变出来民。”永儿道：“告爹爹，奴奴自在里面，只不出来门前听做买卖便了。”员外道：“若恁地甚好！”叫将饭来吃罢，女儿自归房里去了。

自从与晚分付女儿以后，铺中有的段匹便卖，没的便交去别家买；先前没的便变出来，如今女孩儿也不出铺里来听了。胡员外甚是放心。隔过一月有余，胡员外猛省起来：“这几日只管得门前买卖，不曾管得家中女儿。若纳得住定盘星便好，倘是胡做胡为，交养娘得知，却是利害！”胡员外起这个念头来看女儿，有分交：朝廷起兵发马，永儿乱了半个世界，鼎沸了儿座州城。正是：

农夫背上添军号，渔父船中插认旗！

毕竟胡永儿做出甚跷蹊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妖邪异术世间希，五雷正法少人知；

世上若交邪作正，天地神明必有私。

当日胡员外走入堂里，寻永儿不见，房里亦寻不见，走到后花同中，也寻不见。往从柴房门前过，见柴房门开着，员外道：“莫不在这里面么？”移身挺脚，入得柴房门，只见永儿在那空阔地上坐着一条小凳儿，面前放着一只水碗，手里拿着个朱红葫芦儿。员外自道：“一地里投寻他处，却在此做什么？”又不敢惊动他，立住了脚且看他如何。只见那永儿把那葫芦儿拔去了塞的，打一顿，倾出二伯来颗赤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哈口水一喷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都变做三尺长的人马，都是红盔，红甲，红袍，红缨，红旗，红号，赤马；在地地团团的转，摆一个阵势。员外自道：“那个月的初十边，被我叮咛得紧，不敢变物事，却在这里舞弄法术。且看他怎地计结？”只见永儿又把一个白葫芦儿拔去了塞的，打一倾，倾出二伯来颗白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哈口水一喷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都变做三尺长的人马，都是白盔，白甲，白袍，白缨，白旗，白号，白马；一似银墙铁壁一般，也排一个阵势。永儿去头上拔下一条金篦儿来，喝声：“疾！”手中篦儿变成一把宝剑，指着两边军马，喝声道：“交战！”只见两边军马合将来，喊杀连天。惊得胡员外木呆了，道：“早是我见，若是别人见时，却是老大的事，终久被这妮子连累。要无事时，不如早下手，顾不得父子之情！”员外看了十分焦燥，走出柴房门，去厨下寻了一把刀，复转身来。

却说胡永儿执着剑，喝人马左盘右旋，合龙门交战，只见左右混战，不分胜败。良久，阵势走开，赤白人鸟分做两下。永儿道：“收人马！”只见赤白人马，依先变成赤豆，白豆，寸草，永儿收入红白葫芦儿内了。胡国外提起刀，看着永儿先变成赤豆，白豆，寸草，永儿收入红白葫芦儿内了。胡员外提起刀，看着永儿只一刀，头随刀落，横尸在地。员外看了，心中好闷，把刀丢在一边，拖那尸首僻静处盖了，出那柴房门把锁来锁了，没精打彩走出彩帛铺里来坐地。心中思忖道：“罪过！我女儿措办许多家缘家计，适来一时之间，我见他做作不好，把他来坏了。也怪不得我，若顾了他时，我须有分吃官司。宁可把他来坏了，我夫妻两口儿倒得安迹。他的娘若知时，如何不气？终不成一日不见，到晚如何不问着甚么道理杀了他？”

胡员外坐立不安，走出走入有百十遭。到晚收了铺，主管都去了，分付养娘：“安排酒来，我与妈妈对饮三杯。”员外与妈妈都不提起女儿，两个吃了五七杯酒，只已员外叹了咽气，簌簌地两行泪下。妈妈道：“没甚事如何这等哭？”员外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又是我的不是。我们大妻两个方得快活，我看女儿做作不好，一时间见不到，把他来坏了。恐怕你怪，你不要烦恼。”妈妈道：“员外怎的说这话，孩儿又做甚么跷蹊的事？”员外把那永儿变人马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妈妈听得说，捶胸撒脚哭将起来，道：“你忘了三年前在不厮求院子里住时忍饥受冻，不是我女儿，如何有今日？你便下得手，把我孩儿来坏了！”员外道：“是我一时间焦燥，你休怨我，且看日常大妻之面！”妈妈道：“你杀了我女儿，我如何不烦恼！”妈妈又疑道：“适才我见女儿好好地房里，如何说是坏了？”乃问道：“你是几时杀的？”员外道：“是日间杀的。”妈妈道：“既是日间杀的，我交你看一个人！”妈妈入去不多时，劈胳膊拖将出来。员外仔细看时：“正是我女儿！日间我一刀剁了，如何却活在这里？”唬得员外失惊道：“终久被这作怪的妮子连累，不免略施小计，保我夫妻二人性命。”

胡员外含糊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先上开柴房门看时，唬得员外呆了，只见刀在一边，剁的尸首却是一把竹筴帚。员外道：“嗨，嗨！留他不得了，交他离了我家便了！”遂出来与妈妈商议道：“常言道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。如今永儿年已长成，只管留他在家，不是久长之讨，他的终身也是不了。”妈妈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叫当直的，去前街后巷叫两个媒人来。当直的去不多时，叫得两个媒人，一个唤做张三嫂，一个唤做李四嫂。两个来到堂前，叫了员外、妈妈万福。妈妈交坐了，叫点茶来；茶罢，叫安排酒来。张三嫂起身来告妈妈和员外道：“叫媳妇们来，不知有何使令？”员外道：“且坐，你二人曾见我女儿么？”张三嫂道：“前次曾见小姐了来，好个小娘子！”员外道：“我家只养得这个女见，年方一十八岁，要与他说亲，特请你二人来商议则个。”张三嫂道：“谢员外、妈妈照顾媳妇。既是小娘子要说亲事，不知如今要人赘却是嫁出去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我只是嫁出去。”李四嫂道：

“若要嫁出去时，这亲事却有。”员外取出六两银子来，道：“与你二人做脚步钱。若亲事成时，自当重重的谢你。”两个接了银子，谢了出来，分了银子。两个于路上说道：“那里有门厮当、户厮对的好人家？”李四嫂道：“我有一头好亲事在这里拖带你。”张三嫂道：“是谁家？”李四嫂道：“是大桶张员外有个儿子，年二十二岁，只要说一个好媳妇。我和你你去走一遭，且讨三杯酒吃。”两个逢来到张员外家，张员外见两个媒人来，便问道：“二位有何事到我家？”张三嫂道：“有一门好亲，特地来说。”员外道：“有多少媒人来说过，都不是成得。如今不知是谁家女儿？”张三嫂道：“是开彩帛铺胡员外的女儿，年方一十八岁，且是生得好。”张员外道：“我曾在金明池上见来，真个生得好。则是我只有这个儿子，我却不肯入赘。”张三嫂道：“胡员外也要嫁出来。”张员外见说，十分欢喜，交安排洒来，二人吃了三杯，取出三两银子与他两个，说道：“若亲事成时，别有重谢。”两个收了银子，作谢出来，一路上商量道：“今日是好日，都顺溜。”复到胡员外宅里，见了员外，交坐道：“难得你们用心，才去说便有。”张三嫂道：“告员外，说的是大桶张员外的儿子，只有这个小官人；年方二十二岁，与宅上门当户对；真个十分伶俐，写又写得好，算又算得好，人材又出众。”胡员外听了道：“且放过这头亲事。”两个媒人道：“员外！你恁地一头好亲事，如何却交放过了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我心里便是有些不在意，你两个别有亲事再来说。”两个只得出来，张三嫂道：“虽是这头亲事不成，且撰得见两银子大家且归去再思量。”二人别了，到次日饭罢，只见张三嫂来见李四嫂道：“你有甚好亲事么？”李四嫂道：“我思量一夜，没有好的。昨日说的张员外，门当户对兀自不肯！”张三嫂道：“我有一头好亲在这里，是金沙唐员外有个儿子，年方二十岁，几番要说媳妇，只是不中他意。若说胡员外宅里女儿必成。”李四嫂道：“好！好！我同你去走一遭。”两个走到唐员外宅上来，只见唐员外在门前闲坐，见两个媒人一迳地走来，员外道：“请里面坐。”张三嫂道：“告员外，有一头好亲事，特地不与宅里小官人说。”唐员外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张三嫂道：“是开彩帛铺的胡员外的女儿，年一十八岁。”唐员外听得说，笑着道：“我知胡员外的女儿，且是生得好，又聪明伶俐。几次央人去说，胡员外摇得头落不肯，你却如何来说？”张三嫂道：“昨日胡员外叫将我两个去，一家与了三两银子，又与了三杯酒吃，要说门当户对的亲，故此媳妇们特来宅上说。”唐员外见说，十分欢喜，即时叫安排酒来，交两个吃了，把四两银子送与两个道：“若亲事成时，另有重谢。二位用心着力则个。”两个谢了唐员外出来，一路上说道：“这脚去钱是我们两个撰了，这亲事必然成。”来到胡员外宅里，胡员外道：“你两个有甚亲事来说？”张三嫂道：“告员外，今有金沙唐员外的儿子，年方二十岁，叫来宅上求亲。”胡员外道：“我认得唐员外的儿子。”张三嫂道：“实不敢虚誉说，他宅上小官人百伶百俐，写得算得，知法墨钉小官人。”胡员外道：“且放过去，别有亲时再来说。”两个媒人只得起身出来。

话休烦絮，似有好亲去说，听得说儿郎聪明伶俐，便交放过了。又隔了数日，两个媒人思量道：“难得胡员外，去时便是酒和银子，不曾空过，我两个有七八头好亲事去说，只是不肯，不知是甚意故？”李四嫂道：“今日我们两个没处去了，我和你胡员外宅里，骗他几杯酒吃，有采骗得三二两银子，大家取一回笑耍。”张三嫂道：“你有甚亲事去说？”李四嫂道：“你休管，只顾随我来，交你吃酒便了。”两个来到胡员外宅里坐定吃茶，员外问道：“有甚亲事来说？”李四嫂道：“告员外，今有和宅上一般开彩帛铺的焦员外的儿子。”员外问道：“他儿子几岁，诸事如何？”只因李四嫂启口说这头亲事来，有分交：胡永儿嫁人不着，做个离乡背井之人。正是：

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毕竟这亲事成得成不得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多言人恶少言痴，恶有憎嫉善又欺；

富遭嫉妒贫曹辱，思量那件合天机。

当日李四嫂对胡员外说：“焦员外的儿子约有三十来岁，撮两个角儿，口边涎沥沥地，[女尔]子替他着衣裳，三顿喂他茶饭，不十分晓人事。”胡员外听了道：“烦你二位用心说这头亲事则个。”两个媒人听得说，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千头万头好亲，花枝也似儿郎，都放过了，却将这个好女儿嫁这个疯子！”两个又吃了数杯酒，每人又得了二两银子，谢了员外出来。对门是个茶坊，两个人去吃了茶，张三嫂道：“你没来由交我忍不住笑，捏着两把汗；只怕胡员外焦燥起来带累我，甚么意思！”李四嫂道：“我和你说这许多头好亲官都交放过了，我自取笑他；若胡员外焦燥时，我只说取笑，谁想到成了事。”张三嫂道：“想是他中意了。若不中意时，定不把银子与我们，取酒与我们吃。”两个厮赶着，一头走，一头笑，迤投国子门来见焦员外。焦员外交请坐吃茶。员外道：“你两个上门是喜虫儿，有其事了来？”李四嫂道：“告员外！我两个特来讨酒吃，与小员外说亲！”焦员外道：“我的儿子是个呆子，不晓人事的。谁家女儿肯把来嫁他？”李四嫂道：“与员外一般开彩用铺的胡员外宅里，花枝也似一个小娘子，年方一十八岁。多少人家去说亲的都不肯，方才媳妇们说起宅卜来，胡员外便肯应成，特交我两个来说。”焦员外见说好欢喜，道：“你两个若说得成时，重重的相谢。”两个吃了数杯酒，每人送了三两银子，出得焦员外家，迤来见胡员外。李四嫂道：“焦员外见说宅上小娘子，十分欢喜，交来禀覆员外，要拣吉日良辰下财纳礼。要甚安排，都依员外分付。”胡员外听说，不胜之喜，自交媒人去回报。张院君道：“员外，我听得你与媒人说，我不敢多口，不知是何意故，好见郎不完就他，却交说嫁一个疯子，你却主何意念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我女儿留在家中，久后必然累及我家。便是嫁将出去别人家里，嫁了个聪明伶俐的老公，压不住定盘星，露出些斧凿痕来，又是苦我。如今将他嫁个木畜不晓人事的老公，便是有些泄漏，他也不理会得。”妈妈道：“这等一个好女儿，嫁恁地一叶疯呆子，岂不误了我女儿一生？”员外道：“他离了我家，是天与之幸，你管他则甚！”话休絮烦，两家少不得使媒人下财纳礼，奠雁传书；不只一日，拣了吉日良时，成那亲事。

却说焦员外和妈妈叫[女尔]子来分付道：“小官人成亲，房中的事皆在你身上。若得他夫妻和顺，我却重重赏你。”[女尔]子道：“多谢员外妈妈，[女尔]子自有道理。”妈妈道：“恁地时，慢慢教他好。”[女尔]子与妈妈入房里来，看着憨哥道：“憨哥！明日与你娶老婆也！”“憨哥”乃新女婿之小名也。憨哥道：“明日与你娶老婆也！”[女尔]子又道：“且喜也！”憨哥道：“且喜也！”[女尔]子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们员外好不晓事！这样一个疯子，却讨媳妇与他做甚么，苦害人家的女儿！那胡员外也没分晓；听得人说，这个女儿生得十分生得标致，又聪明智慧，更兼针线皆能，却把来嫁这个疯子，都不知是何意故！”

当夜过了，至次日晚间，相妈妈送新人进门，少不得要拜神讲礼，参筵拂尘，[女尔]子扶那憨哥出来，胡妈妈看见，吃了一惊。但见：

面皮垢积，口角涎流。帽儿光，歪罩双丫；衫子新，横牵遍体。帚眉缩颊，反耳斜睛。靴穿膀腿步踉跄，六七人搀；涕桂掀唇嘴腌臢，一双袖抹。瞪目视人无一语，浑如扶出狰犴；拳须连鬓已三旬，好似招来鬼魅。蠢躯难自主，穷崖怪树摇风；陋脸对神前，深谷妖狐拜月。但见花灯，那解今宵合卺，虽逢鸳侣，不知此夜成亲。送客惊翻，满堂笑倒。洞房花烛，分明织女遇郡罗；帘幕摇红，宛是观音逢八戒。便教嫫母也嫌憎，纵是无盐羞配合。

当晚胡妈妈看见新女婿这般模样，不觉簌簌地泪下，暗地里叫苦道：“老无知！却将我这块肉断送与这样的人，我女儿终身如何是了！”正是哑子慢尝黄栢味，难将苦口对人言。没奈何，与许多亲眷劝酬了一夜。次早只得撇了女儿。别了诸亲，回家与员外厮闹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胡永儿见娘人了，眼泪小从一路落，苦不可言。陆续相送诸亲出门，晚饭已毕，谢了婆婆，道了安置，随[女尔]子入房里来。见憨哥坐在床上，[女尔]子道：“你和小娘子睡。”憨哥道：“你和小娘子睡。”[女尔]子道：“你和小娘子睡休！”憨哥道：“你和小

娘子睡休！”[女尔]子心里道：“只管随我说，几时是了？不若我自安排小娘子睡便了，”[女尔]子先替憨哥脱了衣服，扶他上床睡倒，盖了被，然后看着永儿道：“请小娘子宽衣睡了罢！”永儿见[女尔]子请睡，包着两行珠泪，思量道：“爹爹！妈妈！我有甚亏负你处，你却把我嫁个疯子，你都忘了在厮求院子里受苦时，如今富贵，不知亏了谁人！休，休！我理会得爹爹意了，交我嫁一个聪明的丈夫，怕我教他些甚么；因此先识破了，却把我嫁这个疯子！”抹着眼泪，叫了[女尔]子安置，脱了衣裳与憨哥同睡。[女尔]子自归房里去了。永儿上得床，把被紧紧地卷在身上，自在一边睡，不与憨哥合被。

自当日为始，荏苒光阴，过了半年。时遇六月间，天气十分炎热。永儿到晚来堂前叫厂安置，与憨哥来天井内乘凉。永儿道：“憨哥！我们好热么？”憨哥道：“我们好热么？”永儿道：“我和你一处乘凉，你不要怕！”憨哥道：“我和你一处乘凉，你不要怕！”永儿见憨哥七颠八倒，心中好闷。当夜永儿和憨哥合坐着一条凳子，永儿念念有词，那凳子变做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在地上。永儿与憨哥骑在大虫背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大虫载着永儿和憨哥从空便起，直到一座城楼上；这座城楼叫做安上大门楼，永儿喝声：“住！”大虫在屋脊上便住了。永儿与憨哥道：“这里好凉么？”憨哥道：“这里好凉么？”两个直乘凉到四更，永儿道：“我们归去休！”憨哥道：“我们归去休！”永儿念念有词，只见大虫从空而起，直到家中天井里落。永儿道：“憨哥！我们去睡！”憨哥道：“我们去睡！”自此夜为始，永儿和憨哥两个，夜夜骑虎直到安上大门楼屋脊上乘凉，到四更便归。忽一日，永儿道：“憨哥！我们好去乘凉也！”憨哥道：“我们好去乘凉也！”永儿念念有词，凳子变做大虫，从空便起，直到安上大门楼乘凉。当夜却没有风，永儿道：“今日好热！”拿着一把大月样白纸扇儿在手里，不住手摇，此时月却有些朦胧，有两个上宿军人出来巡城，外叫做张千，一个叫做李万。两个人回到城楼下，张千猛抬起头来看月，吃了一惊道：“李万你见么？楼门屋脊上坐着两个人！”李万道：“若是人，如何上得去？”张千定睛一看，说：“真是两个人！”李万道：“据我看时，只是两个老鸦。”当夜永儿在屋脊上不住手的把扇摇，李万道：“若不是老鸦，如何在高处展翅？”张千道：“据我看，一个像男子，一个像妇人。如今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鸦，只交他吃我一箭！”去那袋内拈弓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看清，只一箭射去，不偏，不歪，不斜，正射着憨哥大腿。憨哥大叫一声，从屋脊上骨碌碌滚将下来，跌得就似烂冬瓜一般。当时张千、李万把憨哥缚了，再看上面时，不见了那一个。

至次日早间，解到开封府来，正值知府升厅，张千、李万押着憨哥跪下，禀道：“小人两个是夜巡军人，昨晚三更时分，巡到安上大门，猛地抬起头来，见两个人坐在城楼屋脊上，摇着白纸扇子。彼时月色不甚明亮，约莫一个像男子，一个像妇人。小人等计算，这等高楼，又不见有梯子，如何上得去？必是飞檐走壁的歹人！随即取弓箭射得这个男子下来，再抬头看时，那个像妇人的却不见了。今解这个男子在台下，请相公台旨。”知府听罢，对着憨哥问道：“你是甚么样人？”憨哥也道：“你是甚么样人？”知府道：“你从实说来，免得吃苦！”憨哥也道：“你从实说来，免得吃苦！”知府大怒，骂道：“这厮可恶！敢是假与我撒疯？”憨哥也瞪着眼道：“这厮可恶！敢是假与我撒疯？”满堂簇拥的人都忍不住笑。知府无可奈何，叫众人都来厮认，看是那里地方的人。众人齐上认了一会，都道：“小人们并不曾认得这个人。”知府存想道：“安上大门城楼壁斗样高，这两个人如何上得去？就是上得去，那个像妇人的如何不见下来，却暗暗地走了？一定那个像归人的是个妖精鬼怪，迷着这个男子到那楼屋上，不提防这厮们射了下来，他自一迳去了，如今看这个人胡言胡语，兀自未醒；但不知这个人姓名、家乡，如何就罢了这头公事？”寻思了一会，喝道：“且把这个人枷号在通衢十字路口。”看着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就着你两个看守，如有人来与他厮问的，即便拿来见我。”不多时，狱卒取面枷将憨哥枷了，张千、李万搀扶到十字路口，哄动了大街小巷的人，挨肩叠背，争着来看。

却说那焦员外家[女尔]子和丫鬟，侵晨送脸汤进房里来，不见了憨哥、永儿，吃了一惊，慌忙报与员外、妈妈知道。员外和妈妈都惊呆了，道：“门不开，户不开，去那里去了？”焦员外走出走入没做理会处。忽听得街上的人，三三两两说道：“昨夜安上大门城楼屋脊上，有两个人坐在上面，被巡军射了一个下来，一个走了。”又有的说道：“如今不见枷在十字路口？”焦员外听得说，却似有人推他出门的，一迳走到十字路口，分开众人，挨上前来时，却是自家儿子，便放声大哭起来，问道：“你怎的去城楼上去？你的娘子在那里？”张千、李万见焦员外来问，不由分说，横拖倒扯捉进府门。知府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那枷的是你甚么人，如何直上禁城楼上坐地，意欲于何歹事，与那逃走的妇人有什么缘故？你实实说来，我便放你！”焦员外躬身跪着道：“小人姓焦名玉，本府人氏。这个枷的是小人的儿子，枉自活了三十多年，一毫人事也不晓得；便是穿衣吃饭，动辄要人，人若

问他说话时，他便依人言语回答，因此取个小名叫做憨哥；小人只是叫他小时伏事的[女尔]子看管，虽中门外，一步也不敢放他出来。半年前偶有媒人来与他议亲，小人欲待娶妻与他，恐了人家女信；欲待不娶与他，小人止生得这个儿子，没个接续香火。感承本处有个胡浩，不嫌小人儿子呆蠢，把一个女娃叫做胡永儿嫁他，且是生得美貌伶俐。不料昨晚吃了晚饭，双双进房去睡，今早门不开，户不开，小人的儿子并媳妇都不见了。不知怎地出门得到城楼高处，又不知媳妇如何不见下来便走得去。”知府喝道：“休得胡说！既是你的儿子媳妇，如何不开门启户走得出来？媳妇以定是你藏在家中了，快叫他来见我！”侯员外道：“小人安分愚民，怎敢说谎？便拷打小人至死，端的屈杀小人！”知府听他言语真实，更兼憨哥依人说话的模样又是真的，再差两个人去拿胡永儿的父亲来审问，便见下落。公差领了钩牌，飞也似赶到胡员外家里来，却说胡员外听得街坊土喧传这件事，早已知是自家女儿做出来的勾当害了惠哥，与妈妈正在家暗咱地叫苦，只见两个差人跑将入来，叫声：“员外有么？”惊得魂不赴体，只得出来相见。问道：“有何见谕？”公差道：“奉知府相公严命呼唤，请即那步。”胡员外道：“在下并不曾闲管为非，不知有甚事相烦二位唤我？”公差道：“知府相公立等，去则便知分晓。”不容转动，推扯出门，迳到府里。知府正等得心焦，见拿到了胡员外，便把城楼上射下憨哥，次后焦员外说出永儿并憨哥对答不明，要永儿出来审问的情由说了一遍，胡员外只推不知。知府道：“我闻你女儿极是聪明伶俐，女婿这来般呆蠢，必定别有奸夫，做甚不公不法的事。你怕我难为他说出真情，一意藏在家中，反来遮掩。”焦员外跪在那边，便插口道：“若在你家，快把他出来救我儿子性命！”胡员外道：“世上只有男子拖带女人做事，分明是你把我的女儿不知怎地缘故断送那里去了，故意买嘱巡军，只说同在城楼屋脊上，射下一个，走了一个。相公在上，城楼在半天中一般，又无梯子，拿获这两个人插翅飞上去的？若果同在上面时，怎地瓦也不响，这般逃走得快？女人家须是鞋弓袜小，巡军如何赶他不着，眼睁睁放他到小人家中来躲了？”知府听他言语句句说得有理，喝：“把憨哥的父亲与张千、李万俱夹起来！”指着焦员外道：“这事多是你家谋死了他的女儿，通同张千、李万设出这般计策，把这疯癫的儿子做个出门入户，不打如何肯招！”喝将三人重重拷打。两边公人一齐动手，打得个个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焦员外受苦不过，哀告道：“望相公青天作主，原不曾谋死胡永儿。容小人图画永儿面貌，情愿出三千贯赏钱。只要相公出个海捕文书，关行各府州县，悬挂面貌信赏。若永儿端的无消息时，小人情愿抵罪。”知府见他三个苦死不招，先自心软，况兼胡员外也淡淡地不口紧要人，知府便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一边把三个人放了，一面取憨哥进府，开了枷，并一行人俱讨保暂且宁家候着。令焦家图画永儿面貌，出了海捕文书，各处张挂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胡永儿见憨哥中箭跌下去了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从空便起，见野地无人处渐渐下来，撒了凳子，独自一个取路而行，肚里好闷：“如今那里去好？归去又归去不得，爹爹妈妈家那里又去不得了。想起成亲之夜，梦见圣姑姑与我说道：此非你安身之处，若有急难，可宋郑州寻我。见今无处着身，若官司得知，如何是好？不着去郑州投奔圣姑姑，看是如何。”天色已晓，走了半日，到一个凉棚下，见个点茶的婆婆，永儿入那茶坊里坐了歇脚。那婆婆点盏茶来与永儿吃罢，永儿问婆婆道：“此是何处，前面出那里去？”婆婆道：“前面是板桥八角镇，过去便是郑州大路。小娘子无事独自个往那里去？”永儿道：“爹爹、妈妈在郑州，要去探望则个。”婆婆道：“天色晚了，小娘子可只在八角镇上客店里歇一夜却行，早是有这歇处，独自一个夜晚不行走。”永儿变十数文钱还了茶钱，谢了婆婆，又行了二里路，见一个后生：

六尺以下身材，二十二三年纪；三牙掩口细髯，七分腰细膀阔；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，穿一领银竺似白纱衫子；系一条蜘蛛斑红绿压腰，看一对上黄色多耳皮鞋；背着行李，挑着柄雨伞。

那后生正行之间，见永儿不带花冠，缩着个角儿，插两只金钗，随身衣服，生得有些颜色，向前与永儿唱个喏道：“小娘子那里去来？”永儿道：“哥哥！奴去郑州投奔亲戚则个。”那厮却是个人家浮浪子弟，便道：“我也经郑州那条路去，尚且独自一个难行，你是女人家，如何独自一个行得？我与小娘子一处行！”一面把些唬吓的言语惊他。到一个林子前，那厮道：“小娘子！这个林子最恶，时常有大虫出来。若两个行便不妨得，你若独自一个走，大虫出来便驼了你去！”永儿道：“哥哥！若如此时，须得你的气力拖带我则个！”那厮一路上逢着酒店便买点心来，两个吃了，他便还钱。又走歇，又个歇，看看天色晚来。永儿道：“哥哥！天晚了，前面有客店歇么？”那厮道：“小娘子！好交你得知，一个月前，这里捉了两个细作，官府行文下来，客店生不许容单身的人。我和你都讨个得房儿。”永儿道：“若讨不得房儿时，今夜那里去宿歇？”那厮道：“若依得我口，便讨得房儿。”永儿道：“只依哥哥口便了。”那厮道：“小娘子！如今又不真个，只假说我们两个是夫

妻，便讨得房儿。”永儿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却不可耐这厮无道理！你又不认得我，只交他恁地，恁地！”永儿道：“哥哥拖带睡得一夜也好。”那厮道：“如此却好！”

来到八角镇上，有几个好客店都过了，却到市梢头一个客店。那厮入那客店门叫道：“店主人！有空房也没？我夫妻二人讨间房歇！”店小二道：“大郎莫怪，没房了！”那厮道：“苦也！我上上落落只在你家投歇，如何今日没了房儿？”店小二道：“都歇满了，只有一间房铺着两张床，方才做皮鞋的胡子歇了，怕你夫妻二人不稳便。”那厮道：“怕甚么事！他自在那边，我夫妻两个在对床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恁地你两个自入房里去。”那厮先行，永儿后随，店小二推开房门，交了房儿。永儿自道：“却不可耐这厮，交我做他老婆来讨房儿，交他认得我！”只因此起，有分交：胡永儿坏数万人性命，朝廷起十万人马；闹了数座州城，鼎沸河北世界。正是：

堪笑痴愚呆蠢汉，他人妇女认为妻。

毕竟当夜胡永儿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堪笑浮华轻薄儿，偶逢女子认为妻；

世财红粉高楼酒，谁为三船事不逐！

岂不闻古人云：“他妻莫爱，他马莫骑。”怎地路途中遇见个有颜色的妇人便生起邪心来！那厮看着店小二道：“讨些脚汤洗脚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有！有！”看着待诏说道：“他夫妻两个自东京来的，店中房都歇满了，只有这房里还有一张床，没奈何交他两个歇一夜。”待诏道：“我只睡得一张床，有人来歇，交他自稳便。”永儿进房来，叫了待诏万福，待诏还了礼。那厮看着胡子道：“蒿恼则个！”待诏道：“请自便。”待诏肚里自思量：“两个言语不似东京人，恁地个孤调调地行，两个不像是夫妻；事不一心，有些脚叉样。干我甚事？由他便了。”胡子道：“你们自稳便。”那厮和永儿床上坐了，店小二掇脚汤来，那厮洗了脚，讨一盏油点起灯来。胡子不做夜作，唤了安置，朝着里床自睡了。那厮道：“姐姐！路上贪赶路，不曾打得火，我出去买些酒食来吃。”转身出房去了。永儿道：“却不忍耐这厮！我又不认得你，一路上惊赫我许多言语，强要我做老婆讨房歇。那厮去买酒去了，他不识得我，我且撩拨他耍子则个。”口中不知道些甚的，舒气向胡子床上只一吹，又把自己脸上摸一摸，永儿就变做个胡子，带些紫膛色，正像做皮鞋的待诏，待诏却变做了永儿。假待诏也倒在床上假睡着。

却说那厮沽些酒，买些炊饼，拿入店里来，肚里寻思道：“我今朝造化好，遇着这等一个好妇人；客店里都知道我是他的丈夫了，今晚且快活睡他一夜。”那厮推开房门，放酒、饼在棹子上，剔起灯来，看那床上时，却是做皮鞋的待诏，疑惑道：“却是甚么意故，如何换过了来我床一睡？”看那对面床上时，却睡着妇人。那厮道：“想是日里走得辛苦，倒头就睡着在这里。”向前双手摇那妇人，叫道：“姐姐！我买酒来了，你走起来！你走起来！”只见那做皮鞋的待诏跳将起来，劈头揪翻来便打。那厮叫道：“做甚么便打老公？”胡子喝道：“准是你的老婆！”那厮定睛看时，却是做皮鞋的待诏。慌忙叫道：“是我错了！莫怪，莫怪！”店小二听得大惊小怪，入房里来问道：“做甚么？”待诏道：“可奈这厮走将来摇我，叫我做姐姐。”小二道：“你又不眼瞎，眼里又无脚裂，你的床自在这边。”小二劝开了，待诏依旧上床睡了。那厮吃了几拳，道：“我的悔气，眼脚睁是个妇人，元来却是待诏。”看这边床上女娘子睡着，叫道：“小娘子！起来吃酒。”定睛只一看时，却是朱红头发，碧绿眼睛，青脸獠牙的。叫声：“有鬼！”匹然倒地。店小二正在门前吃饭，只听得房里叫“有鬼”，人来看时，见那厮跌倒在地上，连忙扶起，惊得做皮鞋的待诏也起来，店里歇的人都起来救他，也有嘍嘍吐的，也有咬中拇指的。那厮吃剥消了一夜，三魂再至，七魄重苏。那厮醒来道：“好怕人！有鬼！有鬼！”被店小二揪住，劈脸两个嘍吐道：“我这里是清净去处，客店里有甚鬼？是甚人教你来坏我的衣饭？”将灯过米道：“鬼在那里？”那厮道：“床上那妇人是鬼！”店小二道：“这厮却不弄人！这是你浑家，如何却是鬼？”那厮道：“他不是我浑家，我在路上撞见他，和我同到此讨房儿做假夫妻的。方才我去买酒，来到房里，看见却是胡子。我却错叫了待诏，吃他一顿拳头。再会看他时，却是朱红头发，碧绿眼睛，青脸獠牙，原来是鬼。”众人吃了一惊，灯光之下看那妇人时，如花似玉一个好妇人，都道：“你眼花了！这等一个好妇人，你如何说他是鬼？”永儿道：“众位在此，可耐这厮没道理。我自要去郑州投奔爹爹、妈妈，这厮路上撞见了，和我同行，一路上只把唬吓的言语来惊我。又说捉了两个细作，店里不容单身的歇，强要我做假夫妻来讨房儿。一晚胡言乱语，不知这厮怀着甚么意故。”众人 and 店小二都骂道，“忍耐这厮，情理难容。着他好生离了我店门，若不去时，众人一发上打，交你粉骨碎身！”把这厮一时热赶出去，把店门关了。

那厮出到门外，黑洞洞地不敢行，又怕巡军捉了吃官司，只得在门外僻静处人家门前存了一夜。到天晓，那厮道：“我自去休！”离了店门，走了五七里路了，却待要走过一林子去，只见林子里走出胡永儿来，看着那厮道：“哥哥，昨夜罪过你带挈我客店里歇了一夜，你却如何道我是鬼？”那厮看了永儿如花似玉生得好，肚里与决不下道：“莫不昨晚我真个眼花了？”那厮道：“姐姐！待要和你同行，昨夜两次吃你惊得我怕了。想你不是好人，你只自去休！”永儿道：“昨夜你要我做假夫妻也是你，如今却又怕我，我交你看我的相识！”只见永儿用手一指，叫声：“来！”林子内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，看着那厮只一扑，那厮大叫一声，扑地便倒。那厮闭着眼，肚里道：“我性命今番休了！”多时没些动静，慢慢地闪开眼来看时，大虫也不见了，妇人也不见了。那厮道：“我从来爱取笑人，昨日不合

撩拨了这妇人，吃胡子打了一顿拳头；又吃他惊了，交我魂不附体。今朝他又叫大虫出来，我道性命休了，元来是惊耍我，若是前面又撞见他，却了不得，我自不如回东京去休了。”那厮依先转身去了。

且说胡永儿变大虫出来惊他：“他再不敢由这路来了。我自去郑州去，一路上好慢慢地行。”却在路上有些脚疼，只得会一株树下歇一歇。正坐之间，只听得车子碌碌刺刺地响。见一个客人，头带范阳毡笠，身上着领打路布衫，手中缚腰，行缠爪着裤子，脚穿八搭麻鞋；推那车子到树下，却待要歇。只见永儿立起身来道：“客长万福！”那客人还了礼，问道：“小娘子那里去？”永儿道：“要去郑州投奔爹爹、妈妈去，脚疼了走不得，歇在这里。”客长贩甚宝货，推车子那里去？”客人道：“我是郑州人氏，贩皂角去东京卖了回来。”永儿道：“客长若从郑州过，车厢里带得奴家去，送你三两银子买酒吃。”客人思量道：“我货物又卖了，郑州又是顺路，落得趁他三两银子。”客人道：“恁地不妨。”交永儿上车厢里坐。那客人尽平生气力推那车子，也不与永儿说话，也不把眼来看他。低着头，只顾推车子了行。永儿自思量道：“这个客人是个朴实头的人，难得，难得。想昨夜那厮一路上把言语撩拨我，被我略用些小神通，虽不害他性命，却也惊得他好。一似这等客人，正好处他，日后也有用他处。”那客人推那车子，直到郑州东门外，问永儿道：“你爹爹、妈妈家在那里作？”永儿道：“客长！奴奴不识地名，到那里奴奴自认得。”客人推着车子入东门，来到十字路口，永儿道：“这里是我家了。”客人放下车子，见一所空屋子锁着。客人道：“小娘子！这是锁着的一所空屋子，如何说是你家？”永儿跳下车子，喝一声道：“疾！”锁便脱下来，用手推开一扇门，走入去了，客人却在门前等了两个时辰，不见有人出来做甚么？”客人见是个老儿，问慌忙唱个喏道：“好交公公知道，适间城外五十里路见个小子，说脚疼了，走不得，许我三两银子，交我载到这里，入去了不出来，交我等了半日。”老儿道：“这宅是刁通判廨宇，我是看守的。”客人道：“恁地相烦公公去宅里说一声，交取银子还我则个。”老儿道：“锁的空宅子，一向无人居住，你却不要害我！”见今官司出榜追捉胡永儿，如有知情不首者一体治罪。你会事的便去了！”客人道：“好没道理！我载你家小娘子来家，许我三两银子，又不还我，到说白府活儿，你只交我入去看，我情愿吃官司！”老儿道：“你说了！若寻不见时，不要走了！”老儿大开了门，交客人入去。到前厅，过回廊，至后厅，只见永儿坐在厅上。客人看见了他，叫道：“小娘子！如何不出来还我银子，是何道理？”永儿见客人来，便走起身望后便走，客人大跨步走到后厅，永儿见他赶得紧，厅后有一眼八角井，走到井边，看着井里便跳下去了。客人见了，吓得只叫：“苦也！苦也！”却待要走，被老院子捉住，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逼人下井，罢休不得！”拖出宅前，叫起街坊人等，将客人一条索子缚了，直解到郑州来。正值大尹在厅上断事，地方里甲人等，解客人跪下，备说本州人氏，姓卜名吉，因贩皂角前往东京货卖回来，行到板桥八角镇五十里外大树下，遇见不识姓名女子，言说胸疼行走不得，欲赁车子前到郑州东门十字街爹爹、妈妈家去，情愿出银三两。是吉载到本家，即开门人去，并不出来。吉等已久了，只见老院子出来，言说我家是刁通判廨宇，无人居住空房，不肯还银。一时间同老院子进去寻看，不期女子见了，自跳在井中，即非相逼等情。大尹交且将卜吉押下牢里，到来日押去刁通判宅里井中打捞尸首。

次日大尹委官一员，狱中取出卜吉，同里邻人等押到刁通判廨宇里来。街上看的人挨肩叠背，人人都道：“刁通判府里，时常听得里面神歌鬼哭，人都不敢在里面住。”有的人道：“看今日打捞尸首何如？”委官坐在交椅上，押卜吉在面前跪下。委官问老院子并叫邻人等，卜吉如何赶这女子落井，卜吉告道：“女子自跳落井，并不曾赶他下去。”委官叫打水手过来，水手唱了喏，着了水背心。委官道：“奉本州台旨，委我押你下井。你须仔细打捞！”水手道：“告郎中，方才小人去井上看验，约有三五十丈深浅。若只恁地下去，多不济事。须用爪扎辘轳，有急事时，叫得应。”委官道：“要用甚物件，好交一面速即办来。”水手道：“要爪缚辘轳架子，用三十丈索子，一个大竹箩，一个人铜铃，人夫二十名。若有急事便摇动铃响，上面好拽起来。”不多时都取办完备。水手扎缚了辘轳、铜铃、竹箩俱完了。水手道：“请郎中台旨，交下井去打捞。”委官道：“你众水手中，首一个会水了得的下去。”四五个人扶着辘轳，一个水手下竹箩坐了，两三个人掇那竹箩下井里去，四个人便放辘轳。约莫放下去有二十余丈，只听得铃响得紧，委官交众人退后，急把辘轳绞上箩来。众人见了，一齐呐喊：看那箩里时，亘古未闻，于今罕有，自不曾见这般跷蹊的事。正是：

说开华岳山峰裂，道破黄河水逆流。

毕竟当日见甚么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日前积恶在心怀，妄言天地降非灾。

从前作过亏心事，至今兴没一齐来。

众人绞上竹箩来，齐发声喊，看那水手时，当初下去红红白白的一个人，如今绞上来看时，一个脸便如蜡皮也似黄的，手脚却板僵，死在箩里了，委官叫抬在一边，一面叫水手老小扛回家去殡殓，不在话下。委官道：“终不成只一个下去了不得公事便罢了？再别差一个水手下去！”众水手齐告道：“郎中在上！众人家中都有老小，适才见样了么！着甚来由捉人命打水撒儿？断然不敢下去。若是郎中定要小人等下去，情愿押到知州面前吃打，也在岸上死。实是下去不得！”委官道：“这也怪不得你们，却是如何得这妇人的尸首上来了你一人都在此押着卜吉，等我去禀复知州。”委官上了轿，一直到州门前下了轿，迳到厅上，把上件事对那知州说了一遍，知州也没做道理处。委官道：“地方人等都说刁通判府中自来得干净，今日又死了一个水手，谁人再敢下去？只是打捞不得那妇人的尸首起来，如何断得卜吉的公事？不若只做卜吉着，交卜吉下去打捞，便下井死了，也可偿命。”知州道：“也说得是，你自去处分。”委官辞了知州再到井边，押过卜吉来，委官道：“是你赶妇人下井，你自下去打捞尸首起来，我禀过知州做主，出豁你的罪。”卜吉道：“小人情愿下去，只要一把短刀防身。”众人道：“说得是！”随即除了枷，去了木杻，与他一把短刀，押那卜吉在箩里坐了，放下辘轳许多时不见到底，众人发起喊来道：“以前的水手下去时，只二三十来丈索子便铃响，这番索子在辘轳上看看放尽，却不作怪？放许多长索兀自未能勾到底！”正说未了，辘轳不转，铃也不响。

且不说井上众人，却说卜吉到井底下抬起头来看时，见井口一点明亮。外面打一摸时，却没有水；把脚来踏时，是实落地。一面摸，一面行，约莫行了一二里路，见那明处，摸时却有两扇洞门，随手推开，闪身人去看时，依然再见天日。卜吉道：“这里是那里？”提着刀正行之间，见一只大虫伏在当路。卜吉道：“伤人的想是这只大虫，譬如你吃了我，我左右是死！”大跨步向前，舀着大虫便刹，喝声：“着！”一声响亮，只见火光迸散，震得一只手麻木了半晌；仔细看时，却是一只石虎。卜吉道：“里面必然到有去处。”又行几步，只见两边松恂，中间一条行路，都是鹅卵石砌嵌的。卜吉道：“既是有路，前面必有个去处。”仗着刀，入那松径里行了一二百步，闪出个去处，唬得卜吉不敢近前。定睛看时，但见：

金钉朱户，碧瓦雕檐。飞龙盘柱戏明珠，双凤帔屏鸣晓日，红泥墙壁，纷纷御柳间宫花；翠靄楼台，淡淡祥光笼瑞影。窗横龟背，香风冉冉透黄纱；帘卷虾须，皓月团团悬紫绮。若非天上神仙府，定是人间帝主家。

卜吉道：“这是甚么去处，却关着门，敢是神仙洞府？”欲推门又不敢，欲待回去。“又无些表正，终不成只说见只石虎来，知州如何肯信我？”正踌躇之间，只见呀地门开，走出一个青衣女童来。女童叫道：“卜吉！姑姑等你多时了！”卜吉听得说“姑姑等你多时”，却是甚么姑姑？如何知我名姓？却又等我做甚的？”卜吉只得随女童到一个去处，见一所殿宇，殿上立着两个仙童，一个青衣女童；当中交椅上坐着一个婆婆。卜吉偷眼看时，但见那婆婆：

苍形古貌，鹤发童颜。眼昏似秋月笼烟，眉白如晓霜映日。绣衣玉带，依稀紫府元君，凤髻龙簪，仿佛西池王母。正大仙容描不就，威严形象画难成。

卜吉想道：“必是个神仙洞府，我必是有缘到得这里。”向前便拜道：“告真仙！客人卜吉谨参拜！”拜了四拜。姑姑道：“我这里非凡，你福缘有分，得到此间，必是有功行之人，请上阶赐坐。”卜吉再三不肯坐，姑姑道：“你是有缘之人，请坐不妨！”卜吉方敢坐了。姑姑叫点茶来，女童将茶来，茶罢，站姑姑道：“你来此间非同容易，因何至此？”卜吉道：“告姑姑！小客贩皂角去东京卖了，推着空车子回来。路上见一个妇人坐在树下，道：‘我要去郑州投奔爹娘，脚疼了行不得。’许我三两银子，载他到东门里刁通判宅前，妇人道：‘这是我家了。’下车子推开门走入去，跳在井里。因此地方捉了我，解送官司。差人下井打捞，又死了一个水手。知州只得令小人下来，见井底有路无水，信步走到这里。”姑姑道：“你下井来曾见甚的？”卜吉道：“见一只石虎。”姑姑道：“此物成器多年，坏人

不少，凡人到此，见此虎必被他吃了，你倒刹了他一刀，你后来必然发迹。卜吉，我且交你不看个人！”看着青衣女童道：“叫他出来！”女童人去不多时，只见走出那个跳在井里的妇人来，看着卜吉道：“客长昨日甚是起劲！”卜吉见那妇人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骂道：“打脊贼贱人！却不叵耐，见你说脚疼走不得，好意载你许多路，脚钱又不与我，自走入宅里，跳在井中，教我被官司扭了，项上带枷，臂上带杻，牢狱中吃苦，这冤枉事如何分说？只道永世不见你了，你却原来在这里！”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“且教你吃我一刀！”就身边拔起刀来，向前劈胸揪住便刹。被胡永儿喝一声，禁住了卜吉手脚，道：“看你这个剪手一路上载我之面，不然把你刹做肉泥！因见你纯善稳重，我待要度你，你却如此无礼，敢把刀米刹我，却又刹我不得！”姑姑起身劝道：“不要坏他！日后自有用他处。”姑姑看着卜吉脸上只一吹，手脚便动得。看着姑姑道：“小娘子是个甚么的人？”姑姑道：“若不是我在这里，你的性命休了，再后休得无礼。”卜吉道：“小人有缘遇得姑姑，若救得卜吉牢狱之苦，出得井去无事时，回家每日焚香设位，礼拜姑姑！”姑姑道：“你有缘到这里，且莫要去，随我来饮数杯酒，送你回去。”卜吉随到里面，吃惊道：“我本是乡村下人，那曾见这般好处！”安排得甚是次第。但见：

香焚宝鼎，花插金瓶，四壁张翠幕蛟绡，独早排金银器皿。水晶壶内，尽是紫府琼浆；琥珀杯中，满泛瑶池玉液，玳瑁盘，堆仙桃异果；玻璃盏，供熊掌驼蹄。鳞鳞脍切银丝，细细茶烹玉蕊。

姑姑请卜吉坐，卜吉不敢个，姑姑道：“卜大郎坐定，异日富贵俱行有分。”卜吉方才坐了。只见酒来，又见饭来，他几时见这般施設，两个青衣女童在面前不住斟酒伏事，杯杯斟满，盏盏饮干。酒至半酣，卜吉思忖道：“我从井上来到这里许多路，见恁地一个去处，遇着仙姑，又见了这个妇人，知他是神仙是妖怪？在此不是久长之计。”便起身告姑姑和小娘子道：“我要去井上看车于钱物，恐被人捉了。”姑姑道：“钱物值得甚么，我交你带一件物事上去，富贵不可说，不知你心下何如？”卜吉道：“感谢姑姑美意。休道是值钱的物事，便是不值钱的，把去井上做表正，也免我之罪。”姑姑叫永儿近前，附耳低声，入去不多时，只见一个青衣女童从里面双手掇一件物事出来，把与卜吉。卜吉接在手里，觉有些沉重，思量：“这是甚么东西，用黄罗袱包着？”卜吉道：“告姑姑，把与卜吉何用？”姑姑道：“你不可开，将上井去，不要与他人。但只言本州之神，收此物已千年。今当付与知州，可免你本身之罪。又有一件事分付你，你凡有急难之事，可高叫圣姑姑，我便来教你。”卜吉听得说，一一都记了。姑姑交青衣女童送卜吉出来，复旧路上上穴行到竹箩边，走入竹箩内坐了，摇动索子，那铃使响，上面听得，便把轳轳绞起。众人看时，不见妇人的尸首，只见卜吉掇抱着一个黄罗袱包来见委官。卜吉道：“众人不要动！这件东西是本州之神交与知州的，直到知州面前开看。”委官上了轿，一干人簇拥围定着卜吉，直入州衙里来。

正值知州升厅，公吏人从摆开两傍。委官上前禀说：“卜吉下井去大半日，续后听得铃响，即时绞上卜吉来；只见卜吉抱着黄罗袱，包着一件东西，口称是本州之神付与知州。委官不敢动，取台旨。”知州叫押过卜吉来，知州问道：“黄袱中是何物件？因何得来？”卜吉道：“告相公！小人下井去，到井底不见妇人的尸首，却没有水。有一条路径，约走二里方见天日。见一只虎，几乎被他伤了性命，小人刹一刀去，只见火光迸散，仔细看时，是一只石虎。有一条松径路，入去见一座宫殿，外有青衣女童引小人至殿上，见一仙人，仙人言称是本州之神，与小人酒食吃了，又将此物出来，交小人付与知州收受，不许泄漏天机。”知州捧过黄包袱放在公案上，觉道沉重。知州想道：“一件宝物出世，合当遇我。”交手下人且退，亲手打开黄包袱看时，道：“可知这般沉重。”却是一个黄金三足两耳鼎，上面铸着九个字道：“遇此物者，必有大富贵。”知州看罢，再把黄袱来包了。叫出家甲亲随人拿入去为镇库之宝。该吏向前禀道：“这卜吉候台旨发付。”知州寻思道：“欲待放了卜吉，一州人都知他赶一个妇人落井，及至打捞，又坏了一个水手性命，若只恁地放了，州里人须要议我。我欲待把卜吉偿那妇人的命。曾奈尸首又无获处，倒将金鼎来献我，如何是好？”蓦然提起笔来断这卜吉，有分交：知州登时死于非命，郑州一城人都不得安宁。正是：

没兴店中赊得酒，灾来撞见有情人

毕竟知州惹出甚祸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金刚禅法最通神，天边双曜曩州城；

从空伸出拿云手，提出天罗地网人。

当时知州将卜吉刺配山东密州牢城营，当厅断了二十脊杖，唤个文字匠人刺了两行金印，押厂文牒，差两个防送公人：一个是董超，一个是薛霸，当厅押了卜吉，领了文牒，带卜吉出州衙前来。卜吉到州衙外立住了脚，回头向着衙里道：“我卜吉好屈！妇人自跳在井中，我又不曾威逼他，他又不是别人，是本州王神交我下去获得这件宝物献你，你得了宝物，相应免我之罪，倒把我屈断刺配密州去。我若挣揣得性命回来，却将你隐匿宝物事情，敲皇城，打怨鼓，须要和你理论！”董超见他言语不好，只顾推着卜吉了行。薛霸道：“你在这里出言语，累及我两个却是利害！”急急离了州衙，走到一个酒店。三个人同入来坐定。董超道：“取两角酒来！”薛霸道：“卜吉，我两个虽然是奉公差遣，防送你到山东密州，路程许多遥远，你路上也要盘缠，我们自不曾带盘缠，随人走。你有甚亲戚相识，去措置些银两，路上好使用，我两个不要你的！”卜吉道：“告上下！小人原有些钱本，为吃官司时，不知谁人连车子都推了去，如今交我问谁去讨？小人单身独自，别无亲戚，盘缠实是无措办处。”薛霸焦燥道：“我们押了多多少少凶顽罪人，不似你这般嘴脸！你道没有盘缠？便是李天王也要留下甲仗，生姜也捏出汁来！在我们手里的行货，不轻轻地放了？”说了一场，还了酒钱，两个押着卜吉出郑州西门外来。

正走之间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声：“董牌！”董超交薛霸押着卜吉先行。那个人看着董超道：“我是知州相公心腹人，适间断配他出来，这厮在州衙前放刁；如今奉知州相公台旨，交你二人怎的做个道理，就僻静处结果了他，回来重重赏你！”董超应承了，自赶上和薛霸知会：“只就前面林子里结果了他休！”两个押卜吉到一所空林子前，董超道：“我今日起得早了，就林子里困一困则个。”薛霸道：“才离州衙行不得三十里路，如何便要歇？”董超道：“今日忒起得早了些，要歇一歇。只怕卜吉你逃走了时，生药铺里没买处。你等我们缚一缚，便是睡也心稳。”卜吉道：“上下要缚便缚，我决不走。”董超将条长索，把卜吉缚在树梢上，提起索头去那边树大枝梢上倒吊起来，手里拿着水火棍道：“卜吉！我们奉知州相公台旨交害你，却不干我们事。明年今日今日今日是你死忌！”卜吉道：“苦呀！苦呀！我命休矣！”猛然记得：“与我宝物的仙姑姑，曾说有急难时交我叫‘圣姑姑’。”乃大叫：“圣姑姑救我则个！”叫由未了，只见林子外面一个人喝声道：“防送公人不要下手！我在此听得多时了！”董、薛二人吃了一惊，慌忙跑出林子外面看时，见一个先生，身長六尺，面如紫玉，目若怪星。但见：

烈火红袍，勇如子路；铁打道冠，好似专诸。头上簪钻狮子骨，腰间绦系老龙筋。为餐虎肉双睛赤，因刺麒麟十指青！

那道士牵拳曳步赶入林子里来，看着两个公人道：“知州交你们押解他去，如同将他吊起害他性命，是何道理？”两个公人慌了手脚，道：“先生！我们奉知州相公台旨，交我们害他性命。”先生道：“你乱道；如今官司清明如镜，缘何无罪要坏他性命？我是出家人，本当不管闲事，适间听得林子里高叫‘圣姑姑’，是何意故？你且放他下来，待我问他！”董超只得把卜吉解放了。卜吉道：“告先生！听卜吉说：我因贩皂角去东京卖了回来，路上见一妇人，叫脚疼走不得，许我三两银子赁我车子载他。到郑州东门内一个空宅子前，这妇人跳下车子走入去，我不见他出来，入去看时，妇人自跳下井去，地方人道我逼他下井，捉了我解到官司，知州交我自下井打捞尸首，我下去时元来井里没水，却有一条路，见一所宫殿，遇着个仙姑，与我一件宝物，交我送与知州免罪，临上井时分付我道，若有急难时便叫‘圣姑姑’。”先生听得说了，道：“元来恁地。”看着两个防送公人道：“这卜占不当死，遇着贫道。可同来林子外村店里吃三杯酒，更资助你们些盘缠，好看他到地头则个。”董超、薛霸道：“感谢先生！”

四个人同出林子外来，约行了半里路，见一个酒店，四人进那酒店里坐了，酒保来问道：“张先生！打多少酒？”先生道：“打四角酒米，有鸡回一只与我们吃。酒保道：“村里远，没回处。”先生道：“又没甚菜蔬，如何下得酒？”酒保拿酒来，四个人一家吃了一碗。先生道：“有心请人，却无下口！”东观西望，见壁边一个水缸，先生看时，是一缸干净水。先生袖内取出一个葫芦儿来，拔了屑儿，抖出一丸白药来，放在水缸里，依先去凳上

坐了，叫酒保来道：“我们四个如何吃得淡酒！我方才将下口放在你水缸里，将去与我煮来！”酒保道：“张先生！你四个空手进来，不曾见甚么下口。”先生道：“你自去水缸里看看。”酒保去看时，只见水动，双手去捞，捞出一尾三尺长鲤鱼来，道：“却不作怪！”只得替他翻了鱼，落锅煮熟了，用些盐酱椒醋，将盘子盛了搬来与他。四个一面吃酒，董超道：“感谢先生厚意。”薛霸道：“这鱼滋味甚好，怎地再得一尾吃也好。”先生道：“这不足为礼，贫道平日好饮贪杯，难得相遇二位，叫海之内皆相识也，若不弃嫌，同到贫道院中尽醉方休，来日起程。不知二位尊意何如？”薛霸是后生心性，道：“难得先生好意相请，今日也将晚了，我们就同往仙院借宿一宵。只是不当取扰。”董超终是年纪大，晓得事，叫薛霸到静处说道：“这先生是个作怪的人，着甚来由同他到道院中去？”薛霸道：“董哥！你空活这许多年纪，不识得事。这酒店里主人家也认得他，但有差迟，只问酒店里要人。”董超道：“也说得

先生还了酒钱，四个人离了酒店，一路说些闲话。不知行了多少路，只见那先生用手一个指道：“这个便是贫道小庵。”董超看时，好座茅庵！不甚大，盖得圆簇，庵前庵后没一个人家，两个便有些心疑。先生开了门，请三人就门前坐地。先生道：“你们三个莫忧，这里尽有宿歇处。今晚且快活歇一夜，来早便行。”先生掇张棹子出来，放在外面，入里面去安排出菜蔬之类，铺在棹上。先生道：“方才在酒店中请二位，不足为礼，就此尽醉方休。”两个公人面面相觑，私议道：“这先生在酒店里请我们吃了，如今来庵里又安排许多酒食。欲待不吃。肚里又饥；待吃他的，不知他主何意故？”薛霸道：“我两个押着这个罪人，干系不小。方离得郑州一程路，就撞见这个跷蹊的先生，若是有些缓急，都有老小在家，不是耍笑！”董超道：“且吃了他的，看他如何。”先生将酒出米，各人吃了十数杯，都饱了。两个公人道：“谢先生酒食，都吃不得了。我三个借宿一宵，来早便行。”先生道：“淡酒不足为礼，何必致谢。你二位且请坐。”那先生起身进去，不多时拿出两锭大银子来，都有五十两重。便道：“二位各收一锭，休嫌轻微。”薛霸不则一声，董超道：“感谢先生赐了酒食，又与银两，这银两决不敢受。”先生道：“你二位权且收了，表意而已。”二人被先生推不过，各收了一锭。先生道：“贫道有一件事奉告，不知你二位肯依么？”两个思量道：“酒也吃了，银子也收了，如何不依得？”便道：“先生休道一件事，十件事也依先生，但说不妨。”先生道：“你两位各收了五十两银子，做了养家本，念卜吉是个含冤负屈的人，贫道又不认得他，只是以慈悲好事为念。且听卜吉说来，他是平白的人，却交他吃这场屈官事。望二位怎地做个方便，留他在庵里相伴贫道，贫道姓张名鸾，若知州问时，只说张鸾要救卜吉便了。不知二位意下何如？”董超不敢则声。薛霸叫将起来道：“先生！你好不晓事！率王之土，皆属工土。率土之民，皆属王民。你虽是出家人，住在郑州界上，也属知州所管，他是本官问出来的罪人，甚人敢收留他？你道我们得了你的银子，你便挟制着我们，你的银子分毫不动在此，请自收去！”先生道：“不须焦燥，肯留时便留下；不肯留时，你二位收下银子，再告杯酒。”董超道：“吃了先生酒食，又赐了银子，何须只顾劝酒？”先生道：“不只劝酒，贫道有个小术，就呈二位看看：上至知州，下及庶民，都交他们赏月则个！”先生就怀中取出一张纸来，将剪刀在手，把纸剪了一个圆圆月儿，用酒滴在月上，喝声：“起！”只见那纸月望空吹将上去。三个人齐喝采道：“好！”只见两轮月在天上。先生道：“上此一杯酒。”这里四人自吃酒。

却说郑州上至知州，下及百姓，哄动了城里城外居民，都看空中有两轮明月。有那晓事的道：“只有一轮月，如何有两轮月？此必是个妖月！”

且不说哄动众人，却说这先生与三个赏月吃酒将散，先生道：“二位做个人情，把卜吉与了贫道罢！”董、薛二人道：“我们家中各有老小，比先生不得，知州知道，我两个实难分解。”先生道：“知州分付你们要安排他死，其事甚容易，我交你两个带一件表正与知州看。”只见先生将道袍袖结做一个疙瘩，揣在背后。双手揪住卜吉，用索子将卜吉背剪绑了，缚在草厅上。薛霸道：“先生！你早晨要教他，缘何如今又要缚他？”先生道：“交你二人带他一件物事去见知州。”董超道：“不知交我两个带甚的物事去？”先生道：“知州既要坏他性命，如今贫道替你下手剖腹取心，带去与知州，表你二人能事。”董超道：“使不得！这是断了的罪人，知州要谋害他，是知州的私意。如今将着心肝去，知道的便是先生杀了他；不知道的只说是我两个谋财害命。这一场屈官事，交我两个吃不起。”先生笑道：“元来你们怕吃官事，我也取笑你们。”便把卜吉解了，就安排三个人睡。先生道：“二位若回州里去时，说我张鸾要救卜吉，可牢记取。”三个叫了安置，就在外面宿歇，先生自进里面去了。

董超、薛霸一觉直睡到天明，闪开眼来看时，两个吃了一惊；身边不见了卜吉，也不见

了庵院、先生，却睡在山神庙内纸钱堆里。两个面面相觑，道：“苦也！苦也！我两个不晓事，走了罪人如何是好？”董超道：“我们且不要慌，和你去告知州。”一迳直回到郑州，正值知州午衙升厅。董超、薛霸来厅前跪下，知州使问道：“你两个解卜吉到山东，如何今日便回？”董超、薛霸道：“告相公！昨日押卜吉上路去，在三十里外撞见一个道士，邀到庵中，要夺卜吉，小人们和他争执，那道士是个异人，剪一轮纸月，吹在空中，便见两轮明月！”知州听得，说道：“作怪！昨晚因见两轮月，闹炒了州城一夜。后来却是如何？”董超道：“那道士交小人们就庵里歇睡了一夜，今日起早开眼打一看时，却是个山神庙的纸钱堆里，正不知卜吉和道士那里去了。那道士自称：‘我叫做张鸾。’”知州道：“既有姓名，这妖人好捉了。”当日即唤缉捕使臣分付，言说未了，只见一个道士，铁冠草履，皂沿绯袍，直上厅前，高叫道：“知州！张鸾挺身来见！”喏也个唱。知州大怒道：“汝乃妖人，怎敢如此无礼！”张鸾道：“汝乃一州之主，如何屈断平人？卜吉无罪，把他刺配山东，路上兀自交人杀害他性命，又取了他无价宝物，是何道理？”知州道：“休得胡说！他有至么无价的宝物？”张鸾道：“金鼎见在你库中，我就叫他出来！”只见张鸾叫声：“金鼎何不出来！”唬得知州并厅上、厅下的人都呆了。只见金鼎从空中飞将下来，直到厅上。知州见了，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”说由未了，金鼎内跳出卜吉来，右手仗剑，左手揪住知州，就厅上把知州一剑剁为两段。众人见知州身死，俱各手足无措。厅上、厅下人都道：“终不成杀了知州就恁地罢了！”一齐向前捉那张鸾、卜吉。两个见众人来捉，就马台石上把身躯匠、金鼎和二人都不见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都道：“自不曾见这般怪异的事！”就请本州同知管事，六房吏典买办棺木，将知州身尸盛了，一面差缉捕公人，四下里搜捉张鸾、卜吉，一面商议具表奏闻朝廷。只因此起，有分交：大闹河北，鼎沸东京。朝廷起兵发马收捉不得，直惹出一位正直大臣治国安民。正是：

聊将左道妖邪术，说诱如龙似虎人。

毕竟表奏朝廷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炊饼皆乌火不烧，猪头扎眼法能高；

只因要捉瘸师去，致使三人遇女妖。

且说郑州官吏具表上奏仁宗皇帝，仁宗皇帝就将表文在御案上展开看了，遂问两班文武道：“郑州知州被妖人杀害，卿等当以剿捕祛除。”道由未了，忽见太史院官出班奏道：“夜来妖星出现，正照双鱼宫，下临魏地，主有妖人作乱。乞我皇上圣鉴，早为准备。”仁宗皇帝曰：“郑州新有此事，太史又奏妖星出现，事十利害，卿等当预为区处。”众官具奏道：“目今南衙开封府缺知府，须得拣选清廉明正之人任之，庶可表率四方，法除妖佞。”仁宗皇帝问：“谁人可去任开封府？”众官奏道：“龙图阁待制包拯，字希仁，庐州合肥人也。必须此人可任此职。”仁宗准奏，交宣至殿前，起居毕，命即日到任。龙图谢了恩出来，开封府祇候人等迎至本府，免不得交割牌印，即口升厅。行文书下东京并所属州县，令百姓五家为一甲，五五二十五家为一保，不许安歇游手好闲之人在家宿歇。如有外方之人，须要询问乡贯来历。各处客店，不许容留单身客人。东京有二十八座门，各门张挂榜文，明白晓谕。百姓们都烧香顶礼道：“好个龙图包相公！”治得开封府一郡人民无不欢喜。真个是：两行吏立春冰上，一郡居民宝镜中。

那行人让路，鼓腹讴歌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肃静了一个东京。

去那后水巷里，有一个经纪人，姓任名迁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叫他做小大一哥，乃是五熟行里人。何谓五熟行？

卖面的唤做汤熟，卖烧饼的唤做火熟，卖鲜的唤做腌熟，卖炊饼的唤做气熟，卖馄饨儿的唤做油熟。

这小大一哥是个好经纪人，去在行贩中争强夺胜。在家里做了一日卖的行货，都装在架子上，把炊饼、烧饼、馒头、酸馅糕装停当了。那小大一哥挑着担子，出到马行街十字路口，歇下担子，把门面铺了，和一般的经纪人厮叫了，去架子后取一条三脚凳子方才坐得下，只听得厮郎郎地响一声，一个人逢奔到架子边来，却不是买炊饼的。看那厮郎郎响的，此物唤做随速，殿家又唤做法环，是那解厌法师摇着做招牌的。那法师摇着法环走来任迁架子边，看着任迁道：“招财来，利市来，和合来，把钱来！”任迁忍不住笑道：“捻恶气！”看那解厌法师时。身材矮小，头巾没额，顶上破了，露出头发来，一似乱草。披领破布衫，穿着旧布裤，一似狮子。脚穿破行缠断耳麻鞋，腰以系一条无须皂绦。任迁道：“厌师仔细照管地下，不要踏了老鼠尾巴！已牌前后来解厌，好不知早晚！”瘸师道：“我也说出来得早了，只讨得六文钱。”任迁道：“何不晚些出来？”瘸师道：“哥哥莫怪！我娘儿两个在破窑里住，此时兀自没早饭得吃。胡乱与我一文钱，凑凑些米，娘儿们煮粥充饥。”任迁见他说得苦，要与他一文钱，去腰里摸一摸看，却不曾带得出来。看着瘸师道：“我有钱也不争这一文，今日未曾发市。”瘸师见他说没钱，便问道：“哥哥！炊饼怎的卖？”任迁道：“七文钱一个。”瘸师便去怀中取出六文钱来，摊在盘中，道：“哥哥！卖个炊饼与我娘吃！”任迁收了五文钱，把一文钱与瘸师道：“我也只当发市。”瘸师得了一文钱，藏在怀里。任迁去蒸笼里取一个大、一个小递与瘸师。瘸师伸手来接，任迁看他的手腌腌臃臃，黑口口[音虚虚]地，道：“不知他几日不曾洗的！”瘸师接那炊饼在手里，看一看，捻一捻，看着任迁道：“哥哥！我娘八十岁，如何吃得炊饼？换个馒头与我。”任迁道：“弄得腌腌臃臃别人看见须不要了。”安在前头[上竹下差]里，再去蒸笼里捉一个馒头与他。瘸师接得在手里，又捻一捻，问任迁道：“哥哥！里面有甚的？”任迁道：“一色精肉在里面。”瘸师道：“哥哥，我娘吃长素！如何吃得？换一个沙馅与我。”任迁道：“未曾发市，撞着这个男女！”待不换与他，只见架子边有许多人热闹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又换一个沙馅与他。瘸师又接在手里捻一捻，道：“如何吃得他饱？只换个炊饼与我罢！”任迁看了焦燥道：“可知交你忍饥受饿！又只卖得你五文钱，倒坏了三个行货。这番不换了！”瘸师道：“哥哥休要焦燥，两个炊饼如何吃得我娘儿两个饱？不如只余米煮粥吃罢！”去架子上捉了铜钱，看着架子上吹一口气便走。任迁道：“可耐这厮，坏了我三个行货，你待走那里去？”便来打那瘸师，忽然立住了脚寻思道：“这等一个模样，吃得几拳头脚尖？若是有些一差二误，倒打人命官司，只好饶他罢休！”回过身来，到架子边定睛一看时，任迁只叫得苦；一架子馒头、炊饼都变做浮炭也似黑的。任迁大怒道：“这厮蒿恼了我半日，又坏了

一架子行货，这一日道路罢了，正是和他性命相博！”分付一般经纪人看着架子，揎拳曳步向前来赶瘸师。

后生家生性，赶了半日不见，欲待回来，只听得前头厮郎郎响声。任迁道：“莫非便是那厮么？”望前头直赶来，看又不见。翻来覆去，直赶到安上大门楼下，见一伙人围着一个肉案子门前看。任迁道：“这是我相识张屠家里，不知做甚的有这许多人？”立住了脚，去人从里望一望，只见一个婆婆倒在地上，一个后生扶着，口里不住叫娘，叫了半个时辰醒来，婆婆紧紧地闭着眼不肯开，后生道：“娘！你放松颗些，开了眼！”婆婆道：“快扶我归去。”后生道：“你开开眼！”婆婆道：“我怕了，开不得！”后生扶了婆婆自去了。任迁道：“不知这婆婆因甚倒在这里？”只见张屠道：“众人散开！没甚好看！”任迁认得本人姓张名琪，排行第一。任迁道：“一郎多时不见！”张屠道：“任大哥，那里去来？”任迁道：“干些闲事。”张屠道：“任大哥入来，我告诉你。”任迁入去，向张屠道：“门首做甚么这等热闹？”张屠道：“不曾见这般跷蹊作怪的事，方才一个裹破头巾，身穿破布衫，手里拿着法环，口里道：‘招财来，利市来，和合来，把钱来！’我道：‘瘸师，你好不知早晚，想是你家没有天窗。’瘸师听了道：‘没钱便罢休，却取笑我怎的！’不想看着挂在案子上的猪头，摸一摸，口里动动地不知说些甚的；摇着法环自专了。我也不把他为事。侧首院子里做花儿的翟二郎，定下这个猪头，却交他娘来取，我除下猪头与他，这猪头扎眉扎眼，张开口把婆婆一口咬住，惊死那婆婆在地。我慌忙交小博士叫他儿子来，早是救得他活，若是有些山高水低，倒用吃他一场官事。他儿子提起这猪头来看时，又没些动静。翟二郎道老人家自眼花了，何曾见死的猪头扎眉扎眼，方才扶了娘去。”任迁听了，把适间瘸师买炊饼的事从头至尾对张屠说了一遍。张屠道：“作怪！作怪！”说由未了，只听得法环响。任迁道：“这厮兀自在前面！”张屠道：“坏了你炊饼不打紧，也不甚利害，争些儿交我与婆婆偿命。不须你动手，待我捉这厮打一顿好的！”任迁道：“我和你去赶那厮。”曳开脚步来赶瘸师。

赴了半日不见，张屠看着任迁，道：“如何是好？若还赶着，断无干休。如今赶他不上，回去了罢。”却将要回，又听得法环响。又赶了五六里，出安上大门约有十余里路了，听得法环响，只是赶不着。两个却待要回，只见市稍头一个素面店门前，一个人拿着一条棒打一个汉子。张屠却认得是卖素面的吴三郎。张屠道：“三郎息怒，看我面饶恕他罢！”吴三郎住了手，道：“一店人要吃面了赶路。交他去烧火，横也烧不着，竖也烧不着，半日不能得锅里热，人都走了去。定交他皮开肉绽！”张屠道：“看我面罢休！”吴三郎道：“你今朝不是日分，出来闲走？”张屠遂把适才瘸师的事，一一说了一遍。吴三郎听罢呆了，道：“恁地我便错打了他。你两个听我说：我当着灶上，只见一个瘸师摇着法环到我门前，叫道：‘招财来，利市来，和合来，把钱来！’我手里正忙，我道：‘你也没早晚，日中出来解厌，晚些出来怕鬼捉了你去？我没零碎钱，且空过这一遭。’只见他看着我锅里吹一口气便走了去，他转得背，我叫小博士去烧火，却如何烧得着，有两顿饭间，只是烧不着，许多吃面的人等不得，都走散了。我因此上打他。若不是你们说时，我那里知道。可耐这厮却是毒害，坏了我一日买卖！”说话之间，只听得法环响。吴三郎望一望，见瘸师在前面一路摇将去。吴三郎、任迁、张屠三个一齐道：“我们去赶瘸师！”瘸师见三个人来赶，急急便走，只因他三个来赴瘸师，有分到一个冷静佛门，见一件跷蹊作怪的事。正是：

开天辟地不曹闻，从古至今希罕见。

毕竟三人赶瘸师到何处，见甚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淳于梦入南柯去，庄周蝴蝶亦相知；

世上万般皆是梦，得失荣枯在一时。

当卜癩师见任、吴、张三人赶来，急急便走，紧赶紧走，慢赶慢走，不赶不走。三人只是赶不上。张屠道：“且看他下落，却和他理会不妨。”三人离了京师，行了一二十里，赶到一个去处，叫做蛟虬莫坡，那条路真个冷静，有一座寺叫做莫坡寺，只见癩师迳走入莫坡寺里去了。张屠道：“好了！他走了死路了，看他那里去？我们如今三路去赶！”任迁道：“说得是！”吴三郎从中间去赶，张屠从左廊入去赶，任迁从右廊入去赶。

癩师见三人分三路来赶，迳奔上佛殿，扒上供桌，踏着佛手，扒上佛肩，双手捧着佛头。三人齐赶上佛殿，看着癩师道：“你好好地下来，你若不下来，我们自上佛身拖你下来！”癩师道：“苦也！佛救我则个！”只见癩师把佛头只一额，那佛头骨碌碌滚将下来，癩师便将身早钻入佛肚子里去了，张屠道：“却不作怪！佛肚里没有路，你钻入去则甚？终不成罢了？”张屠扒上供桌，踏着佛手，盘上佛肩，双手攀着佛腔子，望一望，里面黑暗暗地，只见佛腔子中伸出一只手来，把张屠匹角儿揪住，张屠倒跌入佛肚里去了。吴三郎、任迁叫声：“苦！”不知高低，两个计较道：“怎地好？”任迁道：“不妨事，我且上去看一看，便知分晓。”吴三郎道：“小大一哥，放仔细些，休要也人丢了！”任迁道：“我不比张一郎。”即时扒上供桌，踏着佛手，盘在佛肩上，扳看佛腔子望里面对，只见黑暗暗地，叫道：“张一郎！你在那里？”叫时不应，只见一只手伸出来，一把揪住任迁，任迁吃了一惊，连声叫道：“亲爹爹！活爹爹！可怜见饶了我，再也不敢来赶你了！我特来问你，要炊饼，要馒头，沙馅？我便送将来与你吃！”只见任迁头朝下，脚朝上，倒撞入佛肚里去了。吴三郎看了道：“苦呀！苦呀！他两个都跌入佛肚里去，我却如何独自归去得？”欲待上去望一望，只怕也跌了入去。欲待自要回去，这两个性命如何，没做道理处，只得上去望一望。扒上供桌，手脚酥麻，抖做一堆，不敢上去，寻思了半晌，没奈何，只得踏着佛手，攀着佛腔子，欲待望一望，又怕跌了入去。欲进不得，欲退不得。吴三郎自思量道：“好没运智！只消得去寻些硬的物事来，打破了佛肚皮，便救得他两个出来。”正待要下供桌，却似有个人在背后拦腰抱住了，只一擗，把吴三郎也跌入佛肚子里去了，一脚踏着任迁的头。任迁叫道：“踏了我也！”吴三郎道：“你是兀谁？”任迁应道：“我是任迁！”吴三郎道：“张一郎在那里？”只见张琪应道：“在这里！”任迁道：“吴三郎！你如何也在这里来了？”吴三郎道：“我上佛腔子来望你们一望，却似一个人把我擗入佛肚里来。”任迁道：“我也似一个人伸只手匹角儿揪我入来。”张屠道：“我也是如此。这揪我们的必然是癩师，他也要得我们好了。四下里摸看，若摸得他见时，我们且不要打他，只交他扶我们三个出佛肚去。他若不肯扶我们出去时，不得不打他了。”当时三个四下里去摸，却不见癩师。任迁道：“元来佛肚里这等宽大，我们行得一步是一步。”张屠道：“黑了如何行得？”任迁道：“我扶着你行了。”吴三郎道：“我也随着你行。”迤迤行了半里来路，张屠道：“却不作怪！莫坡寺殿里能有得多少大？佛肚里到行了许多路！”

正说之间，忽见前面一点明亮。吴三郎道：“这里元来有路！”又行几步看时，见一座石门参差，门缝里射出一路亮来，张屠向前用手推开石门，伫目定睛只一看，叫声：“好！”不知高低，但见：

物外风光，奇花烂漫。燕子双双，百步画桥，绿水回还。

张屠道：“这里景致非凡！”吴三郎道，“谁知莫坡寺佛肚里有此景致！”任迁道：“又无人烟，何路可归？”张屠道：“不妨，既有路，必有人烟，我们且行。”又行了二二里路，见一所庄院。但见：

满园花灼灼，篱畔竹青青。冷冷溪水碧澄澄，莹莹照人寒济济。茅斋寂静，脚泥燕子趁风飞；院宇萧疏，弄舌流莺穿日暖。黄头稚子跨牛归，独唱山歌；黑体村夫耕种罢，单闻村曲。羸羸瘦犬，隔篱边大吠行人；寂寂孤禽，嗟古木声催过客。

张屠道：“待我叫这个庄院。”当时张屠来叫道：“我们是过往客人，迷踪失路的！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！来也！”门开处，走出一个婆婆来。三个和婆婆厮叫了，婆婆还

了礼，问道：“你三位是那里来的？”张屠道：“我三个里城中人，迷路到此。一来问路，二来问庄里有饭食回些吃。”婆婆道：“我是村庄人家，如何有饭食得卖。若过往客人到此，便吃一顿饭何妨。你们随我入来。”三个随婆婆直至草厅上木凳子上坐定：婆婆撮张桌子放在三个面前，婆婆道：“我看你们肚内饥了，一面安排饭食你们吃。你们若吃得酒时，只一家先吃碗酒。”三个道：“恁地感谢庄主！”婆婆进里面不多时，拿出一壶酒，安了三只碗；香喷喷地托出盘肉来，斟下三碗酒。婆婆道：“不比你们城市中酒好，这里酒是杜酝的，胡乱当茶。”三个因赶瘸师走得又饥又渴，不曾吃得点心，闻得肉香，三个道：“好吃！”一人吃了两碗酒。婆婆搬出饭来，三个都吃饱了。三个道：“感谢庄主，依例纳钱。”婆婆道：“些少酒饭，如何要钱！”一面收拾家生入去。三个正要谢别婆婆，求他指引出路，只见庄门外一个人走入来。三个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瘸师。张屠道：“被你这厮蒿恼了我们半日，你却在这里！”三个急下草厅来，却似鹰拿燕雀，捉住瘸师，却待要打，只见瘸师叫道：“娘娘救我则个！”那婆婆从庄里走出来，叫道：“你三个不得无礼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有事时但看我面！”下草厅来叫三个放了手，再请三个人草厅坐了。婆婆道：“我适间好意办酒食相待，如何见了我孩儿却要打他？你们好没道理！”张屠道：“罪过庄主办酒相待，我们实不知这瘸师是庄主孩儿，奈他不近道理。若不看庄主面时，打交他粉骨碎身。”婆婆道：“我孩儿做甚么了，你们要打他？”张屠、任迁、吴三郎都把早间的事对婆婆说了一遍。婆婆道：“据三位大郎说时，都是我的儿子不是。待我叫他求告了三位则个。”瘸师走到面前，婆婆道：“三位大郎且看老拙之面，饶他则个！”三人道：“告婆婆！我们也不愿与他争了，只交他送我们出去便了。”婆婆道：“且请少坐。我想你三位都是有缘的人方到得这里。既到这里，终不成只恁地回去罢了？我们都有法术，教你们一人学一件，把去终身受用。”婆婆看着瘸师道：“你只除不出去，出去便要惹事，直交三位来到这里。你有甚法术，教他三位看。”婆婆看着三个道：“我孩儿学得些剧术，对你三位施呈则个。”三个道：“感谢婆婆！”瘸师道：“请娘娘法旨！”去腰间取出个葫芦儿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葫芦儿口里倒出一道水来，众人都道：“好！”瘸师道：“我收与哥哥们看。”渐渐收那水入葫芦里去。又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放出一道火来，众人又道：“好！”瘸师又渐渐收那火入葫芦里去。张屠道：“告瘸师！肯与我这个葫芦儿么？”婆婆道：“我儿！把这个水火葫芦儿与了这个大郎。”瘸师不敢逆婆婆的意，就将这水火葫芦儿与了张屠，张屠谢了。瘸师道：“我再有一件剧术交你们看。”取出一张纸来，剪出一匹马，安在地上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那纸马通身雪白，如绵做的一般，摇一摇，立起地上，能行快走，瘸师骑上那马，喝一声，只见曳曳地从空而起。良久，那马渐渐下地，瘸师歇下马来，依然是匹纸马。瘸师道：“那个大郎要？”吴三郎道：“我要觅这个纸马儿法术则个。”瘸师就将这纸马儿与了吴三郎，吴三郎谢了。婆婆看着瘸师道：“两个大郎皆有法术了，这个大郎如何？”瘸师道：“娘娘法旨本不敢违，但恐孩儿法力低小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一个妇人走出来。

那妇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胡永儿。永儿与众人道了万福，向着婆婆道：“告娘娘！奴教这大郎一件法术，请娘娘法旨。”婆婆道：“愿观圣作。”胡永儿入去掇一条板凳出来，安在草厅前地，上永儿骑在凳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那凳子变做一只吊睛白额大虫。但见：

项短身圆耳小，眉锥白额银摊；爪蹄轻展疾如飞，跳洞如同平地。剪尾能惊獐鹿，咆哮吓杀狐狸；卞庄垦勇怎生施？子路也难当抵！

胡永儿骑着大虫，叫声：“起！”那大虫便腾空而起。喝声，“住！”那大虫渐渐地下来。喝声“疾！”只见那人虫依旧是条板凳。婆婆道：“任大郎你见么？”任迁道：“告婆婆！已见了。”婆婆道：“吾女可传这个法术与了任大郎。”胡永儿传法与任迁，任迁谢了。婆婆道：“你三人各演一遍。”三人演得都会了，婆婆道：“你三人既有了法术，我有一件事对你们说，不知你三人肯依么？”张屠道：“告婆婆！不知交我们依甚的，但说不妨。”婆婆道：“你们可牢记取，他日异时可来贝州相助，不可不来。”张屠道：“既蒙婆婆分付，他日定来贝州相助。今日乞指引一条归路回去则个。”婆婆道：“我交孩儿送你们入城中去。”瘸师道：“领法旨。”三个拜谢了婆婆，婆婆看着三人道：“我今日交孩儿暂送三位大郎回去，明日可都来莫坡寺相等，”

三人辞别了婆婆、永儿，当时瘸师引着路约行了半里，只见一座高山，瘸师与三人同上山来，瘸师道：“大郎，你们望见京城么？”张屠、吴三郎、任迁看时。见京城在咫尺之间。三人正看间，只见瘸师猛可地把三人一推，都跌下来，撒然怵觉，却在佛殿上。张屠正疑之间，只见吴三郎、任迁也醒来。张屠问道：“你两个曾见甚么来？”吴三郎道：“瘸师

教我们法术来。你的葫芦儿在也不在？”张屠摸一摸看时，有在怀里。吴三郎道：“我的纸马儿也在这里。”任迁道：“我学的是变大虫的咒语。”张屠道：“我们似梦非梦，那瘸师和婆婆并那胡永儿想都是异人，只管说他日异时可来贝州相助，不知是何意故？”三人正没做理会处，只见佛殿背后走出瘸师来，道：“你们且回去，把本事法术记得明白，明日却来寺中相等。”当时三人辞了瘸师，各自归家。

当日无话。次日吃早饭罢，三人来莫坡寺里，上佛殿来看，佛头端然不动。二人往后殿来寻婆婆和瘸师，却没寻处。张屠道：“我们回去罢！”正说之间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你们不得退心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多时了！”三个回头看时，只见佛殿背后走出来的，正是昨日的婆婆。三个见了，一齐躬身唱啼。婆婆道：“三位大郎何来甚晚？昨日传与你们的法术，可与我施逞一遍，异日好用。”张屠道：“我是本火既济葫芦儿。”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葫芦儿口内倒出一道水来。叫声：“收！”那水渐渐收入葫芦儿里去。又喝道：“疾！”只见一道火光从葫芦儿口内奔将出来。又叫声：“收！”那火渐渐收入葫芦儿里去了。张屠欢喜道：“会了！”吴三郎去怀中取出纸马儿来，放在地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一道白光从葫芦儿口内奔将出来。吴三郎骑了半晌，跳下马来，依旧是纸马。任迁去后殿掇出一条板凳来，骑在登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那凳子变做一只大虫，咆哮而走。任迁喝声：“住！”那大虫渐渐收来，依旧是条凳子。三人正逞法术之间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你们在此施逞妖法。见今官司明张榜文要捉妖人，若官司得知，须连累我！”众人听得，慌忙回转头来看时，却是一个和尚，身披烈火袈裟，耳带金环。那和尚道：“贫僧在廊下看你们多时了！”婆婆道：“吾师恕罪，我在此教他们些小法术。”和尚道：“教得他们好，便不枉了用心；教是他们不好，空劳心力。可对贫僧施逞则个。”婆婆再交三人施逞法术，三人俱各做了。婆婆道：“吾师！我三个徒弟何如！”和尚笑道：“依小僧看来，都不为好。”婆婆焦燥道：“你和尚家敢有惊人动地的本事？你会甚么法术，也做与我们看一看则个！”只见和尚伸出一只手来，放开五个指头，指头上放出五道金光，金光里现出五尊佛来！任、吴、张三个见了便拜。

三个正拜之间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这座寺乃朝廷敕建之寺，你们如何在此学金刚禅邪法？”和尚即收了金光，众人看时，却是一个道士，骑着一匹猛兽，望殿上来；见了婆婆，跳下猛兽，擎拳稽首道：“弟子特来拜揖！”婆婆道：“先生少坐！”先生与和尚拜了揖，任、吴、张三个也来与先生拜揖。先生问道：“这三位大郎皆有法术了么？”婆婆道：“有了。”先生道：“贫道也度得一个徒弟在此。”婆婆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只见先生看着猛兽道：“可收了神通！”那猛兽把头摇一摇，尾摆一摆，不见了猛兽，立起身来，却是一个人。众人大惊。婆婆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客人卜吉。卜吉与婆婆唱个喏，婆婆道：“卜吉！你因何到此？”卜吉道：“告婆婆！若不是老师张先生救得我性命时，争些儿不与婆婆相见。”婆婆问先生道：“你如何救得他？”先生道：“贫道在郑州三十里外林子里，听得有人叫：‘圣姑姑救我则个！’贫道思忖道：此乃婆婆之名，谓何有人叫唤？急赶人去看时，却见卜吉被人吊在树上，正欲谋害。贫道问起缘由，卜吉将前后事情对贫道说了，因此略施小术，救了他大难。”婆婆道：“元来如此。恁地时，先生也教得有法术了？”卜吉道：“有了。”婆婆道：“你们曾见我的法术么？”和尚并道士道：“愿观圣作。”只见婆婆去头上取下一只金钗来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变为一口宝剑，把胸前打一划，放下宝剑，双手把那皮只一拍，拍开来。众人向前看时，但见：

金钉朱户，碧瓦盈檐。交加翠柏当门，合抱青松绕殿。仙童击鼓，一群白鹤听经；玉女鸣钟，教个青猿煨药。不异蓬莱仙境，宛如紫府洞天。

众人都看了失惊道：“好！”正看之间，只听得门前发声喊，一行人从外面走入来。众人都慌道：“却怎地好？”和尚道：“你们不要慌，都随我入来！”掩映处背身藏了。

看那一行有二十余人，都腰带着弓弩，手架着鹰鹞；也有五放家，也有官身，也有私身。马上坐着一个中贵官人，来到殿前下了马，展开交椅来坐了，随从人分立两傍。元来这个中贵官叫做善王太尉，是日却不该他进内上班因此得暇，带着一行人出城来闲游戏耍。信步直来到莫坡寺中，与众人踢一回气球了，又射一回箭。赏了各人酒食，自己在殿中饮了数杯，便上马，一行人众随从自去了。

众人再来佛殿上来，婆婆道：“我只道做甚么的，却元来一行人来作乐耍子，也交我们吃他一惊。”张屠、任迁、吴三郎道：“我们认得他是中贵官，在山铁班住，唤做善王太尉，如法好善，斋僧布施。”和尚听得说，道：“看我明口去蒿恼他则个。”众人各自散

了。只因和尚要去恼善王太尉，直使得开封府三十来个眼明手快的公人，伶俐了得的观察使臣不得安迹，见了也捉他不得。恼乱了东京城，鼎沸了汴州郡。真所谓白身经纪，番为二会子之人；清秀愚人，变做金刚禅之客。正是：

只因学会妖邪法，葬送堂堂六尺躯。

毕竟和尚怎地去恼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九天玄女法多端，要学之时事豁然；

戒得贪嗔淫欲事，分明世上小神仙。

话说善王太尉，那日在城外闲游回归府中，当日无事，众人都自散了。次日，官身、私身、闲汉都来唱喏。太尉道：“昨日出城闲走了一日，今日不出去了，只在后花园安排饮酒。”交众人都休散去，且来园里看戏文耍子。元来这座花园不则一座亭子，闲玩处甚多，今日来到这座亭子，谓之四望亭，众人去那亭子里安排着太尉的饮撰，太尉独自一个坐在亭子上；上自官身、私身，下及跟随伏事的，各自去施逞本事。正饮酒之间，只听得那四望亭子的亭柱上一声响，上至太尉，下至手下的人，都吃一惊。看时，不知是甚人打这一个弹子来花园里架。太尉道：“回耐这厮，早是打在亭柱上，若打着我时，却不利害！”叫众人看是谁人打入来的？众人四下里看时，老大一个花园，周围墙垣又高，如何打得入来？正说之间，只见那弹子滚在亭子地卜，托托地跳了几跳，一似捻线儿也似团团地转，转了千百遭。太尉道：“却不作怪！”只见一声响，爆出一个小的人儿来，初时小，被凡风只一吹，渐渐长大，变做一个六尺来长的和尚，身披烈火袈裟，耳坠金环。太尉并众人见了，都吃一惊。

只见那和尚走向前来，看着太尉道：“拜揖！”太尉见了，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好个僧家，不可慢他。”抬起身来还礼，问道：“圣僧因何至此？”和尚道：“贫僧是代州雁门县五台山文殊院行脚僧，特来拜见太尉，欲求一斋。”这太尉从来敬重佛法，时常拜礼三宝，见了这般的和尚来求斋，又来得跷蹊，如何不惊喜，太尉交：“请坐。”和尚对着太尉坐了，道：“有妨太尉饮宴。”太尉命厨下一面办斋，向着和尚道：“吾师肯相伴先饮数杯酒么？”和尚道：“多感！”面前铺下一应玩器食撰等物，尽是御赐金盏、金盘。和尚道：“有心斋僧，这等小盏子如何吃得贫僧快活。”太尉见说，即时交取个大金钟子米，放在和尚面前。太尉只是盏子吃，和尚用大钟子吃。太尉交只顾斟酒，和尚也不推故，吃上十来大金钟，太尉喜欢道：“不是圣僧，如何吃得许多酒！”厨下禀道：“素食办了。”太尉道：“斋食既完，请吾师斋。”交搬将来，放在和尚面前。太尉面前些少相陪。和尚见了素食，拿起来吃，只不放下碗和箸。人尉交从人入去添来，这和尚饭来，羹来，酒来，尽数吃尽，交供给的做手脚不迭。手下人都呆了。太尉见他吃得，也呆了，道：“这个和尚必是圣僧，吃酒吃食，都不知吃去那里去了！”只见和尚放下碗和箸，手下人道：“惭愧！也有吃了的日子！”和尚道：“才饱了！”收拾过斋器，点将茶来，茶罢，和尚起身谢了太尉。太尉喜欢道：“吾师！粗斋不必致谢。敢问吾师斋罢往甚处去？”和尚道：“贫僧乃是五台山文殊院化主，长老法旨，交贫僧来募缘；文殊院山门崩损，用得三千贯钱修盖山门。贫僧今日遭际太尉，蒙赐一斋；大尉借舍得三千贯钱，成就这山门盛事，愿太尉增福延寿，广种福田。”太尉道：“这是小缘事，不知吾师几时来勾疏？”和尚道：“不必勾疏，便得更好，山门多幸。”太尉道：“吾师！我把金银与你如何？”和尚道：“把金银与贫僧，不便会买料物，若得三千贯铜钱甚好。”太尉暗笑道：“吾师！你独自一个在这里，三千贯铜钱也须得许多人搬挑！”和尚道：“告太尉！贫僧自有道理。”太尉即时叫主管开库，交官身、私身、虞候轮番去搬铜钱来，堆在亭子外地上；一伯贯一堆，共三十堆。大尉道：“吾师！三千贯铜钱在这里了，路程遥远，要使许多人夫脚钱，怎地能勾得到五台山？”和尚道：“不妨！”起身下亭子来，谢了太尉喜舍：“不须太尉费力，贫僧自有人夫搬挑去。”袖中取出一卷经来，太尉口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且看他怎地？”和尚道：“僧家佛力浩大。”自把经卷看了一遍，交一行人且开。只见那和尚眨眼把那卷经去虚空中打一撒，变成一条金桥。那和尚望空中招手叫道：“五台山众行者、火工、人夫！我向善王太尉抄化得三千贯铜钱，你众人可来搬去！”无移时，只见空中经上，众行者并火工、人夫滚滚攘攘下来，都到回望亭子下，将这三千贯铜钱驮的驮，搬的搬，交叉往复，霎时间都搬去了。和尚向前道：“感谢太尉赐了斋，又喜舍三千贯铜钱，异日如到五台山，贫僧当会众僧，撞钟击鼓，幢幡宝盖，接引太尉。贫僧归五台山去也！”和尚与太尉相辞了，也走上金桥去，渐渐地小，去得远，不见了。空中起一阵风，风过处，金桥也不见了。太尉甚是喜欢，交从人焚香礼拜，道：“小官斋僧布施五十余年，今日遇得这个圣僧罗汉！”众人都来与太尉贺喜。

当日无事，次日是上值日期，太尉早起梳洗，厅下祇应人从跟随，直到内前下轿入内来，太尉与日却来得早些个，往从待班阁子前过，遇着一个官人相揖，这官人正是开封府包待制。这包待制自从治了开封府，那一府百姓无不欢喜。因见他：

平生正直，秉性贤明。常怀忠孝之心，每存仁慈之念。户口增，田野辟，黎民颂德满街衢；词讼减，盗贱潜，父老讴歌喧市井。攀辕截镫，名标青史播千年；勒石铸碑，声振黄堂传万古。果然是慷慨文章欺李杜，贤良方正胜龚黄。

当日包待制伺候早朝，见了太尉请少坐。太尉是个正直的人，包待制是个清廉的官，彼此耳内各闻清德。虽然太尉是个中贵官，心里喜欢这包待制，包待制亦喜欢这王太尉。两个在阁子里坐下，太尉道：“凡为人在世，善恶皆有报应。”包待制道：“包某受职亦然，如包某在开封府断了多少公事，那犯事的人，必待断治，方能悔过迁善。比如太尉平常好善，不知有甚报应？”王太尉道：“且不说别事，如王某昨日在后花园内亭子上赏玩，从空中打下一个弹子，弹子内爆出一员圣僧来，口称是五台山文殊院化主，问某求斋。某斋了他，又问某化三千贯铜钱，不使一个人搬去，把一卷经从空中打一撒，化成一座金桥，叫下五台山行者、火工、人夫，无片时都搬了去，和尚也上金桥去了。凡间岂无诸佛罗汉！”包待制见了说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这件事又作怪！”渐渐天晓，文武俱入内朝罢，百官各自回了衙门。

包待制回府，不来打断公事，问当日听差应捕人役是谁，只见阶下一人唱喏，却是缉捕使臣温殿直。大尹道：“今日早朝间在待班阁子里坐，见善王太尉说，昨日他在后花园亭子上饮酒，外面打一个弹子入来，弹子里爆出一个和尚，口称是五台山文殊院募缘僧，抄化他三千贯铜钱去了。那太尉道他是圣僧罗汉，我想他既是圣僧罗汉，要钱何用？据我见识，必是妖僧。见今郑州知州被妖人张鸾、卜吉所示，出榜捉拿，至今未获。怎么京城禁地容得这般妖人。”指着温殿直道：“你即今就要捉这妖僧赴厅见我。”

温殿直只得应喏。领了台旨，出府门，由甘泉坊迳入使臣房，来厅上坐定。两边摆着做公的众人，见温殿直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低着头不则声，内有一个做公的，常时温殿直最喜他。其人姓冉名贵，叫做冉士宿；一只眼常闭，天下世界上人做不得的事，他便做得，与温殿直捉了许多疑难公事，因此温殿直喜他。当时冉贵向前道：“告长官，不知有甚事，恁地烦恼？”温殿直道：“冉大！说起来交你也烦恼。却才大尹叫我上厅去，说早朝时白铁班善王太尉说道：昨日在后花园亭子上饮酒，见外面打一个弹子入来，爆出一个和尚，同善王太尉布施了三千贯铜钱去。善王太尉说他是圣僧罗汉。大尹道：他既是圣僧罗汉，如何要钱？必然是个妖僧，限我今日要捉这个和尚。我想他觅了三千贯铜钱，自往他州外府去了，交我去那里捉他？包大尹又不比别的官员，且是难伏事，只得应成了出来，终不成和尚自家来出首？没设计奈何，因此烦恼。”冉贵道：“这件事何难，于今分付许多做公的，各自用心分路去绕京城二十八门去捉，若是迟了，只怕他分散去了。”温殿直道：“说得有理，你年纪大，终是有见识。”看着做公的道：“你们分头去干办，各要用心！”众人应允去了。温殿直自带着冉贵和两个了得心腹人，也出使臣房，离了甘泉坊，奔东京大路来。温殿直用暖帽遮了脸，冉贵扮做当直的模样，眼也不闭，看那往来的人。茶坊、酒店内略有些叉色的人，即便去挨查审问。温殿直对冉贵说道：“他投东洋大海中去，那里去寻？”冉贵道：“观察不要输了志气，走到晚却又理会。”两个走到相国寺前，只见靠墙边簇拥着一伙人在那里。冉贵道：“观察少等，待我去看一看。”踮起脚来，人丛里见一二伯人中间围着一个，头上裹顶头巾，带一朵罗帛做的牡丹花，脑后盆来大一对金环，曳着半衣，系条绣裹肚，着一双多耳麻鞋，露出一身锦片也似文字，后面插一条银枪，竖几面落旗几，放一对金漆竹笼。却是一个行法的，引着这一丛人在那里看。

元来这个人在京有名，叫做杜七圣。那杜七圣拱着手道：“我是东京人氏，这里是诸路军州官员客旅往来去处，有认得杜七圣的，有不认得杜七圣的，不识也闻名。年年上朝东岳，与人赌赛，只是夺头筹。有人问道：杜七圣！你会甚本事？我道：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。天之上，地之下，除了我师父，不曾撞见个对手与我斗这家法术！”回头叫声：“寿寿我儿，你出来！”看那小厮脱剥了上截衣服，玉碾也似白肉。那伙人喝声采道：“好个孩儿！”杜七圣道：“我在东京上上下下，有几个一年也有曾见的，也有不曾见的。我这家法术，是祖师留下，焰火炖油，热锅口[假字]去换火旁]碗，唤做续头法。把我孩儿卧在凳上，用刀剖下头来，把这布袱来盖了，依先接上这孩儿的头。众位看官在此，先交我卖了这一伯道符，然后施逞自家法术。我这符只要卖五个铜钱一道！”打起锣儿来，那看的人时时刻刻挨挤不开。约有二三伯人，只卖得四十道符。杜七圣焦燥不卖得符，看着一伙人道：“莫不众位看官中有会事的，敢下场来斗法么？”问了三声，又问三声，没人下来。杜七圣道：“我这家法术，交孩儿卧在板凳上，作法念了咒语，却像睡着的一般。”正要施逞法术解数，却恨人丛里一个和尚会得这家法术，因见他出了大言，被和尚先念了咒，道声：“疾！”

”把孩儿的魂魄先收了，安在衣裳袖里。看见对门有一个面店，和尚道：“我正肚饥，且去吃碗面了来，却还他儿子的魂魄未迟！”和尚主人面店楼上，靠着街窗，看着杜七圣坐了。过卖的来放下箸子，铺下小菜，问了面，自下去了。和尚把孩儿的魂魄取出来，用碟儿盖了，安在棹子上，一边自等面吃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杜七圣念了咒，拿起刀来剝那孩儿的头落了，看的人越多了。杜七圣放下刀，把卧单来盖了，提起符来去那孩儿身上盘几遭，念了咒，杜七圣道：“看官！休怪我久占独角案，此舟过去想无舟。逞了这家法，卖一这伯道符！”双手揭起被单来看时，只见孩儿的头接不上。众人发声喊道：“每常揭起卧单，那孩儿便跳起来。今日接不上，决撒了！”杜七圣慌忙再把卧单来盖定，用言语瞒着那看人道：“看官只道容易，管取这番接上！”再叩齿作法，念咒语，揭起卧单来看时，又接不上。杜七圣慌了，看着那着的人道：“众位看官在上！道路虽然各别，养家总是一般。只因家火相逼，适间言语不到处，望看官们恕罪则个！这番交我接了头，下来吃杯酒。四海之内，皆相识也！”杜七圣伏罪道：“不是我不是了，这番接上了。”只顾口中念咒，揭起卧单看时，又接不上。杜七圣焦燥道：“你交我孩儿接不上头，我又求告你，再三认自己的不是，要你饶恕，你却直恁地无礼！”便去后面笼儿里取出一个纸包儿来，就打开撮出一颗葫芦子，去那地上把土来掘松了，把那颗葫芦子埋在地下。口中念念有词，喷上一田水，喝声：“疾！”可霎作怪！只见地下生出一条藤儿来，渐渐的长大，便生枝叶，然后开花，便见花谢，结一个小葫芦儿。一伙人见了，都喝采道：“好！”杜七圣把那葫芦儿摘下来，左手提着葫芦儿，右手拿着刀，道：“你先不近道理，收了我孩儿的魂魄，交我接不上头，你也休要在世上活了！”看着葫芦儿，拦腰一刀，剝下半个葫芦儿来。却说那和尚在楼上拿起面来却待要吃，只见那和尚的头从腔子上骨碌碌滚将下来，一楼上吃面的人都吃一惊；小胆的丢了面，跑下楼去了，大胆的立住了脚看。只见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箸，起身去那楼板上摸一摸，摸着了头，双手捉住两只耳朵，掇那头安在腔子上，安得端正，把手去摸一摸。和尚道：“我只顾吃面，忘还了他的儿子魂魄。”伸手去揭起碟儿来。这里却好揭得起碟儿，那里杜七圣的孩儿早跳起来。看的人发声喊。杜七圣道：“我从来行这家法术，今日撞着师父！”

却说面店里吃面的人，沸沸他说出来，有多口的与杜七圣说道：“破了你法的，却是面店楼上一个和尚。”内中有温殿直和冉贵在那里，听得这话，冉贵道：“观察！这和尚莫不便是骗了善王太尉铜钱的么？”温殿直道：“莫交不是。”冉贵道：“见兔不放鹰，岂可空过？”冉贵把那头巾只一掀，招一行做公的，大喊一声。都抢入面店里来。见那和尚正走下楼，众人都去捉那和尚，那和尚用手一指，有分交：鼎沸了东京城，大闹了开封府。恼得做公的看了妖僧捉他不得；惹出一个贪财的后生来，死于非命。正是：

只因酒色财和气，断送堂堂六尺躯。

毕竟当下捉得和尚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为人本分守清贫，非义之财不可亲；

飞蛾投火身须丧，蝙蝠遭竿命被坑。

温殿直带着一行做公的抢入面店里，只见和尚下楼来，温殿直便把铁鞭一指，交做公的捉这和尚。那和尚见人来捉，用手一指，可霎作怪！柜上主人，攥掇的小博士，并店里吃面的许多人，都变做和尚；温殿直与做公的也是和尚。若干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呆了。做公的看了，不知捉那个是得。面店里热闹一场，吃面的都自散了。温殿直看那主人家并众人，依旧面貌一般，看那店里不见了和尚。温殿直即时交做公的分头去赶；发报子到各门上去，如有和尚出门，便交捉住。

即时温殿直回府，正值大尹晚衙升厅打断公事。温殿直当厅唱喏，龙图大尹道：“我要你捉拿妖僧，事体若何？”温殿直禀覆道：“使臣领相公台旨，缉捕弹子和尚。适来大相国寺前见一个行法的，叫做杜七圣，一刀剃下了孩儿的头；对门面店楼上有和尚，把那孩儿的魂魄来收了，交他接不上头。杜七圣不胜焦燥，就地上种出一个葫芦儿来，把葫芦儿一刀剃下半个，那面店楼上吃面的和尚便滚下头来。和尚去楼板上摸那头来按上了，下面孩儿的头也接上了。使臣见这般作怪，交人去捉。只见那和尚把手一指，店里人都变做和尚，连使臣并手下做公的也变做和尚，交使臣没做道理处。告相公，这等妖人，实难捕捉出赐相公麾下。”龙图大尹道：“我乃开封一府之主，似此妖人在国之内，恐生别事，朝廷见罪于我。”即时分付该吏写押傍文，各门张挂。一应诸处庵观寺院人等，若有拿获弹子和尚者，官给赏钱一千贯。如有容留来历不明僧人，及窝藏隐匿不首者，邻佑一体连坐。因此京城内外说得沸沸的。

却说东京市心里，有一个卖青果的李二哥，夫妻两口儿在客店里住，方才害病了起来，没本钱做买卖，出来求见相识们，要借三二伯文钱做盘缠。当日出去借不得，归东闷闷不已。浑家道：“二哥！你今日出去借钱如何？”李二道：“好交你得知，今日出去借不得钱。街上人闹哄哄地，经纪人都做不得买卖。说昨日一个和尚，在面店楼上吃面，只见他的头骨碌碌滚落地来，他把手去摸着头，双手捉住耳朵安在腔子上，依旧接好了。做公的见他作怪，一齐去捉他，被那和尚用手一指，满店里人都变做了和尚一般模样。如今开封府出一千贯赏钱，要捉这和尚。元来这和尚三五日前曾骗了善王太尉三千贯铜钱，叫做弹子和尚。”浑家道：“二哥！真个有这话么？”李二道：“我方才看了榜来，为何与你说谎！”浑家道：“二呀！我如今和你没饭得吃，若有采时，捉得这个和尚，请得一千贯钱来把我们做买卖，却不足好？”李二道：“胡说！官府得知不是耍处。”浑家道：“我包你请得一千贯钱便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你怎地交我请得一千贯钱？”浑家道：“二哥！好交你得知，这和尚不在别处，远便十万八千里，近便只在目前。”李二道：“在那里？”浑家道：“在间壁房里。”李二道：“你见他甚么破绽来？”浑家道：“间壁这个和尚，来这里住有三个月了，不曾见他出去抄化，也不曾见他与别人看经。每日睡到吃饭前后才起来出去，未到黄昏后吃得醉醺醺地归来。我半月前，因吃了些冷物事，脾胃不好，肚疼了，要去后，怕房里窄狭有臭气，只得去店后面去上坑，却打从他房门前过，那时有已牌时候，只见他房里闪出些灯光来。我道这早晚兀自有灯，望破壁里张一张时，只见那和尚睡在床上，浑身迸出火来。和尚把头抬一抬，离床直顶着屋梁，唬得我不敢东厕上去，便归房里来了。这和尚必然就是妖僧！”李二道：“这事实么？”浑家道：“我与你说甚么脱空！”李二道：“你且低声，不要走漏了消息！”分付了浑家，出门一地里逢到使臣房来，却又不肯入去，只在门前走来走去。做公的看见，喝声道：“李二！你有甚事，不住在此走来走去？”李二道：“告上下！男女有件机密事，将来见观察。”做公的应道：“你在门首伺候，待我禀过方可入去。”

适值温殿直正在厅上，做公的禀道：“告观察！卖果子的李二在门外走来走去，我问了他，他道有机密事要见观察。”温殿直道：“叫他入来。”做公的出来，引李二到厅下，唱了喏。温殿直见了，不敢惊他，笑吟吟地问道：“李二哥！有甚事来见我？”李二道：“告观察！男女近日因病了，不曾做得道路。早间出来干些闲事，只见张挂榜文，男女也识几个字，见写着出一千贯赏钱捉妖僧。归去和浑家说，浑家道：‘隔壁歇的和尚是妖僧。’”温殿直不敢大惊小怪，笑着道：“李二哥！这件事却要仔细，你夫妻两个见他甚么破绽来？”李二把浑家的言语说了一遍。温殿直道：“这事却要实落，你去补一纸首状来。”李二应了

出来，央做公的草了稿儿，讨一张纸，亲笔誊了真，入来当厅递了。温殿直道：“如今这和和尚在店里么？”李二道：“每日子饭后出外，到黄昏便归。”温殿直道：“你且在这里坐下，待我交人去买些酒来与你吃。”不多时买将酒来，交李二吃了。温殿直叫过做公的来，交李二做眼，带一行人离了使臣房，取路来客店左侧一个开茶坊的铺里坐了。交李二走来走去，去看那和尚。

当日未有黄昏时候，只见那和尚吃得醉醺醺地，踉踉跄跄撞将来。李二慌忙入茶坊里见温殿直道：“告观察，和尚来了！”却好和尚走到茶坊门前，温殿直指着一行做公的道：“捉这妖僧！”众人发声喊，正似皂[周鸟]追紫燕，猛虎啖羊羔；一发都上，把那和尚横拖倒拽，把条麻索绑缚了。众人前后簇拥，押着逢奔甘泉坊使臣房里来。温殿直道：“惭愧！干办得这场公事，且交龙图相公安心。”众人把那和尚捆缚做馄饨儿一般，那和尚醉了不醒，[鼻句][鼻句]地睡着。温殿直即时进府，申覆大尹道：“妖僧已拿下了。本合押赴厅前，因这和尚大醉不省人事，见在使臣房里。禀领相公台旨。”龙图大尹见说，交且牢固看守，待来日早衙解来。温殿直出府到使臣房里看那和尚酒还未醒，分付众做公的小心看守。却说那和尚到半夜酒醒，觉道好不自在，开眼看见灯烛照耀如同白日，两边坐着都是做公的。和尚问道：“这是那里？”做公的道：“这是使臣房里。”和尚吃惊道：“贫僧做甚么罪过，将我来缚在这里？”众做公的情知这和和尚是个妖僧，不敢恶他。内中有一个年纪老成的做公的道：“和尚！你不要错怪我们，这是我们的职事。我们家中各有老小，不去惹空头祸。因你客店里隔壁卖果子的李二说，你住了三个月，不曾与人看经，又不去抄化，每日吃得醉醺醺地。说你来历不明，因此我们来捉你。”和尚道：“我自官员府院宅里斋我，这也不干他事。”公的道：“和尚！没奈何，等到天明，你自去大尹面前和李二分辩。”将有五更，温殿直交做公的簇拥着和尚入开封府的廊下伺候。大尹升厅，四司六局立在厅前：只见大尹出来，公座甚是次第；一似水晶灯笼，却如照天腊烛。皂隶喝：“低声！”温殿直押那和尚到厅下，唱了啼。大尹看了李二的首状，看着和尚焦燥道：“叵耐你出家为僧，不守本分，辄敢惑骗人钱财！”交狱卒取面长枷来，把和尚枷了，叫两个有气力的狱卒过来。”与我把这和尚先打一伯棍，却再审问他！”狱卒唱了喏，将和尚腿上打不得两三棍，众人发声喊，门子喝：“低声！”喝他们不住。大尹见枷窟里不见了和尚，却缚着一把芭帚。大尹道：“怎有这般妖人，方寸捉那和尚枷在这里，却如何是把芭帚？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府衙门处有人发喊，大尹惊问：“有甚事？”把门的来报道：“告相公！有一僧人在门外拍手大笑道：‘好个包龙图，无奈何我贫僧处！’”包大尹听得说，大怒道：“这厮敢如此无礼！”即时交人下手去捉：“这番捉着妖僧，依例赏钱一千贯。”当时做公的奔出府门，逢来捉这妖僧。和尚见人来捉他，连忙走到街市上，不慌不忙，摆着褊衫袖子去了。做公的见了，紧赶他紧走，慢赶他慢走，不赶他不走。做公的赶得没气力了，立住了脚；只争得十数步，只是赴他不看。众人将赶到相国寺前，那和尚在延安桥上，望见众人赶来，和尚连忙走入相国寺山门去了。

温殿直道：“这和尚走了死路，好歹被我们捉了。”分付一半做公的围住了前后寺门，一半向佛殿两廊分头赶捉。只见本寺长老出来与温殿直相见了，道：“告观察！本寺是朝廷香火院，观察为甚事，将着一行人，手执器械来寺中大惊小怪？”温殿直道：“我奉大尹相公台旨，赶捉一个妖僧到你寺中，你莫隐藏了，会事的即便缚将出来。”长老道：“敝寺有百十众僧，都是有度牒的。但有挂搭僧到寺中，知客不曾敢留过夜，若是观察赶到寺中，必然认得此僧，何不便捷了，却来这里讨人？”温殿直道：“这妖僧骗了善三太尉三千贯钱，蒿恼得一府人不得安迹。若不送出来时，我禀过大尹，交你寺中受累！”唬得长老慌了，道：“告观察！本寺僧都是明白的，不是妖僧。若不信时，都叫出来交观察一一点过。”温殿直道：“最好！”长老即时鸣钟聚集本寺百来僧众，交温殿直点视。温殿直同做公的看时，都叫不是。温殿直道：“长老！我亲自赶入你寺里来，如何便不见了？须是交我们搜一搜一看！”长老道：“贫僧引路，交观察搜便了。”从僧房里到厨下，净头，库堂，都搜不见。转身到佛殿上，见塑着一尊六神佛，三个头一似三座青山，六只臂膊一似六条峻岭，托着六件法宝。温殿直道：“寺内不塑佛象，却缘何塑那吒太子？”长老道：“那吒太子是不动尊王佛，以善恶化人。”温殿直与众人见殿上空荡荡地，只见那吒。一行啊人正出殿门，只听得佛殿上有人叫道：“温殿直！包大尹交你来捉贫僧，见了贫僧如何不捉？”温殿直与众人回头看时，却是那那吒太子则声。众人看那那吒，泥龕塑就，五彩妆成，约有一丈五尺来高；六只臂膊早早地动，三颗头中间这颗头张开口，血泼泼地露出四个獠牙，叫道：“温殿直！你来捉我去！”唬得长老和众人大惊，道：“作怪！作怪？”众人要来捉那吒，却又是泥塑的，如何捉得他去！那那吒又叫道：“怎的不交人来捉我去？”众人商议道：“莫不是泥塑的那吒成了器，出来恼人么？如今去禀覆大尹，须把那吒来打坏了，便不出来恼人。”

子，惊动了满城军民，都道：“这和尚却也利害，这个人如何得下来？”

却说当坊巡军，飞也似来报包大尹。包大尹即时坐轿来到相国寺里，下轿，排开交椅，坐在殿前，抬起头来看时，见李二坐在幡竿顶上凳子上，高声叫救人。包大尹寻思没个道理救他下来，交叫他妻子来问他。李二嫂向前拜了，包大尹问道：“你丈夫为何缘故得在上头？可对我实说。”李二嫂把和尚投斋泼火的事，道人敷药的话，一一说了。包大尹道：“叵耐妖僧恁般无理，若今次捉住，断然不与干休！”说由未了，佛殿上一壁厢走出一个和尚来，到大尹面前唱个喏。包大尹睁着眼问道：“和尚！你有甚事来见找？”和尚道：“贫僧有个道理交李二下来。”包大尹道：“吾师若救得李二下来，当以斋供相谢。”只见这和尚轻轻地溜上幡竿，双手抱着李二，高叫道：“包龙图！你是清正的官，我贫僧不敢来恼你，我自问善王太尉化得三千贯钱，干你甚事，你却要来捉我？我无可报答你，还你一个李二！”从空中把李二直擻下来。众人发声喊，看那李二时，正是：

身如五鼓[口卸]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！

毕竟李二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妖邪法术果通灵，赛过仙家智略深；

且看永儿泥腊烛，黄昏直点到天明。

这李二不合为这一千贯钱首告那和尚，既得了赏钱做资本开个果子店，和尚来投斋，理合将恩报恩，反把言语来恶了他。当日被那和尚从幡竿顶上直撵下来，正在包龙图面前。龙图看时，只见李二头在下，脚在上，把头直撞入腔子里去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！李二嫂大哭起来，免不得交人扛抬尸首出去殡殓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和尚在幡竿顶上凳子高处坐着，看的人，人山人海，越多了。许多人喧嚷起来，手下人禁约不住。龙图看了，没个意志捉他。待要使刀斧砍断这幡竿，诸处寺院里幡竿都是木头做的，惟有这相国寺幡竿是铜铸的，不知当初怎地铸得这十丈长的。原来相国寺里有三件胜迹：佛殿前一口井，有三十丈深，头发打成的索子，黑漆吊桶，朱红字写着“大相国寺公用”。忽一日断了索子，没寻吊桶处。以后有人泛海回来，到相国寺说道：“我为客在东洋大海船上，只见水面上浮着一个吊桶，水手捞起来看时，朱红字写着‘大相国寺公用’。正看之间，风浪大作，几乎覆船。随即许了送还吊桶，风浪即时平息。因此来还吊桶愿心。”方知那口井直通着东洋大海。相国寺门前有条桥，叫做延安桥。在桥上看着那座寺如在井一般，及至佛殿上看着那条桥，比寺基又低十数丈。并这条幡竿是铜铸的，截不得，锯不得。共是三件胜迹。只见那和尚在幡竿顶上将言语调戏着包大尹，包大尹甚是焦燥，没奈何上他处。猛然思量得，交去营中唤一伯名弓弩手来，听差的即时叫到。包大尹交围了幡竿谢他去，那弓弩手内中，有射好的，射到和尚身边，和尚将褊衫袖子遮了。包大尹正没做理会处，只见一个道人，来参见龙图相公。包大尹见了，问道：“先生有何见谕？”道人道：“贫道见妖僧恼人，特来献一计捉他。”包大尹道：“先生有何道理？”道人道：“他是妖僧，可将猪羊二血，马尿，大蒜，蘸在箭头上射去，那妖僧的邪法便使不得了。”说罢，长揖而去。包大尹命取猪羊二血及马尿、大蒜，手下人分投取来，包大尹交将来搅和了，交一伯弓弩手蘸在箭头上，一声梆子响，众弯齐发。不射时万事俱休，一伯箭齐射上去，只见寺内寺外有一二千人发声喊，见这和尚从虚空中连凳子跌将下来。众人都道：“这和尚不死也残疾了。”那佛殿西边却有一水池，这和尚不偏、不侧、不歪、不斜跌在水池里。众做公的即时拖扯起来，就池子边将一桶猪羊血望和尚光头上便浇，把条索子绑缚了。包大尹便坐轿出府升厅，交押那和尚过来当面。包大尹道：“叵耐你这妖僧，敢来帝辇之下使妖术搅害军民，今日被吾捉获，有何理说？”叫取第一等枷过来，将和尚枷了，交押下右军巡院，勘问乡贯、姓氏。恐有余党，须要审究明白。一并拿治。大尹分付了，自去歇息。

这和尚满身都是尿血糖住了，使不得妖法，被一行做公的押出府门，到右军巡院里，将大尹的话对推官说了。推官道：“我奉大尹台旨，勘问你这妖僧踪迹。你必然有寺院安歇，同行共有几人？却也好，问你不得！”交狱卒拖翻拷打，狱卒把和尚两脚吊在枷稍上，且显挣揣不得，着实打了三伯棍子。和尚不则一声，也不叫疼，推官低头仔细看时，只见和尚[鼻句][鼻句]地睡着。推官道：“却不作怪！”交狱卒且监在狱中，少停再带出来勘问，一日三次拷打，狱卒打得无气力，这和尚一如无物，只是不则声；若打他时，他便睡着了。推官勘问了十来日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来禀龙图道：“蒙台旨勘问妖僧，今经数日，每日三次拷打，但打时便睡着了。这般妖僧，实难勘问，若停留狱中，恐有后患。谨取台旨。”包大尹道：“似此妖僧，停留则甚？”即时文书下来，将妖僧拟定条法，推出市曹处斩。推官交押那和尚出来，逢奔市曹，犯由牌上写道：“不合故杀李二，又不合于东京兴妖作怪，扰害军民。依律处斩犯人一名弹子和尚。”京城内外住的人，听得说出妖僧，经纪人不做买卖都来看。只见犯由牌前引，棍棒后随，刽子手押着妖僧。离了右军巡院，看的人挨挤不开。

且说一行人押那和尚，看看来到中心里不远，和尚立住了脚。刽子手道：“前头去做好人，如何不行？”和尚道：“众位在上！贫僧一时不合搅扰大尹，有此果报。告上下！前面酒店里有酒，讨一碗与贫僧吃了弃世也罢！”刽子手没奈何，只得会酒店里讨了一碗酒，把木杓盛了交他吃。和尚将口去木杓内吃了大半，众人拥着了行。将次到法场上，元来和尚噙着一口酒，望空一喷，只见青天白日，风雨不知从何处而来。一阵风起，黑气罩了法场，瓦石从人头上打将来，看的人都走了。不多时风过，黑气散了，狱卒、刽子手并监斩官一行人看那和尚时，进断了索子不见了，四下里搜寻却没有。上至监斩官，下至狱卒、刽子手都烦恼：“走了这和尚，恐怕大尹见罪，我们这一行人都要受苦！”免不得回开封府报知大尹。

龙图闻报，即时升厅。监斩官带着一行人请罪。此时龙图明知道妖人出现，朝廷要动刀兵，不肯交人胡乱吃官事，发放一行人自去。星夜写表申奏朝廷，交就小时还好治理，若日久妖人聚得多对，恐难剿捕。朝廷降下圣旨，遍行诸路乡村巡检，可用心缉访剿捕。

文书行到河北贝州，州衙前悬挂榜文，那个去处总是热闹。有一个妇人带着孝，手内提个篮儿，在州衙前走来走去五七遭。这妇人若还生得不好时，也没有跟着看；他不十分打扮，大有颜色。到处有这般闲汉，问道：“姐姐！我见你走来走去有五七遭，为着甚事？”妇人道：“实不相瞒哥哥说，媳妇因死了丈夫，无可度日，有一件本事要卖二五伯钱，把来做盘缠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姐姐！你有甚本事得卖？”妇人道：“无甚空地，卖不得，若有个空地才好卖。”那人与他赶起了吹的扑的道：“这里好，也曾有人在这里打野火儿过。在这里做好。”那妇人盘膝在地上坐了，看的人一来看见这妇人生得好，二来见妇人打野火儿过的，便有二三十人围住着，都道：“不知他卖甚么？”只见妇人去篮里取出一只碗来，看着一伙人道：“众位在上！媳妇不是路岐，也不会卖药打卦，因死了丈夫，无计奈何，只得自出来赚三二十文钱使。那个哥哥替找将碗去讨碗水来？”有个小厮道：“我替你去讨！”不多时，讨将一碗水来。看的人道：“不知他卖甚东西，讨水何用？”妇人揭起篮儿，明晃晃拿出一把刀来。看的人道：“莫不这妇人会行法？”只见妇人把刀尖去地上掘些土起来，搜得松松地，倾下半碗水在土内，用水和成一块。篮内取几条竹棒儿出来，捏一块泥，把一条竹棒儿捏成一枝腊烛安在地上。又捏一块泥，再把一条竹棒儿捏成一枝腊烛。霎时间做了十枝来枝，都安在地上。看的人相挨相挤，冷笑道：“没来由！我们倒吃这妇人家耍了。引了这半日，又没甚花巧；烈烈缺缺的捏这几枝泥脂烛，要他何用！”有的人道：“你们且闭嘴！看他必有个道理。”只见妇人将剩的半碗水洗了手，揩干净了，看着一伙人道：“媳妇因无了丈夫，无可度口，不敢贪多，只要卖三文钱一枝，这里十枝，要卖三十文足钱。每一枝烛，就上灯前点起，直点到天明。”看的人都笑道：“这姐姐把我贝州人取笑！泥做的腊烛，方才做的兀自未干，如何点得着？分明是取笑人！”没个人来买。妇人见没人来买，又道：“你贝州人好不信事，只道媳妇脱空骗你三文钱！那个哥哥替我取些火来？”有一个没安死尸处专一帮闲的沈待诏，替他去茶坊里讨些火种，把与妇人。那归人去篮儿内取出一片硫黄发烛儿，在火上淬着，去泥腊烛上从头点着。一伙看的人都喝采道：“好妙剧术！一枝湿的泥腊烛便点得着，又只要得三文钱一支，那里不使了三文钱！”有好事的取三文钱把与妇人，妇人收了钱，拿一枝过来，吹灭了递与买的。霎时间十枝烛都卖了。妇人抬起身来，收拾了刀和碗入篮内，与众人道个万福，便去了。

到明日，妇人又来空地上来，人都簇着了看。妇人道：“昨日生受卖得三十文钱，过了一日。今日又来相恼。”众人道：“真个作怪！昨日三文钱买了一枝泥腊烛，却好点了一夜。比点灯又明亮，倒省了十文钱油！”妇人在场子上讨些水，掘些泥，又做十枝泥腊烛，众人道：“不须点了。”都争着买了去。妇人又卖得三十文钱，自收拾去了。已后逐日来卖，做不落手便有人买去了。每日只卖十枝。卖了半个月，闹动了贝州一州人，都说道：“有一个妇人在州衙前卖泥腊烛，且是耐点，又明亮。”

当日这妇人正摊场，做得一半，州衙里走出一个人来，众人看时，却是个有请有分的人，姓王名则，见做本衙排军。是日五更入衙画卯，干办完了执事出来，见州衙前一伙人围昔了看。王则掂起脚来望一望，见一个着孝的妇人坐在地上。仔细看那妇人时，但见：

身穿縗索，腰系孝裙。不施脂粉，自然体态妖娆；懒染铅华，生定天姿秀丽。云鬓半整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；星眼含情，有闭月羞花之貌。恰似嫦娥离月殿，浑如织女下瑶池。

王则便问跟随的人道：“这妇人在此做甚的？”跟随人道：“告都排，这妇人在此卖泥腊烛。”王则道：“我日逐在官府忙，也听得说多日了，道是一个妇人卖泥腊烛。我那一般当官执事的人说，他曾买来点，且是明亮。我便是问，怎地唤做泥腊烛？”跟随人道：“说起来且是惊人。那妇人在地上掘起泥来，把水和了，捏在竹棒上，似腊烛一般，淬着灯便点着。从上灯时点起，直点到天明。”王则听了，心里思忖道：“却也作怪！我从来好些剧法，这一件却又惊人。”乃挨身入人丛中，看那妇人都做完了，把水洗了手，道：“我这腊烛卖三文钱一枝。”人人都争抢要买，王则道：“且住，你们都不要买！”人都认得王则是王则，他叫声不要买，人都不敢买。妇人抬起头来，看见王则，便起身来叫声万福，王则还了礼。王则道：“你把泥来做腊烛，如何点得着？”妇人道：“都排在上！媳妇在此卖了半个月日了，若点不着时，人却不来问我买。每日做十枝，只是没得卖。”王则道：“不要耍我。”扯起衣襟，在便袋内取出三十文钱，都买了。归人将腊烛递与王则，王则道：“且住！买将去点不着时，枉费了钱。不是我不信事，真个不曾见；且点一枝交我看看。”妇

人道：“这个容易，都排交人去讨火种来。”王则交跟随的去讨个火种，递与妇人。妇人炙着发烛儿，将十枝泥腊烛都点与王则看，王则看了喝采道：“好！果然真个惊人！这十枝腊烛我又不不要，你们要的都拿了去。”众人都拿了去。妇人起身收拾了刀碗，安在篮里，向众人道个万福，自去了。

王则打发了跟随人先回，自己信步随着那妇人。王则口里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这妇人不是我贝州人，想是在草市里住的，且随到他家，用些钱学得这件法术也好。”只见那妇人出了西门，过了草市，只愿行去。王则道：“这妇人既不在草市里，不知在那里住？”又行了十来里，不认得这个去处。王则道：“这妇人是个跷蹊作怪的人！我且回去，待明日看那妇人来卖时，问他住处便了。转身却待取路回来，看时，不是来时的旧路。只见漫天峭壁峰峦，高山当往来路，归去不得，又没人行走。正慌之间，只见那妇人在前头高声叫道：“王都排！不容易得你到这里，如何便要回去？”唬得王则战战兢兢，向前道：“娘子！你是谁？”妇人道：“都排！圣姑姑使我来请你议论大事，你不要疑忌，我和你同去则个。”王则道：“却不作怪？”欲要回去，叵耐迷失了路，只得且随他去。同行入松林里，良久转过林子，见一座庄院。王则问道：“这里是甚么去处？”妇人道：“这里是圣姑姑所在，等都排久矣。”王则到得庄前，庄里走出两个青衣女童来，叫道：“此位是王都排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便是。”青衣女童道：“仙姑等你久矣！”引着王则逢到厅下，禀道：“王都排请到厅下！”王则见一个婆婆头戴星冠，身穿鹤氅，坐在厅上。妇人道：“此乃仙姑，何不施礼？”王则就厅下参拜了。仙姑交请王则上厅，三位坐定，交点茶来，茶罢，仙姑交女童置酒管待王都排。王则心局志气，甚是欢喜，对仙姑道：“王则有缘，今日得遇仙姑，不知仙姑有何见教？”仙姑道：“且一面饮酒，与你商议。如今气数到了，你上应天数，合与发迹。河北三十六州，有分交你独霸。”王则道：“仙姑莫出此言，官中耳目较近，王则是贝州一个军健，岂敢为三十六州之主？”仙姑道：“你若无这福分时，我须不着人来请你。只恐你错过了机会，可惜了。更有一事，恐你只身无人相助成事。”指着卖泥腊烛的妇人道：“吾有此女，小字永儿，尚是女身，与你是五伯年姻眷；今嫁此女与你为妻，助你成事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王则心中不胜欢喜，思忖道：“我的浑家去年死了，今日仙姑把这美妇人与我，岂不缘奇遇。”王则道：“感谢仙姑厚意，焉敢推阻。王则数年前遇着一个异人，也曾说道我日后必然发迹，替我背上刺一个‘福’字。今日蒙仙姑抬举，果应其言。只是一件，叵耐贝州知州，央及王则取办一应金银彩帛物件，俱不肯还铺行钱钞，害尽诸行百业，那一个不怨恨唾骂。近日本州两营官军，过了三个月，要关支一个月请受，他也不肯。欲待与他争竞，他朝中势力大，和他争竞不得。与王则一般一辈的人，不知吃他苦害了多少。我们要祛除一个虐民官，尚且无力量，如何干得大事？”仙姑笑道：“你独自一个，如何行得？必须仗你的浑家，他手下有十万人马相助你，你须反得成。”王则笑道：“我闻行军一日，日费千金；暂歇暂停，江湖绝流。若有这许多军马，须用若干粮食草料。庄院能有多少大，这十万人马安在那里？”仙姑笑道：“我这里人马不用粮草，亦不须屯扎。有急用使用，不用便收了。”王则道：“恁地时却好！”仙姑道：“我且交你看我的人马则个。”仙姑交永儿入去掇出两只小笼儿来，一笼儿是豆，一笼儿是剪的稻草。永儿撮一把豆，撮一把稻草，把来一撒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就变做二伯来骑军马在厅前。王则看了，喝采道：“既有这剪草为马，撒豆成兵的本事，何忧大事不成！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庄外有人高声叫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好做作！官司见今出榜捕捉妖人，你们却在此剪草为马，撒豆成兵，侍要举事谋反！”唬得王则大惊，如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来。真所谓机谋未就，怎知窗外人听；计策才施，却早萧墙祸起。正是：

会施天上无穷计，难避隔窗人窃听。

毕竟那里来的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人言左道非真术，只恐其中未得传；

若是得传心地正，何须方外学神仙。

那王则正在草厅上看军马，说话之间，只听得有人高叫道：“你们在此举事谋反么？”王则惊得心慌胆落。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人，生得清奇古怪，头戴铁冠，脚穿草履，身上着皂沿绯袍，面如口[口巽]血，自似怪星，骑着一匹大虫，迳入庄来。仙姑道：“张先生！我与王都排在此议事，你来便来，何须大惊小怪。”先生跳下大虫，喝声：“退！”那大虫望门外去了。先生与仙姑施礼，王则向先生唱了喏，先生还了礼，坐定。仙姑道：“张先生！这个便是贝州王都排，后五日你们皆为他辅助。”先生对王则道：“贫道姓张名鸾，常与仙姑说都排可以独霸一方。贫道几次欲要与都排相见，恐不领诺，不敢拜问。仙姑如何得王都排到此？”仙姑道：“我使永儿去贝州衙前用些小术，引得都排到此。方欲议事，却遇你来。”先生道：“不知都排几时举事？”仙姑道：“只在旦夕，待等军心变动，一时发作，你们都来相助举事。”事由未了，只见庄门外走一个异兽入来，王则看时，却是一个狮子，直至草厅上盘旋哮吼。王则见了又惊又喜，道：“此乃天兽，如何凡间也有？必定我有缘得见。”方欲动问仙姑，仙姑喝道：“这厮既来相助都排，何必作怪，可收了神通！”狮子将头摇一摇，不见了狮子，却是一个人。王则问仙姑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仙姑道：“这人姓卜名吉。”交卜吉与王则相见，礼毕，就在草厅上坐定。仙姑道：“王都排！你见张鸾、卜吉的本事么？”王则道：“二人如此奢遮，不怕大事不成。”仙姑道：“须更得一人来，交你成事。”王则道：“又有何人？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从空中飞卜一只仙鹤来，到草厅上立地了，背上跳下一个人来，张鸾、卜吉和永儿都起身来与那人施礼。王则看那人时，身材不过四尺，戴一顶破头巾，着领粗布衫，行缠碎破，穿一双断耳麻鞋，将些皂带系着腰。王则见了他这般模样，也不动身，心里道：“不知是甚人？”仙姑道：“王都排！这里吾儿左黜。得他来，你的大事济矣。如何不起身迎接？”王则听得说，慌忙起身施礼。左黜上草厅来，与仙姑唱个喏，便坐在众人肩下，问仙姑道：“告婆婆！王都排的事成也未？”仙姑道：“孩儿！论事非早即晚，专待你来，这事便成。”左黜道：“今日晚了，且交王都排回去。”分付王则道：“我明日和张鸾、卜吉入贝州来替你举事。”王则谢了圣姑姑和众人，胡永儿领着王则离了庄院出林子来，指一条路交他回去。王则回头看时，不见了永儿。行不多几步，早到贝州城门头。王则吃了一惊道：“却不作怪！适间行了半日到得仙姑庄上，如今行不得数十步早到了城门头。元来这一行人是异人，都会法术，来扶助我，我必是有分发迹。”

王则当晚进城到家，一夜无话。次日是下班的日分，天明起来，吃了一惊，心里道：“又是作怪的事！如何家里棹凳都不见了？这一屋米从何而来？”道由未了，只见三个人从外面人来，王则看时，正是左黜和张鸾、卜吉。四个叙礼已毕，王则道：“众位先生至此，合当拜茶，奈王则家下乏人，三位肯到间壁酒肆中饮数杯么？”左黜道：“休言数杯，尽醉方休！”王则道：“今日是个下班日分，正好久坐。”四个人酒店楼上靠窗坐定，正饮酒之间，只见楼下官旗成群曳队走过。王则道：“今日不是该操日分，如何两营官军尽数出来？”左黜道：“王都排！你下去问看是何缘故？”

王则下楼来出门前看时，人人都认得王则，齐来唱喏。王则道：“你们众人去那里去来？”管营的道：“都排，知州苦杀我们有请的也！我们役过了三个月日，如今一个月钱米也不肯关与我们。我们今日到仓前，只顾赶打我们回来。”王则道：“若是恁地，却怎的好？”管营的道：“如明日再不肯关支，众人须要反也！”管营的和众人自去，王则上楼来，把管营的说话对左黜说了一遍。左黜起身来道：“你快去赶上管营，交他们回来，请支一个月钱米与他们，交这两营军心都归顾你。”王则道：“先生！那里有这许多钱米？”左黜道：“你只交他们回来，我自有的措置。”

王则当时来赶见管营，交他叫住许多人且不要行，都转来与你们一个月钱米，管营听得说，叫转许多人都到王则门首，只见王则家里山也似堆起米来，左黜道：“你们有请的众人，如有气力的，搬一石两石不打紧，只是不要罗唆。”那有请的三三五五来搬，也有驮得一行五斗的，也有驮得两石的。王则道：“这米只有伯来石，两营共有六千人，如何支散得遍？”左黜道：“你休管，我包你都交他有米便了。”众人从早饭前后搬起，直搬到晌午时候，何止搬有一万余石，家中尚剩下四五石。管营和若干人都来谢王则。左黜道：“王都

排！今日尚早里。你和管营说，交他去营里告报众人，就今日来请一个月钱。”管营见说，不胜欢喜，飞也似去报众人来领钱。王则道：“先生！散了许多米了，如今钱在那里？”左黜道：“我自有。”交张鸾、卜吉入里面驮将出来；一千贯做一堆，堆得满屋里都是钱。堆尚未了，只见有请的都在门前，王则交他们入来搬去，搬到晚，恰好两营人都有了。这六千人和老小，那一个不称赞道：“好个王都排！谁人肯将自己的钱米任意交人搬去？但有手脚快有气力的，关了三个月钱米安在家里，烦恼甚的！”当日左黜、张鸾、卜吉散完了钱米，别了王则自去，约到明日又来。

王则次日正该上班日分，五更三点入州衙前伺候知州升厅。这个知州姓张名德，满郡人骂道：

“崎罗裹定真禽兽，百味珍羞养畜生！”这知州每日不理正事，只是要钱。当日坐在厅上，便唤军健王则。王则在厅下唱喏道：“请相公台旨。”知州道：“王则！我闻你直恁地豪富，昨日替我散了六千人请受钱米，似此散与他们，何不献来与我？”王则不敢说是分三人变化出来的，只得勉强应诺。方欲动身，只见阶下两个人，身穿紫袄，腰系勒帛，唱个喏，禀道：“告相公！仓里不动封锁，不见了一廩米！”那知州吃了一惊，正没理会处，只见管库的出来禀道：“告相公！库里不动封锁，不见了一库钱！”知州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王则！我仓里失去了米，库里失去了钱，你家又没仓库，如何散得六千人钱米？”交狱卒取一面长枷来，当厅把王则枷了，交送下狱去与司理院好生勘问。这张大尹只因把王则下狱，有分交：自己身首异处，连累一家老小死于非命，贝州百姓不得安生。直待朝廷起兵发马，剪除妖孽，克复州郡。正是：

贪污酷吏当刑戮，假手妖人早灭亡。

毕竟知州惹出甚祸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妄言天子容易做，牛介反的败九个；

会施天上无穷法，难免目前灾与祸。

当日知州不胜焦燥，将王则枷了，送司理院如法勘问报来。这勘官姓王名浆，问王则道：“说你昨日散了两营请受，你家能有多少大，如何堆放得六千人钱米？今日州里不见了，一库钱，仓里不见了一廩米，你如何将了出来？”王则初时抵赖，后来吃拷打不过，只得供称道：“昨日是王则下班日期，在家里闲坐，只见那许多有请的从王则门前过，都怨怅道：‘役了三个月，要关支一个月钱米也不能得。又有三个人不知从何处来。不由王则分辩，借王则屋里散了六千人钱米。那三个人自去了，实不知是甚人。’”勘官道：“岂有不识姓名的人，你不询问他来历，遂容他在家散请受？”交狱卒拖翻王则，着力好生夹起再打。王则受不过苦楚，只得供说：“一个姓张名鸾，一个姓卜名吉，一个唤做瘸师左黜。”勘官交王则押了招状，依旧监禁狱中。即时覆了知州，出榜捉拿那三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两营六千人和老小，都得知王则因借支钱米与我们，知州将他罪过，把他送下狱中受苦。人人都在茶坊酒店里说，没一个不骂知州不近道理。说由未了，只见左黜走来营前，拍手高叫道：“营中有请的官人们听者！王都排不合把钱米散与你们众人，被知州禁在狱中，你们可报他的恩，救他一个！”众人道：“王都排好意支散钱米与我们，如今知州反把他罪过，禁在狱中。只是我们力量不加，又没一个头脑，如何救得他出来？”左黜道：“官人们也说得是，必然要一个为首的。我与你们为首，众官人肯相助也不？”众人看了左黜，口里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看他这一些儿大，又瘸着脚，便跳入人的咽喉里也刺不杀人，随他去恐不了事，倒妆幌子。”左黜见众人不则声，问众人道：“你们因甚不则声？莫不是欺我身小力微，奈何不得人？我变了交你们看看！”左黜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将身显出神通，不见了那四尺来长的瘸师，只见朱红头发，碧绿眼睛，与脸獠牙一个大鬼。唬得众人见了便拜道：“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元来是天神。可知道昨日王则都家里不甚宽大散了六千人钱米！”众人拜罢起来看时，端的只是个瘸师。瘸师道：“管营的！你去分付众人，交他们作此整顿器械。我如今独自一个去救王都排，坏了贝州知州，你们就来接应。辅助得王都排，交你们丰衣足食，快活下半世！”众人听得说，都应道：“我们就来相助！”

左黜离了营前，迤迤迤奔入州衙里来。正值知州坐在厅上，左黜入去时，并无一个人看见。左黜走到厅上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尹！我左黜特来拜见！”厅上厅下众人道：“这里正出榜捉他，他却来将头套枷！”知州见他身材短小，不将他为意，乃问道：“你便是左黜么？”交左右拿下，取长枷来将左黜枷了，送下狱中，与王则对证钱米来还。狱卒把左黜押下狱来，就勘事厅前拽出王则来。见了左黜，王则道：“你为何也来到这里？”左黜道：“不是我来，如何救得你出去？”司理院王浆问道：“你这汉子从实供说，仓里一廩米，州里一库钱，怎的样摄了去？”左黜道：“勘官！连你也不理会得，知州愚蠢，月钱月米俱不肯放支与他们，交两营人切齿怨恨，我替知州散了有何不可？”王浆焦燥，喝令狱卒首力拷打。狱卒提起杖子，拖翻左黜，打得身上寸寸的破了。左黜呵呵大笑，喝声：“疾！”把自己身上和王则身上的索子，就如烂葱也似都断了，枷自开了。唬得王浆道：“这汉子是个妖人！”忙交狱卒并众人向前来捉，那左黜用手一指，禁住了许多人的脚，一似生根的一般，一步也移不动。左黜和王则直到厅下，知州正在厅上比较钱粮，只见左黜喝道：“张大尹！你害尽贝州人，报应只在今日。我今日不为贝州人除害，非大丈夫也！”知州见他两个来得恶，掇身望屏风背后便走。只见后堂内抢出两个人来，却正是张鸾、卜吉，各仗一口刀。卜吉向前揪住知州，张鸾向知州一刀，连肩卸臂，断颡分尸，把知州杀了，唬得厅上厅下的人都麻木了，转动不得。王则道：“你众人听我说！你们内中有一大半是被他害的，今日我替你们去了祸胎，交一州人都得快活。你们吃他苦的，随我入衙里来，抢掳些金银，交你们富贵。”众人见说，都来帮助王则。两营有请的却好到州衙前，听得说王则杀了知州，一齐抢入来，将知州老小尽数杀净。左黜和张鸾、卜吉带领着一班军人，把知州平素心腹及司理院王浆等官并一行做公的，都搜寻杀了；打开狱门，把罪人都放了；到知州宅里，搬出金银钱宝，绫罗段匹，在阶下堆积如山。王则道：“这许多财物，我分文不要，计算与有请的。若有余剩，散与穷经纪人，交他安心做道路。”王则据住州衙，出榜抚安百姓。令两营军人整齐兵器，顶盔挂甲，分布四门，紧守城池。

如今做一回话儿说过去。那其间老大大一场事，与时只走了两个官；一个是通判董元春，

一个是提点出京。两个收了印信，弃了老小，奔上东京，奏知朝廷，仁宗天子闻奏，即便传下圣旨，令冀州太守速领本部军马，迳往贝州收复王则。这太守姓刘名彦威，乃将门之子，文武双全，接了敕书，即点起本部五千军马，杀奔贝州来。只因此起，有分交：王则自称王位，大闹贝州，做出许多蹊跷奇异的事，屈害了数千人命。正是：

只因半万貔貅骑，惹起妖邪法术人。

毕竟刘彦威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伪立为王不忖量，将何才德效尧唐；

一朝事败汤浇雪，乱剑分尸自灭亡。

却说贝州报子探所得刘彦威起兵，飞马来报王则，贝州一州人都慌。王则惊得手足无措，急请左黜、张驾、卜吉商议。左黜道：“打听他那里有多少军马？”王则道：“有五千人马，惊得我也怕起来，如何处置？”左黜道：“且不要慌！我这里只消三千人马迎敌，看我黜回本事。”当日点了三千人马，犒赏已毕，分付来日对阵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整齐军马，出贝州城排个阵势。刘彦威全副披挂，使一条镔铁枪，骑一匹追风马，来到阵前。这三千人见他军容雄壮，都各丧胆亡魂。刘彦威把枪指着道：“贝州有会事的，将王则绑缚了来献与朝廷，免你一城人屠戮！”□□□□□[原文缺]不敢则声。左黜穿领破布衫，仗一口剑，将剑尖儿指着刘彦威道：“你会事时，领了人马速回冀州，免你残生。若少迟延，交你一行人都死于我手！”刘彦威道：“你这厮是助王则的逆党。看你身上衣甲皆无，敢和我厮杀，我把你前心一枪，后心透出头来！”左黜道：“我不与你斗口，交你看我手段则个！”刘彦威在阵前施逞枪法欺敌左黜，被左黜用剑尖一指，门旗开处，冲出一队虎豹来。刘彦威的马见了惊得跳起来，将刘彦威掀翻在地，众军向前急救上马。人马见了异兽，都抛戈弃鼓，各自逃生。王则带领三千人马乘势赶杀，刘彦威大败输亏，折了一半人马，自归冀州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王则赢了一阵，心安胆壮。一州人见王则杀败官军，各各尽心归顺。手下人见瘸师有手段，都放心扶助。王则领贝州人马打附近州县，胡永儿领妖兵掳掠郡邑乡村；招降人吗，多得钱粮，变得势力大了。东京卖肉的张琪，卖炊饼的任迁，卖面的吴三郎，打听得胡永儿是王则的浑家，都到贝州投奔王则。王则见人心归顺，乃自立为东平郡王。册封胡永儿为皇后，左黜为军师，弹子和尚为国师，张鸾为丞相，卜吉为大将军，以下众人都挂印封官，其势越大。

却说附近州县，各具告急表文，申奏朝廷。仁宗天子览表大惊，遂问两班文武：“贝州反了王则，聚集妖人数多，附近州县皆被掳掠，冀州刘彦威又被杀败如此失利，朕心甚忧。不知谁人可为大将收伏王则？”只见左丞相吕顺执简出班奏道：“臣举一人，乃河东汾州人氏，姓文名彦博，昔曾征讨西夏有功，今弃职闲居，见在西京居住。若招此人为将，必能克复贝州，剪除王则。”仁宗天子问道：“卿不举别人，缘何只举文彦博？”吕顺奏道：“臣昨日闻报，思想王则如此大逆，无计可擒；夜至三更，忽思‘贝’字着一‘文’字，是一个‘败’字，故只有文彦博可用。臣特坐以待旦面奏，愿以全家保举文彦博为将。”仁宗天子闻奏甚喜，即时降诏，令使命往西京宣召文彦博还朝，使命领敕，星夜到西京，文彦博并本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圣旨。至州衙里开读罢，各官望阙起身谢恩，文彦博领了诏令。别了家眷，随即赴朝。只因文彦博领兵来收伏，有分交：一干兴妖作孽之人，死得不如《五代史》李存孝，《汉书》中彭越。正是：

鞭稍指处狼烟灭，马蹄到处妖孽亡。

毕竟文彦博领兵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雄师十万贝州来，妖术军兵命合衰；

天差三遂同收伏，任你英雄化作灰。

却说文彦博自接了敕旨，兼程来到东京，官员都在接官厅伺候，迎接入城。次日早朝，随班见帝。怎见得早朝，但见：

禅云迷凤阁，瑞气罩龙楼。含烟御柳拂旌旗，带露宫花迎剑戟。天香影里，玉簪朱履聚丹墀；仙乐声中，绣袄锦衣扶御驾。珍珠帘卷，黄金殿上现金舆；凤羽扇开，白玉阶前停玉辇。隐隐净鞭三下响，层层文武两班齐。

当日仁宗天子宣文彦博至面前，圣旨道：“河北贝州王则造反，今命卿为将领，收伏妖贼，当用人马几何，副将几人？任卿便宜酌处。”文彦博奏道：“臣闻王则一党尽是妖人，若人马少，恐不能取胜。臣愿保举一人为副将，请十万人马，可以克敌。”仁宗天子道：“军马依卿所奏，但不知卿保何人为副将？”文彦博奏道：“臣乞曹伟为副将。”仁宗天子道：“这曹伟莫非是下江南第一有功，封王的曹彬的子孙么？”文彦博道：“正是曹彬嫡孙。”仁宗闻奏，龙颜大喜，命宣曹伟见驾。仁宗当殿封文彦博为统兵招讨使，曹伟为副招讨。拨赐内帑金银钱帛，犒赏三军。二人谢恩出朝，便去各营点兵发马，即日离京上路，渡黄河直抵河北界上，军马就于冀州驻扎。

冀州太守刘彦威迎接二招讨入城，备说王则妖法难敌。文彦博与曹伟商议道：“目今要下贝州，小知招讨有何神策，用何计谋可以破贼？”曹招讨道：“曹伟系副将，安敢僭越计谋，主帅有命，一听指挥。”文招讨道：“不然，招讨乃名将之子孙，曾与先皇建立边功。彦博虽为主将，终是书生，全仗诏讨共成王事，不必谦逊踌躇也。”曹招讨应诺道：“据曹伟愚意，不若把人马分作三路，作长蛇之阵去攻贝州，若一路有失，两路必相救应。”文招讨道：“贝州乃一洼之地，令人打听，他兵不满万，我这里有兵十多万，更得招讨奇谋，破贼如反掌矣。”曹招讨道：“曹伟亦探听得，王则等辈虽不能用武施文，尽行妖法。日前刘彦成去收伏时，被王则用了妖法，是以损兵大败而回。伟欲主帅将四万人作中军，以三万人与曹伟作左辅，以三万人作右辅，令先锋孙辅各营巡视。今王则兵不满万，止可敌我一路。我军若胜，则三路并取贝州；若有少亏，则两路必来救应。此必胜之策也。”文招讨见说，大喜道：“招讨如此用兵，何愁贝州不破！”次日文招讨分三路人马取贝州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王则探听得文彦博领十万人马来取贝州，遂聚集左黜等一班儿妖人计议。弹子和尚道：“前日冀州刘彦威领兵来，只一阵杀得他片甲不回。今文彦博虽有大兵十多万，吾何惧哉？某请一万人马，当取文彦博之头于麾下。”王则大喜，即选一万人马出战。当日早间，开城门靠城摆列阵势，文招讨将兵分作三路，出于阵前，与王则搭话。王则见文招讨出马，唱个喏道：“王则为因张大尹没道理，我杀了他替百姓除害，众人推尊我暂领贝州一隅之地，朝廷何必兴兵到此？”文招讨大喝道：“汝乃一州之军，敢坏一州之主，又占据贝州，杀伤各路官兵，罪恶弥天。今我大军到此，理合开门投降，辄敢引兵迎敌？”王则拍手笑道：“招讨虽有人马十万，如何收伏得我！”文招讨交擂鼓，先锋孙辅挺枪指人马抢城捉王则。王则见鼓响人马抢来，就取所佩之剑在手一指，却早阵门开处，走出弹子和尚、左黜、张鸾、卜吉等辈，在阵前叩齿作法，只见乌风猛雨，雷声闪电，火块乱滚，就兵马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，罩得天昏地暗，黄沙内尽是神头鬼脸之人，引着许多豺狼虎豹前来冲阵。众军只斗得人，如何斗得神鬼猛兽？战马惊得乱蹿，把鞍上将都颠将下来。王则见文招讨阵脚乱动，乘机趁势驱人马一掩，文招讨同先锋孙辅大败而走，王则领人马随后追赶。副招讨曹伟，总管王信，见文招讨兵败，各引本部军马前来救应。王则见两路军马齐来，唯恐有失，急下令收军入城。

文招讨将本部军马离城三十里下寨，计点人马，杀伤并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文、曹二招讨及总管王信，三人共议攻城之策。文招讨道：“我与西番戎兵大小也曾战数十阵，不曾见王则这般阵势，可知道各路军马都输与这贼。这贼阵里暗藏着神头鬼脸、雷电火块、猛兽，乱滚将来，惊得战马跳动，乱了阵脚，被贼众乘势赶来，不能抵敌。若非招讨与总管救应，必致多折人马。似此丧败，如之奈何？”曹招讨道：“闻得贝州除了王则四五人外，余

者俱不会妖邪术法。然这妖邪术法，曹伟有个道理可破，贝州可得，王则可擒。”文招讨听了，欢喜道：“敢问招讨，有何妙计可破妖法？”曹招讨道：“王则这家法术，和尚家唤做‘金刚禅’，道士家唤做‘左道术’。若是两家法都会，唤做‘二会子’。皆是邪法。只怕的是猪羊二血及马尿，大粪，大蒜；若滴一点在他身上，就变不成神鬼，弄不得邪法。”文招讨大喜，分付军士，但交战时，刀枪头上都要蘸血。曹招讨交做三伯个唧筒，都盛猪羊二血。选三伯个身长力大的军人做唧筒手，交战时，若见神鬼、异兽，便唧将去。文招讨犒赏了军士，至次日摆布军马，依先分作三队，离城三里排列阵势。

王则见文招讨兵临城下，对众人道：“昨日被我杀了一阵，兀自不怕，今日又来和我厮杀，这番把文彦博一发捉了，定交他寸草不留！”点起一万人马，出城迎敌。两阵对圆，旗鼓相望，鼓声震地，喊杀连天，弩箭如雨，射住了阵脚。王则手下无甚英雄好汉，厮杀全仗妖法，屡屡取胜，不把文招讨许多军马在意。却说文招讨下令交金鼓齐鸣，先锋孙辅仗长枪去敌上首，曹伟架双刀去敌下首，文招讨指挥中军，三路人马一齐杀来。王则见了将剑尖一指，门旗开处，又驱出许多神鬼、异兽出来。文招讨喝开阵门，放出三伯个唧筒手，一齐射去。只见王则的神鬼、异兽见了秽物猪羊二血，破了那法，望本阵便走，文招讨招人马乘势掩杀将来，王则大败落荒而走，枪刀尽弃，人马踏做肉泥。只因此阵败，有分交：好邪逆党俱遭刀剑分尸，妖法妇人推出市心斩首。正是：

欲将妖法害正人，正人有福神灵护。

毕竟王则败走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癩师妖法得年深，合败今朝遇血筒；

马遂李遂诸葛遂，三遂平妖万古闻。

却说文招讨喝开阵门，放出三伯个唧筒手和弓弩手，一齐上看着神头鬼脸、猛兽便射，唧筒血匹脸便唧，只见许多怪物都是纸剪草做的，射死军人不计其数。众军见胜一□□□[原文缺]停军马，被文招讨杀了二停。王则大败输亏，急急引兵入城，拽起吊桥，将城门紧闭不出。文招讨得胜收军，离城不远下寨，虎视着城中，指日可破。将士得功者上了功劳簿，当日十万大军倍增喜气。文招讨传下将令，令五伯军上山砍伐木植，做造打城器械。云梯、炮石、天桥、火箭，一二日间俱各齐备。文招讨令傍城剿战，众军士直到城濠边攻打。

却说王则输了这一阵，正是刀添三个口[原文为墨钉]，人减七分威。令军士弓弩上弦，紧守城铺，却不出战。王则在贝州厅上交请左黜、张鸾、卜吉、弹子和尚、任迁、张琪、吴三郎，一班妖人团团坐下。王则道：“诸位在此，今文彦博识破我法，折了许多军士，我今不敢出城交兵，他又直来城下搦战，如何是好？”说由未了，只见探事人来报道：“文招讨令军士做造云梯、炮石、天桥、适前逼近城下，见在打城！”王则慌道：“若如此紧急，这一城老小如之奈何？”只见左癩师起身向王则道：“大王何必忧虑，我左黜能干变万化，也不消得厮杀，只交文招讨在城外死于非命，他十万军马没了主将，不战而自散，好么？”王则道：“贤卿有甚妙术，安排得他死，散得他十万人马，解我贝州之围？”左黜道：“容易！”遂分付手下人，去磨坊里取一块大磨盘来。不多时，只见十来个人扛一块大磨盘来到厅下。左黜下厅来，将银朱笔书一道符在磨盘上，披发跣足，右手仗一口剑，左手持一钵盂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噙一口水，看着磨盘上只一喷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磨盘漾漾的望空便起，迤往城外飞将去。王则和众人见了，无不喝采。

却说文招讨，正升帐请副招讨曹伟，总管王信，先锋孙辅，到帐中议论攻城之策，只见空中飞下一个磨盘，宋望着文招讨顶门上便落。一声响，振天动地，众人惊得面如土色，只道打死了文招讨。却说文招讨正坐在交椅上，蓦被一人拦腰抱过一边，离交椅有五七步路。那磨盘下来，打不着文招讨，却把交椅打做粉碎，地上打一二尺一个深凹。众将见文招讨无事，俱各大喜。文招讨吃那一惊不小，别取交椅坐定。问道：“适来抱我者是何人？”说由未了，只见一个人来到面前唱喏。其人长得身材长大，面貌丑恶。众人看时，都不认得；又不是亲随人，又不是帐前士卒。文招讨问道：“你是何人来救我一命？乞道其详，自当重报！”那个人道：“我不是军中的人。今贝州王则使妖法将磨盘来压死你，我特来救你之命，报你向日一饭之恩。”文招讨见说，大喜道：“感谢你来救我，不知我文彦博施恩在于何处，愿求姓名！”那人道：“口说恐招讨失忘了，可惜银盆笔砚来。”手下人取银盆笔砚排列棹上，那人道：“乞退左右。”文招讨喝退了左右，那人提起笔来写罢，将银盆覆在地面上，大跨步走出帐外去了。文招讨即时使人去赶时，便不见了。文招讨道：“却又作怪！”交人揭起银盆来看时，中间写着“多目神”三个大字，众人皆不晓其意。文招讨沉吟了半晌，方才想得起来，对众将道：“文彦博未及第时，曾于一馆驿中宿歇，驿吏告道：‘此处有鬼魅，在此房宿者，常多损人。’此时文彦博不信此言，乃明点灯烛，置酒驿房独酌。夜至三更，忽然起一阵狂风，风过处见一人披发至案前，低头叉手，呼我为相，觅我酒食。文彦博问道：‘你是何人？如何不见面貌？’他道：‘我生得面貌丑恶，凡人见者皆被惊死，故不敢以面貌相见。’文彦博不信其说，其人分开头发，只见青脸上霍霍眨眨有十二只眼。文彦博见了亦惊骇，遂与他酒饭，其人吃罢，便道：‘公相异日有人难，我必来相救！’言罢，隐然而去。今想道，适来救我者，必多目神也。”众人见说，皆去看银盆时，只见边旁又有七个小字道：“逢三遂，可破贝州。”文招讨仔细看了，大喜道：“不想多目神救了我性命，又教我破王则之策。但不知何谓‘三遂’，甚不晓其意，诸位可想其意么？”众人都道：“不解其意。”各归本寨细想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贝州王则等一班妖人，升厅置酒与左癩师作贺，一面差人打听阵上动静来报。只见探事的来报道：“文招讨军容严肃，队伍整齐，依然无事。”王则与众人说道：“若那边没了主将，便不整齐，无心恋战。今文彦博阵上没一些动静不知磨盘曾害得他也不？”左黜道：“我行这家法术，百发百中，没人解得，必然压死了。”王则道：“若足要知虚实，可交人下战书，便知端的。”众人道：“大王见得是。”即时写下战书，差一个的当的军士，直至文招讨帐前去下。文招讨见说是下战书的，交换至帐下，左右接了书安在棹上，文

招讨展开看了，便解王则之意，思忖道：“他之道使妖法把磨盘压死了我，谁知我安然无事，见我这里没些动静，故以下战书为由，来看虚实。”当时文招讨当面批回：“来日交战。”与下书人回来。王则看了批回，问下书人道：“你曾到文招讨帐下么？”下书人道：“告大王！文招讨并无疑忌，直唤小人到帐下，亲自写了批回，打发小人回来。”王则听说文招讨无事，心下忧慌，连夜请左黜等一班妖人商议对敌之策。左黜道：“磨盘既压他不死……”与王则附耳低言道：“来日交战，必须恁地，恁地。”当日计议已定，次日天晓，王则整点一万人马，开城门放下吊桥，排成阵势，良久，两阵对圆。文招讨依旧带了唧筒手并猪羊二血，使人高叫王则打话。王则不出阵前，只在阵里，披发跣足，不穿衣甲，裸形仗一口剑，牵着一匹白马。左癘师叩齿作法，脚下步魁罡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把剑尖刺着白马的头，刺出血来，噙口血水，出到阵前一喷。不喷时天青日朗，喷了时只见乌风猛雨，霹雳交加，飞砂走石，那阵风吹得黑□□[音虚虚]地，对面个相见，伸手不见掌，惊得军士枪刀尽弃，各自逃生。只因如此，有分交：东京宰相翻为失路之人，正直文公偶遇平妖之客。正是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毕竟文招讨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立功献策与图谋，要将妖贼尽平收；

皇王洪福千子岁，奸贪邪佞一齐休。

且说文招讨若没有丞相福分之时，几乎丧了性命。霎时被风吹砂石乱打，落阵逃走，回头看时，并没一个人跟随，独自骑着匹马，好生慌张愁闷。正似：

凤落荒坡，尽脱浑身羽翼；龙居浅水，失却颌下明珠。蜀王春恨啼红宋玉悲秋怨绿。吕度亡所佩之刀，雷焕失丰城之剑。好似蛟龙缺云雨，犹如舟楫少波涛。

当日文招讨正行之间，只见前面是山林树木，不知是那里去处。勒马转过山嘴，见一条幡竿，又听得钟声响，看时是一座寺院。文招讨道：“到此无奈，只得到寺里寻人问条归寨的路，又作区处。”来到寺前，下马入寺里来，见一个行者，文招讨对行者道要见长老。行者入方丈报与长老，长老出来，见文招讨戎衣甲马，不是以下将士打扮，必然是个主将。慌忙向前问讯，交行者牵了马，请入方丈坐定。长老情知道饥渴了，忙分付厨下办斋，先交讨茶来吃。茶罢，长老问道：“将军高姓，因何到此？”文招讨道：“下官姓文名彦博。”长老道：“莫非便是征西夏有功的文招讨么？”文招讨道：“然也。”长老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今日山门多幸，得招讨到此。如何无随从之人？”文招讨道：“贝州王则谋反，朝廷起十万人马，命下官为将，收伏此贼。今早与贼对阵，不意大败，逃难至此。”长老见说，大惊道：“以招讨为将，又有十万大兵，贝州乃一洼之地，能有多少人马，如何却输与他？”文招讨道：“若论战，敌必不能取胜于我，今贝州王则一班贼党，皆会妖法。但交战之时，他阵内便放出神头鬼脸、猛兽怪物来，军马见了，俱各惊走。副招讨曹伟献计，用猪羊二血，马尿、大蒜、唧筒，赢得他一阵，贼兵数日不敢出城。日前下官升帐，与诸将议攻城之策，不期妖人使邪法，将磨盘从空压将下来，幸得多目神救了性命。早间与贼兵见阵，不提防王则阵里起一阵恶风，雷声闪电，霹雳交加，飞砂走石，打得阵势散乱，下官独自迷路至此，望乞吾师指引归路，到寨却当重谢。”长老听说罢，离坐拍手大怒道：“当今乃尧舜之世，逆君圣臣贤。此一等妖人辄敢恼乱朝廷，请招讨免忧，看贫僧与招讨出力，破其邪法，扫除逆党。”文招讨闻言，大喜道：“不敢拜问吾师高姓？”长老道：“贫僧复姓诸葛，名遂智。”文招讨听罢，欢喜道：“多目神曾写七个字道：‘逢三遂，可破贝州。’众人晓夜参详，全然不解其意。今日天交遇着吾师，若吾师肯去，破得贝州，下官奏过朝廷，官赏功劳不小。”长老道：“贫僧是空门中人，岂贪富贵爵赏。但今清平世界，不可容此妖人，贫僧当效犬马微劳，助招讨荡平妖逆。今晚请招讨寺中权宿一宵，明早五更同往大寨。”文招讨卸了衣甲，吃了晚斋，和长老讲论了半夜。睡到五更起来，洗漱罢，吃些饭食，长老交行者，寺中有马牵出来，和文招讨上了马，带三个行者，明点火把，离寺迤迤来到寨前。众将与军士见了文招讨，不胜欢喜，迎接至中军。曹招讨等都来动问道：“主帅一夜不回，众将皆心慌无措，不知落阵走到那里，缘何同这个和尚回来？”文招讨道：“昨日被王则使邪法，一阵恶风吹得我迷踪失路，到一寺中，偶遇此圣僧，说能破邪法。我想正应多目神之言。”乃去曹招讨耳边低低说道：“这个和尚叫做诸葛遂智。”曹招讨大喜，屏退左右，问和尚道：“吾师有何神术，能破妖邪？”长老道：“贫僧曾遇异人传授五雷天心正法，凡遇金刚禅、左道一应邪术，贫僧见了，念动真言，即能反邪从正。招讨如不信，来日对阵便见分晓。”当日文招讨留和尚与行者在中军，即修战书一封，交军士去贝州投下，约在来日交战。王则见了，批回战书，打发军士自回。乃对众妖人商议道：“前日一阵，被我杀得大败而走，今日尚敢又来勒战，必须再用前日之法，直杀到界分，交他十万人马不留一个！”话休烦絮，两边各自整点人马，只等来日厮杀。

次日，王则领军马出贝州城，排一个阵势，两阵对冲，旗鼓相望。门旗影里，又见王则披发跣足仗剑，牵着白马在前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把剑尖刺着白马，噙口血水，只一喷，只见王则阵上恶风急起，砂石雨雹，看看来到文招讨阵前。诸葛遂智在军中见了，摇动铃杵，口念真言，把铃杵一指，可霎作怪！那阵恶风砂石雨雹。转风望王则阵里打将入来！王则见风势不好，慌忙招军马急急转身，文招讨鞭稍一指，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，王则人亡马倒，折其大半，赶落城壕死者不计其数。王则急急收拾些少败残人马，奔入贝州，拽起吊桥，关上城门，紧守不出。

却说文招讨三军杀到城下，割人头耳鼻，夺金鼓旗幡，文招讨令鸣金收军，离贝州城下

不远下寨。文招讨请诸葛遂智上坐，躬身谢道：“这一阵皆吾师之力也。若如此，贼兵指日可破。”诸葛遂智道：“贫僧以止破邪，无往不利。若是贫僧在阵中，何惧王则一行妖法之人！”文招讨闻言甚喜，道：“王则今日输了一阵，越守得城子紧了。”传下将令，交军士并力攻城。只见贝州乌云黑雾罩了城子，虚空中现出神头鬼脸、毒蛇猛兽，军士都打不得城，反伤了许多人马，打了两三日，只是打不下。文招讨交十万人马围了贝州城，擂鼓发喊，王则只不出来。文招讨只得交军士离了贝州城下寨，依先提铃喝号，递箭传更，与曹招讨计议道：“彦博同招讨领这十万人马，一日费了朝廷许多钱粮，到此将及有两个月日破不得贝州，如何是好？”曹招讨道：“主帅且请宽心，容曹伟再思良策。”当日曹招讨别了，自归本营。文招讨在帐中忧虑，不觉天色夜深。但见：

银河耿耿，玉漏迢迢。穿营斜月映寒光，透帐凉风吹夜气。雁声嘹亮，孤眠才子梦魂惊；蛩韵凄凉，独宿佳人情绪苦。军中战鼓，一更未尽一更敲；远处寒砧，千捣将残千捣起。画檐间丁当铁马，敲碎士女情怀；旗幡上闪烁青灯，偏照征人长叹。妖邪贼侣心如蝎，忠义英雄气似虹。

当夜文招讨在帐中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至三更前后，听寨外时稻悄悄地。文招讨起来，离了寨房听时，正打三更，见一个军士打着梆子来交更，口里低低唱只曲儿，把那梆子打着板。文招讨听得，便回帐房睡了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众将士都到帐下声喏，文招讨升帐，众将官来唱喏了，摆立两边。文招讨发放军事已毕，叫左右唤昨夜打三更的军士来，不多时左右挨问叫到。文招讨问道：“你便是昨夜打三更唱曲儿的么？”军士道：“告招讨，小人恐怕打磕睡误了更次，把这曲儿来唱，便不打磕睡。”文招讨道：“胡说！乱我军法，即当斩首！”叫刀斧手：“推出斩讫报来！”那军士道：“告招讨！饶小人之罪，小人能斩王则首级，献与招讨。”文招讨交且押他过来，问道：“你这厮乱道！我领了十万大军，在此两个月破不得贝州，你独自一个，却如何斩得王则首级？”那军士道：“王则与我小人同乡，自幼结为兄弟。”文招讨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”那军士道：“小人姓马名遂。”文招讨听了，暗喜道：“想其人必应多目神之言。这汉子去，必能了事。”文招讨道：“你有什么计策能斩王则？”马遂直走到文招讨身边，附耳低言说道：“小人去如此，如此，必斩王则。”文招讨听罢大怒，喝交：“左右拿下！回耐这厮，我奉朝廷命领十万大军为招讨使，尚且无计克复贝州，你是何等人，辄敢多言乱我军法！不斩你首，难以伏众！”刀斧手把马遂捉下，众将官都跪下告道：“马遂罪合当诛，但于军不利，望招讨宽恕，权且寄罪。待破了王则，问罪未迟。”文招讨忿气不息，众将官苦苦哀告。文招讨道：“若不看众将面皮，决斩你首。既犯吾令，难以全免！”令左右杖一伯，以正其罪。左右拖翻马遂，打了五十棍，众将官又告饶，文招讨起身道：“且寄下五十！”恨声不绝，怒入帐中。众将官各自归寨。马遂在寨里道：“我直恁地悔气！不合唱了个曲儿，恶了文招讨，要斩我，又得众将官讨饶，只打得五十棍！”对众人叹了一口气。当夜马遂悄悄地出帐，逢到贝州城下，隔着城河高声叫道：“城上人！我有机密大事来报你主将，可开城门放我入城！”那守城军听说，禀了守门官，开城门用小船过河来，渡马遂上岸，少不得细细搜检，并无夹带寸铁。众军人见有棒疮，也不缚他，看守到天明，押来见王则。

王则认得马遂是同乡兄弟，便道：“多时不见你，原来你在文彦博军中，今日有何事却来见我？”马遂道：“告大王！马遂不才，失身在军伍之中，不敢来见大王。因前日夜间该马遂巡三更，恐怕打磕睡，不合唱个曲儿，文招讨道我搅乱军心，要斩我，幸得众将官告饶，打了五十脊杖。今日特来投顺大王，望大王收留在帐下做一走卒，当以犬马相报！”脱下衣裳来与王则看。王则看了，好不忍见，便交马遂穿了衣裳，请上厅来坐定。马遂道：“大王是三十六州之主，小人得蒙大王收留，执鞭坠镫足矣，安敢预坐！”王则道：“我与你同乡人，又是从小兄弟，与别人不同。”马遂只得坐了。王则交安排酒来，一面请马遂吃酒，一面问文招讨军中虚实。马遂道：“文招讨只有五万人马，诈称十万。前日又输了几阵，折了一万多人马，如今不上四万实数。昨日计点粮看，听得说只可关支十日。今大王用心守把，不过十余日，文招讨之军不战而自退矣。”王则听马遂说了，十分欢喜，就留他在州衙里宿歇。又唤医人医治，逐日好酒好食管待他。看看马遂将息得棒疮好了，王则并不疑他是行苦肉计的。马遂要杀王则，又下不得手。

文招讨见马遂去了许多时没些动静，传下令来，交军士近城擂鼓发喊勒战。王则带领一班妖人，连马遂都上城来，王则靠着悬空板，按住木栏干，看那城下军士搬打城的器械，近城来打城。这里瘸师等一班妖人叩齿作法，王则也念咒语，就现出许多神头鬼脸、毒蛇猛

兽，惊得那打城的军士倒退了，不敢近城。马遂立在王则身边，思量道：“这里不下手，更等何时？”看他身边，左右都执着刀斧器械，摆立两旁。马遂心内欲夺刀来杀王则，又怕不了事，乃捏得拳头没缝。王则正念咒语，被马遂一拳打中嘴上，打落当门两个牙齿来，绽了嘴唇，跌倒在城楼上。马遂就夺左右的刀来砍，却被王则身边一个心腹贼将唤做石庆，腰里拔出刀来，手起刀落，把马遂剁落一只胳膊来。众人一齐向前，捉了马遂，救起王则。王则大怒，交左右斩讫报来。马遂大骂道：“我为无刀在手，不能斩贼之头与万民除害，我死必为厉鬼杀你矣！”众人推马遂去斩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王则被马遂打绽了嘴唇，声也则不得，酒食也吃不得。众人皆忧，又恐官军打城，俱各面面相觑，一面交医人调治。王则疼得烦闷，无可消遣，平日最喜欢一个扮副净的乐人，则做李鱼羹，王则交唤他来解闷。当日李鱼羹来到王则面前，闭着口只不则声。王则问道：“李鱼羹！你为何不则声，心下有甚烦恼？”李鱼羹道：“大王尚且烦恼，小人怎地不烦恼？小人与大王都是做私的，今日在城上，看看城外又添了许多军马，并力攻打城池，双日不着早日着，终久被他捉了。”王则道：“叵耐这厮不伏事我，反把言语来伤触我！”喝交左右拿下，手下人把李鱼羹捉了。王则交把他缚了手脚，吊在炮稍上，就城上打出去，跌做骨酱肉泥。众人缚了李鱼羹，吊在炮稍上，拽动炮架，一声炮响，把李鱼羹打出城外。可煞作怪，恰好打落在城濠边河里。

文招讨在寨中见城上炮打出一个人来，即时交军士去看，众军士将挠钩搭上岸来，还是活的。随即解了索子，押到帐下。文招讨问道：“你这汉子是甚么样人？姓甚名谁？为甚事打出城来？”李鱼羹道：“告招讨！小人是贝州乐人，名唤做李鱼羹。一时不合劝谏王则归顺招讨，王则大怒，把小人做炮稍打出城来，要跌小人做骨酱肉泥，天幸不死，得见招讨。”文招讨道：“你是个乐人，如何的劝谏王则？”李鱼羹道：“王则被一个马遂一拳打落了当门两个牙齿，绽了嘴唇，念不得咒语，行不得妖法，叫小人解闷。小人乘着燥头，劝他归顺；不然时，旦夕之间必被招讨捉了。岂知此贼不醒，反怪小人。”文招讨见说，喜不自胜，道：“你虽然是个乐人，却识进退。”交左右赏他酒饭。李鱼羹吃了酒饭，文招讨又问道：“你既是个乐人，必然在贝州久了，定知城内虚实。”李鱼羹道：“告招讨！贼首王则被打绽了嘴唇，念不得咒语，已无用了。有一个军师最利害，跛着一只脚，唤做左黜。又有一个人国师，唤做弹子和尚。又有个张鸾，一个卜吉。又有三个，叫做张琪、任迁、吴三郎。还有王则的浑家胡永儿，极会使妖法。王则全靠这一班妖人，手下军人虽有万数，尽是乌合之众，不足为道。”文招讨又问：“城中有多少百姓？坊巷、河道、衙门怎地模样？”李鱼羹一一都说了。文招讨道：“天使此人泄露虚实，王则可斩矣！”文招讨正说之间，只见帐下走出一员将官来，道：“告招讨！小将能生擒王则来见招讨。”文招讨见这个人出来甚喜，道：“正应多目神之言，‘逢三遂，可破贝州’。”元来这个将官姓李名遂；先前诸葛遂智曾破法，杀了一阵；次后，马遂打绽了嘴唇，念不得咒语，行不得妖法；今又逢李遂，却好三遂；因此文招讨喜欢。文招讨问李遂道：“你有什么计策可擒王则？”李遂道：“小将手下一管着五伯名窟子军；今得李鱼羹说破城里虚实，地里坊巷一应去处图画阔狭，容小将再下一仔细问他端的；对图本度量地面远近相同，只须带五伯名窟子手，在城北打一个地洞，一直入贝州城内，到王则帐前捉了一行妖人，然后开城门放大军入城，有何不可？”文招讨大喜，赏李鱼羹、李遂各人衣服一套，就命李鱼羹为帐前虞侯。交李鱼羹细说城内衙门地面坊巷虚实，即令浮寨官相度画了个图本，把与李遂。李遂看了，计算远近虚实，阔狭方向，禀覆文招讨道：“此事须密切，亦不是一时一霎之事。望招讨整顿军旅，时刻打通。就好接应。就要带李鱼羹去做眼。”文招讨道：“你可仔细用心，如拿得王则，克复贝州，奏闻朝廷，你的功劳不小。”随唤五伯窟子军，都赏赐发放了。李遂正要起身，只见诸葛遂智向前道：“告招讨！李将军虽打得地洞入城，恐不能擒捉王则。”文招讨道：“吾师何以知之？”诸葛遂智道：“那贝州城中，王则左右一班俱是妖人。若李将军打地洞入去，他那里知觉了，行起妖法，非但不能擒捉王则，李将军反为他所害。”文招讨道：“若如此，何时能灭此贼？”诸葛遂智道：“不必招讨忧心，贫僧当同去，以正破邪，交他使不得妖法，尽皆擒捉便了。”文招讨见说，大喜道：“若吾师肯去，大事济矣！”诸葛遂智交备下猪羊二血、马尿、大蒜之类，随身即同李遂出帐来。

却说李遂带同李鱼羹看了图本，到城北计算了地里，和诸葛遂智指挥窟子手，穿地洞打入贝州来。打到一个去处，李遂约莫是州衙左侧，交窟子手从这里打出去。窟子手打通了，问李鱼羹道：“这是那里？”李鱼羹看时，正是王则堂门前。此时有四更时分，李鱼羹前面引路，李遂和众人发声喊，迳奔入王则卧房眼来。却说王则日间自思量道：“我这里左师、弹子和尚、张鸾、卜吉等一班儿扶助着，文招讨虽有十万人马围在城外，看他怎地入得城来奈何得我！”不以为事。当夜正放心和胡永儿在床上快活行云雨之事，蓦听得堂里喊杀

连天，惊得魂不赴体。只因众人奔入房里来捉，有分交：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正是：
饶君走到焰摩天，脚下腾云须赶上。
毕竟王则、胡永儿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诗曰：

神器从来不可干，僭王称帝讵能安？

潞公当日擒王则，留与妖邪做样看。

当夜李遂和李鱼羹引着一行人众杀到王则卧房门前，王则听得有人杀来，慌对胡永儿道：“姐姐！你苦了我也！”王则急要念咒语，却被马遂打绽了嘴唇，落了当门两个牙齿，要念念不得。胡永儿也心慌，一时念不迭隐身法，两个赤条条地在床上，没做手脚处，每人只扯得一件小衣服穿了，李遂与众人一齐上把两条麻索就床上绑缚了。早被诸葛遂智先念了禁法，一行男女的咒都念不得了。众军士又把猪羊二血、马尿、大蒜看着王则和胡永儿匹头便浇。李遂使群刀手簇拥着王则、胡永儿，大军一半都从地洞入城来。从军将各自去杀守城军上，大开了贝州城门，放下吊桥，文招讨即时入城，到州衙里厅上坐定。李遂解王则、胡永儿到面前，文招讨交牢固看守监候。一面分投捕捉□□[原文缺]妖儿，使李鱼羹作眼。李鱼羹都知道这几个下落，霎时间都被擒拿绑缚了。这几个尽是了得有法术的妖人，因何此际一筹不展，都吃捉了？原来诸葛遂智以上破邪，以□□□□□[原文缺]的，都用猪羊二血，马尿、大蒜匹头浇了，□□□□□□□[原文缺]动不得。

内中只不见了瘸师左黜，却待各处搜捉，只见一个军士飞也似来报总管王信道：“告将军！瘸师被众军赶入一家碓坊里去！”王信见说，即时带了军士逢奔入碓坊人家，交军士把前后门围了，亲自入去搜捉。这个人家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我家有甚么事，如此大惊小怪？”众军道：“有妖人左黜走入你家，会事时放他出来，免得连累！”这主人家道：“告将军！即不曾有人入来躲在我家。”王信交军士屋里细细搜捉不见，只见诸葛遂智来道：“等我入去看一看，便知他在也不在。”情葛遂智入碓坊周围看了，道：“可知你们没寻左黜处，他却变做一物在这里了！”王信道：“却也作怪！”诸葛遂智叫其人家问道：“这个碓嘴是你家物也不是？”主人家看了，道：“我家不曾有这个闲碓嘴。”诸葛遂智道：“左黜虽会变幻，难逃我诸葛之手！”交左右取索来，叫军士扛去州衙里去。王信笑道：“这碓嘴扛他去做甚？”诸葛遂智道：“这个碓嘴正是左黜。他就是千变万化也瞒贫僧不过！”交将猪羊二血、马尿、大蒜看着石碓嘴上便浇。不浇时是个石碓嘴，方才浇下时。（原书以下残失一页，计三百六十字。）

……适被其煽惑，落于机阱之中，实不干众百姓之事，□[原文缺]必欲洗荡，不惟罪及无辜，抑且有伤天地好生之仁。须求招讨方便，再为奏请，救此一方愚民。”文招讨听曹招讨之言，即将百姓无辜，被妖人煽惑之情，写表再奏朝廷。一面大书榜文，张挂通衢各门，晓谕百姓：罪止王则等一千有名妖人，其余妖党及满城百姓，俱各申奏赦宥。一应军民人等安心职业，不必惊慌等情。因此，百姓见了榜文俱各放心，朝夕焚香祝天，专待赦书恩宥。不数日间，朝廷降下圣旨，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与时文招讨请过圣旨，取出一行妖人，写了犯由牌，推上木驴，文招讨判了刷字，推出州衙。王则和胡永儿与一行妖人部各眼中流泪，面面相觑，做声个得。贝州看的人压肩叠背。但见：

两声破鼓响，一棒碎锣鸣。皂纛旗招展如云，柳叶枪交加似雪。犯由牌高贴，人言此去几时回；白纸花双摇，都道这番难再活。长休饭，喉内难吞；永别酒，□[原文缺]中怎咽。高头马上，破法长老胜似活阎罗；刀剑林中，行刑刽子犹如追命鬼。□□（以下缺失）。（完）注：凡□字皆为原字漫漶残损。